民國叢書

第五編

・14・



民國叢書

第五編

·14·

哲學·宗教類

新理學　馮友蘭著

新事論　馮友蘭著

新世訓　馮友蘭著

新原人　馮友蘭著

新原道　馮友蘭著

新知言　馮友蘭著

上海書店

新事論

馮友蘭著

自序

自中日戰起，隨學校南來，在南岳寫成新理學一書。此書序中有云：『此書雖「不著實際，」而當前有許多實際問題，其解決與此書所論，不無關係。』此書成後，事變益亟，因另寫一書，以討論當前許多實際問題，名曰新事論。事者對理而言；論者對學而言。講理者謂之理學；說事者謂之事論。對新理學而言，故曰新事論。爲標明此書宗旨，故又名曰中國到自由之路。二十七年爲北京大學成立四十週年，同學諸子，謀出刊物，以爲紀念。此書所追論淸末民初時代之思想，多與北大有關係者。謹卽以此，爲北大壽。又此書各篇皆於草成時卽在昆明新動向半月刊中發表。修正後，成爲此本，幷記於此。

二十八年，六月，馮友蘭識於昆明

目錄

新事論

第一篇　別共殊

荀子說：『類不悖，雖久同理。』（非相）荀子所謂理，與我們所謂理，其意義不必同，不過這一句話，我們可借用以說我們的意思。某一類的事物，必有其所以爲某類的事物者，此所以爲某類的事物者，爲屬於此某類的事物所同有，卽此類之理。一類事物之理，卽一類事物之類型。凡屬於某一類之事物，必皆依照某一理，或亦可說，凡依照某一理之事物，皆屬於某類。所以『類不悖，雖久同理。』

凡屬於某一類之事物，必皆依照某理，有某性。所謂性，卽屬於某一類之事物所依照於某理者。

一件一件底事物，我們稱之爲箇體。一箇箇體，可屬於許多類，有許多性。例如張

三李四，是兩箇箇體。張三是人，是白底，是高底；他卽屬於此三類，有此三性。李四是人，是黑底，是低底；他卽屬於此三類有此三性。此不過舉例說，其實張三，李四，所屬於之類，所有之性，皆是很多很多底，可以說是不知有許多。每一箇體所有之許多性各不相同。所以箇體是特殊底，亦稱殊相。而每一類之理，則是此一類的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底，亦稱共相。

我們可把一件事物當成一箇體而敍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此等敍述是歷史。我們亦可把一件事物當成一某類之例，而研究其所以屬於此某類之某性。此等研究是科學。例如我們可把張三當成一個體而敍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如說張三是人，張三是白底，張三是高底等。此等敍述是歷史。我們亦可把張三當成一是人底生物之例，而研究其生理。此等研究卽是科學，或更確切底說，卽是生理學。

科學中所講者都是關於某類之理論，而不是關於某箇體之歷史。例如醫學中講各種病，如傷寒，瘧疾等。其講傷寒，乃傷寒一類之病，並不是張三或李四患傷寒之

歷史。他間或亦講張三或李四患傷寒之歷史，然其講此歷史，並非以其爲歷史而講之，而是以其爲傷寒一類之病之例而講之。在實際上張三或李四所患之傷寒病，其細微曲折之處，不必盡同，但均有傷寒病之所同然者。此傷寒病之所同然者，卽醫學研究之對象。醫學研究傷寒病之所同然者，故其所有理論，可適用於實際上任何人所害之傷寒病。

知從類的觀點以觀事物，我們謂之爲知類。科學雖不僅止是知類，而知類是科學所必有之一基本底條件，是一切科學所同然者。

我們可從特殊的觀點，以說文化，亦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如我們說，西洋文化，中國文化等，此是從箇體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特殊底文化。我們說資本主義底文化，社會主義底文化等，此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文化之類。講箇體底文化是歷史，講文化之類是科學。

我常說，在中國歷史中，漢人最富於科學底精神。這是一句很駭人聽聞底話，因爲照有一部分人的說法，漢人在許多方面底見解，都是反科學底。我承認漢人在許

多方面底見解，是與現在底科學不合。漢人在許多方面底見解，以現在底科學，或卽以現在人的常識觀之，都可以說是荒謬絕倫。不過這些都是就漢人在許多方面底見解之內容說。科學本來是常在進步中底，無論何時代的人所有對於自然之知識，都有與已進步底科學不合之可能。若其不合太甚，則自已進步底科學之觀點看，都是荒謬絕倫。但此亦是就此等知識之內容說。此等知識之內容，雖可以說是荒謬絕倫，而其形式則不妨仍是科學底。此所謂形式，卽指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一知識，如其有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卽是科學底。如一人，或一時代之人，其知識有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或求使其知識有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我們卽說，此一人，或此一時代之人，有科學底精神。

關於漢人之富於科學底精神，有幾點可說。此幾點中，有幾點我們已於別處說過（見新理學緒論）。現在只說一點；此一點卽是漢人知類。

漢人之歷史哲學或文化哲學，以五德，三統，三世等理論，說明歷史或文化之變遷者，就其內容說，有些亦可說是荒謬絕倫。不過他們的看法，卻係從類的觀點，以觀

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說，漢人知類，漢人有科學底精神。

漢以前有許多不同底文化，若從特殊的觀點看或從歷史的觀點看，我們可以說：漢以前有殷人的文化，有周人的文化，有楚人的文化等。但有一部分底漢人不從此觀點看，他們不從此觀點以講文化。他們不講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講金德底文化，木德底文化，水德底文化，火德底文化，土德底文化，或黑統底文化，白統底文化，赤統底文化；這些文化都是所謂文化的類型，與什麼人無關。殷人可以是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但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之實際底有，則並不限於殷人；我們可以離開殷人，可以離開任何人，而講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此正如張三或李四的病可以是傷寒，但傷寒之實際底有，則並不限於張三或李四。我們可以離開張三或李四，可以離開任何人，而講傷寒。講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或傷寒，是講歷史哲學，文化哲學，或醫學。講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或張三李四的傷寒病，是講歷史。漢人眼見有許多不同底文化，能從類的觀點，將其分類，離開殷人，周人等，而專講各類文化之類型；此卽是知類，此卽是有科學底精神。

從類的觀點以觀事物者注重同；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者注重異。從類的觀點以觀事物者，亦說異，不過其所說之異，乃各類間之異，而不是一類中各事物之異。但一類中各事物之異，正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者所注重者。例如醫學講傷寒病，固亦須說傷寒病與別底發熱病之異，但患傷寒病之張三李四間所有之不同，醫學並不講之。但講張三李四之歷史，或其患病之歷史者，其所注重，正是張三李四間之異。漢人不講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專講金德底文化，黑統底文化等，正是不講一類中各事物之異，而只注重其同。

禮記禮運說，有大同之治，有小康之治；此亦是說有此二種文化類型，公羊春秋家說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亦是說有此三種文化類型。就內容說，禮運及公羊家之說，比五德說或三統說，較爲合於現在人之常識，所以現在人對於禮運公羊家之說，常加稱道。但就其皆注重於文化類型說，禮運公羊家之說，與五德三統之說，是一致底。

自漢以後，中國人所見者，只是一種文化，所以對於漢人所有關於文化之理論，

不感興趣，因爲他們並沒有關於文化方面底問題。及至清末，中國人又看見許多不同底文化，在文化方面又起了問題，因此對於漢人所有關於文化之理論，又發生興趣。清末公羊家之學之所以大盛，此是其一重要底原因。

清末人用漢人所說對於文化之分類，以分別其所見之不同底文化。照康有爲的說法，『歐美各國』的文化是白統，服色尙白，正朔建子，俄羅斯，回敎的文化是黑統，正朔建丑。這些說法，當然是可笑底附會。我們若照樣附會起來，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底文化是白統，共產主義底文化是赤統，法西斯主義底文化是黑統。這說法雖亦是可笑底附會，但似乎比康有爲所說，還有根據些。

漢人亦有將文化分爲文質二種者。公羊家亦說文家質家。清末人亦有說，所謂西洋文化，是屬於質家，中國文化是屬於文家者。例如西洋人對於國君，直稱其名，中國人對於國君，則諱其名。清末人以爲此即文質二家之分之一例。

這些說法，我們現在看來，都是可笑底附會。但是有一點，我們不可不注意者，即是清末人亦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就他們所說之內容說，他們所說是可笑底附

會。但是他們知類。他們不注意於一類中底事物間之異，而只注意其同。他們不說，中國與西洋，有什麼本來底不同，如所謂國民性等。中國與西洋之不同乃由於其所屬於之文化類不同。如中國人因文敝而改行質家之法，則中國與西洋卽無不同。如西洋人因質敝而改行文家之法，則西洋與中國亦無不同。這種看法，離開其內容說，是不錯底。

自民初以來我們對於西洋之知識，日益增加，漸知所謂西洋文化，並不是一個什麼『德』一個什麼『統』或一箇什麼『家』所能盡。淸末人這種看法，就其內容看，遂成爲可笑底附會，而民初人之知識，又不能用別底標準，以爲文化分類。他們於是盡棄淸末人所說，不但棄其所說，而幷棄其看法。他們知淸末人之錯誤，而不知其錯誤在於何處，遂併其不錯誤者而亦棄之。這是民初人的錯誤。

民初以來，一般人專從特殊的觀點，以看所謂西洋文化。他們所謂西洋文化，是『西洋』文化，此卽是說，是個特殊底文化。這個特殊底文化，在他們面前，好像是一個『全牛』，其中條理，他們看不出。他們常說，中國人如何如何，西洋人如何如何。好

像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人之是如何如何是因爲其是中國人；西洋人之是如何如何，是因爲其是西洋人。他們似乎不知，至少是不注意，中國人之所以是如何如何，乃因中國文化在某方面是屬於某類文化；西洋人之所以是如何如何，乃因西洋文化在某方面是屬於某類文化。譬如張三因患傷寒而發燒，李四因患瘧疾而發冷。張三之發燒乃因其是患傷寒病底人，並不是因爲他是張三。李四之發冷，乃因其是患瘧疾底人，並不是因爲他是李四。任何人患了傷寒病，都要發燒；任何人患了瘧疾，都要發冷。上帝，如果有上帝，可以不患傷寒病，不患瘧疾，但如果他患了傷寒病，他亦必要發燒，如果他患了瘧疾，他亦必要發冷。

把所謂西洋文化當成一個特殊底文化看，學西洋亦發生問題。一個個體，是一個特殊；他是不可學底。凡所謂學某個體者，其實並不是學某個體，不過是學某個體之某方面，學某個體所以屬於某類之某性。例如孟子說他願學孔子。他所願學而且能學者，是孔子之是聖人之一方面。若孔子之其他方面，如其是魯人，爲魯司寇，活七十餘歲等等，皆是不能學底。說某個體之某方面，卽是以某個體爲一某類之例而觀

之，卽是從某類之觀點，以觀某個體。從某類之觀點，以觀某個體，則某個體於此方面所有之某性，卽是其主要底性質。其所有之別底性，卽是其偶然底性質。例如從聖人之類之觀點以觀孔子，則其『聖德』是其主要底性質。其所有之別底性，如是魯人等，皆是其偶然底性質。孟子必如此看孔子，然後孔子方可學。如把一個個體作一整個看，則是不可學底。一個個體不可學，正如一個『全牛』不可吃。

其所以如此者，因一特殊底事物，可以同時屬於許多類，同時有許多性。若把一特殊底事物，作爲某一類之例而觀之，我們固可說此特殊底事物所有之許多性質中，那些是主要底，那些是偶然底。但若把一特殊底事物作爲一特殊底事物而觀之，則此特殊底事物，無論其爲何事物，皆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於此五光十色中，我們不能指出那些是其主要底性質，那些是其偶然的性質。例如我們如把張三當成一個科學家看，我們可知其能研究科學是其主要底性質，至其所有之他性質，如是西洋人，或是中國人，等，都是其偶然底性質，與他之是科學家與否毫無關係。但如我們把張三當成張三看，則不能說，不能指出，張三所有那些性質是主要底，那些是

偶然底。

一個國家或民族所有之文化，是特殊底文化，是很複雜底，可以同時屬於許多類，有許多性。所謂西洋文化，亦屬於許多類，亦有許多性。若從一種文化類之觀點，以看所謂西洋文化，則於其許多性中，何者是主要底性質，何者是偶然底性質，我們可以說，可以指出。但若從一特殊底文化之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所謂西洋文化，亦是一個五光十色底『全牛』，於此五光十色中，我們不能說，不能指出，何者是西洋文化之主要底性質，何者是其偶然底性質。自民初以來，有些人說科學及民主政治，所謂賽先生及德先生者，是西洋文化，有些人說基督教或天主教是西洋文化。崇拜德賽二先生者，固然不一定崇拜上帝，或且反對有上帝之說，但他們既是說『西洋』文化，他們不能說基督教或天主教，不是西洋文化。

因有人以西洋文化爲一特殊底文化而說之，所以於其提倡西洋化，或西化時，卽引起許多糾紛。近數年來有主張所謂全盤西化論者，有主張所謂部分西化論者，有主張所謂中國本位文化論者。無論其主張如何，但如其所謂文化是指一特殊底

文化則其主張俱是說不通，亦行不通底。

如所謂西洋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則所謂全盤西化者，必須將中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完全變爲西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如果如此，則必須中國人俱說洋話，俱穿洋服，俱信天主敎或基督敎等等，此是說不通，亦行不通底。主張全盤西化論者，實亦不主張此。但若其不主張此，則他所主張卽與部分西化論者無異。

但如所謂西洋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則主張部分西化論者，亦是說不通，行不通底，因爲如以西洋文化爲一特殊底文化而觀之，則西洋文化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在此五光十色中，我們不能說出指出，何爲主要底性質，何爲偶然底性質。如此不能說出指出，則所謂部分西化論者，將取西洋文化中之何部分以『化』中國？科學家說，西洋之科學，是中國所應取來者，傳敎師說，西洋之宗敎，是中國所應取來者。無論如何說，如果以所謂西洋文化爲一特殊底文化而觀之，其說總是武斷底。

所謂西化論者之主張，雖說不通，行不通，而其主張却已引起有一部分人之大懼。此卽主張中國本位文化論者。照他們的看法，中國是張三，西洋是李四：如張三變

成李四，則即失其所以爲張三，即不是張三了。照他們的說法，中國文化中有當存者，有當去者，我們應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他們亦不完全反對西化，西洋文化中，有可取而爲中國所當取者，他們亦主張取之。但如果以西洋文化爲一特殊底文化而觀之，則其五光十色中，何者是可取而當取者？即就中國文化說，如果以中國文化爲一特殊底文化而觀之，則所謂中國文化亦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於此五光十色中，我們不能分出，何者是其主要底性質，何者是其偶然底性質。如此我們亦不能說，其中何者是當存。何者是當去。有人說，中國的文言文，是當存者。有人說中國的舊道德，是當存者。但無論如何說，如果以所謂中國文化爲一特殊底文化而觀之，其說總是武斷底。

有一比較清楚底說法；持此說法者說，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者，實是指近代或現代文化。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爲他是西洋底，而是因爲他是近代或現代底。這一種說法，自然是比籠統地說所謂西洋文化者通得多。有人說西洋文化是汽車文化，中國文化是洋車文化。但汽車亦並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車與

無汽車，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異也。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異。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是通得多。所以近來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一名，已漸取西洋文化之名而代之。從前人常說我們要西洋化現在人常說我們要近代化或現代化。這並不是專是名詞上改變，這表示近來人的一種見解上底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為他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個覺悟是很大底。即專就名詞說，近代化或現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實亦較不含混。基督教化或天主教化確不是近代化，或現代化，但不能不說是西洋化，雖大部分主張西洋化者不主張基督教化，或天主教化，或且積極反對這種『化，』但他所用底名詞卻亦指這種『化。』

不過我們說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我們還是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我們所謂近代或現代者，不是指古人的近代或現代，不是指任何近代或現代，而是指我們

的「這個」近代或現代。我們的「這個」近代或現代，就是「這個」近代或現代，而不是別底近代或現代。他亦是個特殊，不是個類型。因此所謂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者，亦是一個特殊底文化；他亦是一個五光十色底「全牛。」在這些五光十色中，我們亦不能指出何者是其主要底性質，何者是其偶然底性質。飛機大礮與狐步跳舞，是否都是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所必需有者？專從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說，這個問題是不能問，亦不能答底。因爲一特殊底事物所有之性質，就此特殊底事物說，是無所謂主要底或偶然底。說一特殊底事物所有之性質有些是主要底，有些是偶然底，都是從類的觀點，以看特殊底事物。

若從類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我們可知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爲他是西洋底，而是因爲他是某種文化底。於此我們所要注意者，並不是一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種文化的類型。從此類型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在其五光十色底諸性質中，我們可以說，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不必取者。若從類的

觀點，以看中國文化，則我們亦可知我們近百年來所以到處吃虧者，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他是某種文化底。於此我們所要注意者，亦並不是一特殊底中國文化，而是一某種文化之類型。從此類型的觀點，以看中國文化，我們亦可以說，可以指出，於此五光十色底諸性質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當去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當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

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則此改變是全盤底。因為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卽是將我們的文化自一類轉入另一類。就此一類說，此改變是完全底，徹底底，所以亦是全盤底。

此改變又是部分底。因為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我們只是將我們的文化自一類轉入另一類，並不是將我們的一個特殊底文化，改變為另一個特殊底文化。我們的文化之與此類有關之諸性，當改變，必改變；但其與此類無關之諸性則不當改變或不必改變。所以自中國文化之特殊底文化說，此改變是部分底。

此改變又是中國本位底。因爲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我們只是將我們的文化，自一類轉入另一類，並不是將我們的一個特殊底文化，改變爲另一個特殊底文化。

各類文化本是公共底。任何國家或民族俱可有之，而仍不失其爲某國家或某民族。如張三是科學家，李四亦是科學家，科學家之類是公共底。張三是科學家，不失其爲張三，李四是科學家，亦不失其爲李四。張三可在李四是科學家之方面學李四，但他所學者是李四之是科學家，而不是其是李四。張三李四，除同是科學家外，在別底方面，張三自有其是張三者，李四自有其是李四者。所以如照上所說之方向以改變中國文化，則所謂中國本位文化之問題，自亦不成問題。

在民初人的心目中，康有爲是一個國粹論者，是一個『老頑固。』在清末人的心目中，康有爲是一個維新論者，是一個叛徒。何以一個國粹論者，能主張維新？固然一個人的思想能前後不一致，但康有爲的思想却並不是如此。從他的思想上說，他是從類的觀點以觀文化，他知各類文化都是公共底，任何國家或民族均可有之，而

此各種文化又是中國先聖所已說明者。所以中國雖自一種文化變爲另一種文化，而仍不失其爲中國，仍是行中國先聖之道。康有爲之說，其一半爲我們所不以爲然，但其一半却是我們所贊同者。

第二篇　明層次

普通底邏輯教科書常提及一個怪論，在希臘時卽已有者。一個某甲地方底人說：『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都是假底。』如果這一個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這一命題是眞底，這一命題卽必須是假底，因爲這一命題亦是一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所以如果它是眞底，則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至少有這一句是眞底。如果至少有這一句是眞底，則『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都是假底』之命題，卽是假底。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此命題是眞底，則此命題卽是假底。因爲此命題亦是一個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如果『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都是假底』是眞底，則此命題既亦是一個某甲地方底人所說者，當然亦是假底。如此說，則此命題必須是假底，方能是眞底，它若是眞底，它卽是假底。

有人以類似底辯論，批評實用論者及辯證唯物論者之眞理論。實用論者說眞

理是相對底。有一部分批評者說說『眞理是相對底』這一個命題，應亦是眞理，此眞理是不是相對底？如此眞理不是相對底，是絕對底，則至少有此一個眞理不是相對底。如至少有此一個眞理是相對底，則卽不能說，『眞理是相對底。』如此一個眞理亦是相對底，則此眞理卽有不是眞理之可能，而『眞理是相對底』之命題卽可有不眞之時。如『眞理是相對底』可有不眞之時，則眞理卽不必是相對底。

辯證唯物者論說，人的見解，是隨着他的經濟環境變底。人在什麼經濟環境之中，卽有什麼見解。有一部分批評者說：『人的見解是隨着人的經濟環境變底，』亦是人的一見解，此見解是不是亦是隨人的經濟環境變底。人之所以有此見解，是不是亦是因爲人在某種經濟環境之中？如果不是，則至少此見解是不隨着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如果至少此見解是不隨着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則卽不能說『人的見解是隨着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如果此見解亦是隨着人的經濟環境變者。亦是人在某種經濟環境中而始有者，則人有此見解時所處之經濟環境如變，人如不在此某種經濟環境中，則此見解亦應隨之而變。在另一種經濟環境中，人或卽不說，『人的

見解是隨着人的經濟環境變底。』如此說，則『人的見解是隨着人的經濟環境變底，』並不是最後底眞理，如辯證唯物者所相信者。

這些辯論都是怪論，其所以是怪者因爲這些辯論，都不『明層次。』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是在一個層次中，對於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之批評，是在另一個層次中，可以說是在一個較高底層次中。一個命題所說，只及於它所說者，而不及於它自身。在上述辯論中，『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並不包括『說「某甲地方底人所說底話」之話，』雖此話亦是一某甲地方底人所說者。此某甲地方底人說此話時，他只說及他此話之所說者，而未說及此話。此話之所說者，是所有某甲地方底人所說之話而不是此話。對於上述有一部分人對於實用論者及辯證唯物論者之批評，亦可如此批評之。

這種『明層次』底看法，往深處講，是一套邏輯底理論，往淺處說，其實亦是我們平日所常用之看法。我們常看見有許多我們的同胞說中國人如何如何。如有一約會，只有一人按時間到。此人於不耐煩時，常說：『中國人不守時間。』按一方面說，

此人既亦是中國人，他既守時間，則至少有一中國人是守時間底，既至少有一中國人是守時間底，卽不能說『中國人不守時間。』但此人說此話時，他是暫時把他自己除外，把他自己放在一個較高底層次中。希特勒嘗說，他是日耳曼人的最高裁判者，凡中國人說中國人如何如何者，都是暫時以中國人的最高裁判者自居。裁判者當然不裁判其自己。

我們並不想對於邏輯中之層次論，有什麽論列。所以上面說了許多關於邏輯底問題者，無非是想以此作引子。我們所想說之主要底意思是，不但邏輯中有層次論，卽道德學中亦應有層次論。不但於講邏輯時須講層次，卽於講道德時，亦須講層次。在中國哲學史中，因爲講道德學者之不明層次，引起了許多不必要底糾紛。在中國近來底歷史中，因爲講道德者之不明層次，以致中國在許多方面，吃了許多不必要底虧。這是我們於本篇所要說明者。

先從中國哲學史說起。在中國哲學史中，道家有一套反對道德之言論。照道家的說法，人若作小不道德底事，其所作之事，固是不道德底，但人若作大不道德底事，

則其所作以達此目的之事，卽此事中之事，必需是道德底。人非作道德底事，不能達到大不道德底目的；不道德底事中之事，却是道德底。莊子胠篋說：『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跖確須有仁，有義，有智，有勇，方能爲『土匪頭兒。』他確須行仁義等道德底事，方能率其徒衆，以行盜刦之不道德底事。他行此等道德底事，是眞行，並不是專假借其名，如侵略國從事侵略，而尙說是『自衞。』金聖歎說水滸傳中底宋江是假仁假義。然無論他是否假仁假義，但他對於他的『衆弟兄』之行爲，不能不說是仁是義。從盜跖及宋江的行爲看起來，我們似乎確可以說，人若作大不道德底事，則其所作以達此目的之事，卽此事中之事，必須是道德底，而且非是道德底不可。若盜跖宋江不行道德底事，則卽坐不了其團體中的頭把交椅。人必須作道德底事，方能達到大不道德底目的；此亦是一怪論。此怪論頗有似於上所說之怪論：一命題必須是假底，它方能是眞底。

照上所說，道德底事，可以是不道德底；可以有不道德底道德。道家於此，卽作一

結論說；『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所謂聖人之道，卽是道德。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所以『聖人之道，』害天下多而利天下少。所以他們主張『絕仁棄義。』所以他們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有一時，有一班人，以爲科學底發明，可以使盜賊有新工具，可以使戰爭有新工具。因之盜賊更加難防；戰爭更加慘酷。此一班人遂作結論，以爲須絕科學，廢發明，然後可無盜賊，免戰爭。此等見解，與上述道家的見解，同是『開倒車底。』但科學及其發明，本是無所謂道德底或不道德底，所以如用之以達不道德底目的，不見得有什麼奇怪。而道德底事本是道德底，而却可用之以達大不道德底目的，而且必須用之，方能達到大不道德底目的；此似乎是奇怪底，所以此說成爲怪論。

此怪論之所以是怪底，亦由於不『明層次。』所謂一事之是道德底與否，皆是站在行此事者所屬於之團體之觀點說。我們說宋江對於他的『衆弟兄』之行爲是道德底，是站在梁山泊之團體之觀點說。我們說宋江之『打家刦舍』是不道德底，是站在當時底國家之觀點說。當時底國家，卽梁山泊之團體所屬於之團體也。盜

跖所領導之團體中之人，如有入先，出後，等行爲，站在其團體之觀點說，是道德底，但其團體所作之盜賊底行爲，則站在其所屬於之團體，卽當時底國家之觀點說，則是不道德底。一團體與其所屬於之團體，不是在一層次之內。一團體對於其所屬之團體說，是在一較高底層次中；對於其所屬於之團體說，是在一較低層次中。對於一團體之較高底層次中，如尚無團體之組織，此卽是說一團體如不屬於任何團體，則此團體之行爲，無論其是如何底行爲，皆無所謂道德底或不道德底。

例如國之行爲，持國之主權高於一切之說者，卽不承認國之行爲，可以是不道德底。因爲持此說者，不承認在國之上，可有層次較高底團體組織也。有人以爲人在未有社會組織以前，有所謂『天然狀態』者。人在此狀態中，可以隨意行爲，其行爲無論是如何，皆無是道德底或不道德底可說，此天然狀態雖實際上未必有。但若照持國家主權高於一切之說者，所說，則就國之層次說，國是在天然狀態之中。在此狀態之中，一國之疆土權益，全憑其力維持。他能維持許久，他的疆土權益卽有許久是他的。他一日不能維持，他的疆土權益，卽立刻不是他的。他固可與別底國締結所謂

不侵犯條約，仲裁條約，互助公約等，但這些條約，隨時可以撕毀。若一國撕毀了條約，與他立約底國家，如力不夠，除了乾瞪兩眼之外，沒有別底辦法可想。

在清末，達爾文，赫胥黎，的天演論，初傳到中國來，一般人都以爲這是一個『公例，』所謂『天演公例。』所謂『天演競爭，優勝劣敗，』『弱肉强食，』成爲一般人的口頭禪，一般人的標語。他們對於所謂天演論，雖不見得有很深底了解，但憑這些標語，他們知道，一個國如果想在世界上站得住，非有力不可。他們知道，中國在經濟方面，必須要富，在軍備方面，必須要强。富强都是力；有力方不爲『弱肉』，有力方不爲强所食。他們並不說强侵弱，衆暴寡，是不道德底行爲。他們知道這是所謂天演。在所謂天演中，『有强權無公理。』『弱者被强者所食，』照當時一般人所知之『天演公例』說，雖不必說是應該，但確可以說是活該。

所謂『天演公例，』是就事物之天然狀態說者。就人說，所謂文明，本是人對於其所在之天然狀態之改變。如果事實上有在天然狀態中之人，則此種人是野蠻底。清末人本以爲西洋人是對蠻底，其所以能蠻橫者，純靠其有蠻力。對於有蠻力者之

蠻橫，亦只可以蠻力應付之。所謂『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是也。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一部分是由於受當時人所知之天演論之影響，一部分是由於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

民初人對於西洋，所知較多。他們知道西洋人並不是野蠻人。他們說：西洋人並不是專講強權，不講公理者。他們說：西洋人是講平等，自由，博愛者。他們說清末人只知西洋的物質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有人並且說，達爾文的物競論現在已爲苦魯巴金的互助論所推翻了。照苦魯巴金的說法，一種生物之能存在，並不是由於他們能競爭，而是由於他們能互助。在這個時候，上次世界大戰，剛才結束。威爾遜的十四原則，雖未能見諸實行，而却爲世人所贊賞。國際聯盟已成立了，大部分底國家都簽字在什麼公約上，承認以後永不以武力爲政治的工具了。這些事情，以及提倡所謂西洋精神文明者之言論，都使當時人，至少當時底中國人，有一種幻覺，以爲以後世界上底秩序之維持，要靠法而不靠力。於是民初一般人，以爲清末之富國強兵論是淺陋，是不澈底。他們不講富強之策，只講西洋的『精神文明，』講純粹科學哲學，

文學。清末人尙知注重國防。民初人則以爲我們的國的完整，有什麽條約可以維持。至到九一八的前夕，還有一位要人說，日本人如搶了我們的東北，我們固然是沒有力量抵抗，但我們可以叫我們的鄰居來幫助，他們是主張公道，主持正義底。我們可以說，淸末人很有鬭爭精神，但民初人大半爲一班和平論者所麻醉，淸末人的鬬爭精神，差不多完全失去了。

上次歐洲大戰以後，世界上是有一部分底人，知道欲求世界的永久底和平，必須改變國與國間之天然狀態，必需於國之層次之上，另有一個較高層次底社會組織，以使國的行爲亦爲道德所制裁，法律所統治。所謂國際聯盟本來卽是這一類底組織。這種見解，本來是不錯底，這種辦法，本來是進步底。不過這種見解與辦法，實際上只是一種空氣。世界上有這種空氣，不能不說是世界的進步，但空氣畢竟只是空氣。

世界上這一種空氣，本來是使民初在中國底和平論所以抬頭之一重要底原因，不過其另一重要底原因，是民初人之談西洋文化者之不明層次。這般人高談西

洋人之『精神文明』於不知不覺間，即以為至少使人覺其以為，西洋人既有如此高底『精神文明』其行為決不是不講理，不講法，而只講力底。西洋人是主張自由，平等，博愛底，他們有底是俠義底精神，有底是同情心，路見不平，一定是拔刀相助底。還常有人特意以中國人之無同情心與西洋人之富於同情心作為對比。這一班高談西洋『精神文明』底人，不覺得，至少他們沒說出，這些話至多只有一部分是不錯底。西洋底人或者講自由平等博愛，或者有俠義精神，或者富於同情心。但西洋的國，則決不是如此底。這並不是說西洋底人不講邏輯，西洋底國特別不講道德。實則是國對於國之關係，尚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國對於國之關係，既尚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則國對於國之行為，除了自私自利之外，沒有別底目的。在社會底組織中方有道德可說，在有道德可說底地方，自私自利是最大底罪惡。但在天然狀態中，既沒有社會底組織，是沒有道德可說底。在沒有道德可說底地方，自私自利是人之行為之唯一底目標。人對於人之關係，是在一層次中，國對於國之關係，是在另一層次中。對於一層次可說者，對於另一層次未必可說。如果一個英國人對於一個美國人賴

了一塊錢的帳，我們說他的行爲是不道德底，他亦覺得他的行爲是可恥底。但英國對於美國賴了幾十萬萬的帳，我們不說他的行爲是不道德底，他亦不覺得他的行爲是可恥底。這卽因爲這些行爲不是在一個層次中底，對於一層次可說者，對於另一層次未必可說。

一個家或一個人若受了搶劫，其鄰居被髮纓冠而救，是道德底行爲，是義俠底行爲。但這些行爲是在有道德可說底地方始有。若在無道德可說底地方，這些行爲是不會有，亦不必有底。凡是以個人的，或家的行爲，比擬國的行爲，就自古以至現在底國與國間底情形說，都是不合適底。其不合適卽因爲這些行爲不是在同一層次之內。墨子所常用以『非攻』底理論，都可以說是不合適底。墨子所常用以『非攻』底理論是：一個人偷別人的東西，對嗎？當然是不對底。一個人搶別人的東西，對嗎？當然是更不對底。一家偷別家的東西，對嗎？當然是不對底。一家搶別家的東西，對嗎？當然是更不對底。如此說來，一國偷別國的東西，或搶別國的東西，當然亦是不對或更不對底了。這種論證，都是不合適底。我們說，一個人或一個家的行爲不對，是站

在較人或家高一層次之社會組織上說底。但若說一國的行爲不對，則必須站在較國高一層次之社會組織上說，而此組織是現在尙沒有底，或雖有而是有名無實底。我們於上文說，凡是以個人的，或家的行爲，比擬國的行爲，就自古以至現在底國與國間底情形說，都是不合適底。我們說就自古以至現在國與國間底情形說，卽是說自古以至現在，尙沒有比國更高一層次底社會組織，或雖有而有名無實。我們並不說，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組織，在將來亦永沒有這種組織。我們相信，世界上應該有這種組織，而且將來亦一定有這種組織。不過在這種組織尙沒有底時候，或雖名有而實無有底時候，我們若持如上所述之辯論，在邏輯上說是不合適底。我們若相信所謂道德底制裁，能對國的行爲有多大効力，在行爲方面是要吃大虧底。

墨子雖持如上所述之辯論，但在行爲方面，他却似乎並不相信他這種辯論能有多大効力。所以他雖非攻而却善守。他知道彼如以力來，我亦非以力拒不可。專說攻者是不道德底，是『空言無補』底。

民初以來，一般人對於這些道理不能說是完全不知，但可以說是沒有很清楚

底觀念。有一班人似乎完全相信，我們的領土底，行政底，完整，有條約及國際公法，國際輿論可以維持。他們似乎完全相信，別底國家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來侵略我們。說一個國家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卽是一種錯誤底見解，因爲專就韙不韙說，卽是從道德方面說，而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國的行爲是不能從道德方面說底。

我們承認所謂天然狀態是野蠻底狀態，我們亦承認在國之上需有，而且應有，一種更高層次底社會組織，使國與國之關係，亦能脫離所謂天然狀態。我們亦承認，現在世界上一部分人已有此種覺悟，而上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政治的趨勢，亦於一個短底時期中，有照着這個方向走底模樣。我們承認世界政治，如照着這個方向走，是進步底，如不照這個方向走，是退步底。不過我們須要注意，雖在一個短時期內，世界政治的趨勢，有照着這個方向走底模樣，然亦不過趨勢而已，不過模樣而已。卽此趨勢，卽此模樣，亦只於上次大戰後一個短時期內有之。我們可以說，世界上國對於國底關係，自古及今，始終是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我們可以說：『這是野蠻。』這話

是可以說底。但不能因此即說，世界上底人，亦均是野蠻人人與人的關係，亦是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因國與國之關係是野蠻底，所以人亦是野蠻底；這是清末人的錯誤底推論。這種錯誤，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人與人之關係，已竟是文明底，所以國與國之關係，亦已竟是文明底；這是民初人的錯誤底推論。這種錯誤，可以說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們所以有這些錯誤，都由於他們不『明層次。』

不過照清末人的錯誤錯誤下去，中國還不致於吃虧。因爲不管別國是否專靠力，我們先把自己的力充實起來，所謂先立於不敗之地。而照民初人的錯誤錯誤下去，中國要吃大虧，現在正吃着這個大虧。

在現在底世界中，人是文明底，而國是野蠻底。野蠻底國卻是文明底人所組織者。我們若『明層次，』則知此話，並無矛盾，亦非怪論。人與人應該互助，一國內之人，對其同國之人固應互助，即對異國之人，亦應互助。但國與國則不互助而鬬爭；其有互助者，乃因互助於其自己有利而行之；並非以互助爲一種道德而行之。在人與人

之關係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應該底，但在國與國之關係中，這却是一個最穩當底辦法。

還有一點，可附帶說者，共產黨人講階級鬬爭，有些人以爲共產黨人既講鬬爭則其黨中之人，必皆紅鬍子，綠眼睛，殺人不眨眼者。這種見解亦是錯誤底，其錯誤亦由於不『明層次』。共產黨所說者乃『階級』鬬爭，並不是人與人鬬爭。我們不能從其主張『階級』鬬爭，而推其亦主張人與人鬬爭。

各階級雖是不同底階級，但是俱在一社會中者，所以各階級之行爲，可以有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可說。我們常聽見資本家從道德方面說無產階級不好；無產階級從道德方面，說資本家不對。無論他們所說是錯或不錯，但這些話是可說底。這是階級與階級間之關係，與國與國間之關係之不同底地方。

有人以爲，現在國與國間之鬬爭，完全是因爲現在世界是在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之下之故。一國的資本家爲賺錢而生產。他想賺錢，他卽不得不大量生產，大量推銷。如此他卽不得不爭取殖民地爭取資源。殖民地是資本家所用原料的來源，亦

即是資本家所出貨物的銷場。資本家取殖民地的原料，製成貨物，再銷於殖民地，在這中間資本家即賺了錢。他賺錢即是殖民地受剝削。資本家既爭取殖民地，所以此國與彼國的資本家之間即有了衝突。此國與彼國的政權，都在資本家手裏，所以此國與彼國的資本家若有了衝突，此國與彼國亦即有了衝突。有衝突，即有鬬爭。所以國際間之有鬬爭，乃資本家之罪惡。若果全世界上皆經過一種社會革命，將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推翻，在新底社會制度中，生產是爲大衆公用，而不是爲私人賺錢，則奪市場，奪資源之鬬爭，自然停止，而國與國間亦自然沒有鬬爭了。

此說我們不能不承認其有理由，但亦不能不說它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就過去說，國與國間底鬬爭，或民族與民族間底鬬爭，是向來即有底，而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只是近來始有。就將來說，假使有一國或民族，已行了社會主義，其中固然是已沒有資本家專爲他個人自己賺錢打算，但此國或民族仍可以其自己爲本位，剝削別底民族，以爲他自己整個底國或民族的利益。此即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即是以此主義爲號招者。德國僅是以此主義爲號招，實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國內並沒

有行社會主義。我們可以說，德國並沒有行此主義。但專就此主義說，在理論上此主義並無不通之處。

蘇聯雖以眞正底社會主義相號招，而其所行者却似卽是國家社會主義。我們說他『似』卽是，因爲蘇聯尙沒有剝削別底民族的行爲。我們說似卽『是，』因爲他的行爲，亦是以保全他自己的利益爲目標。他行了社會主義，但同時他的行爲是以國爲本位底。所以我們說，他所行者，似乎『是』國家社會主義。我們並不以爲蘇聯於此有什麼不對底地方。在大家都以國爲本位『無法無天』底世界中，一國若不以保全其自己的利益爲目標，沒有別人替他保全他的利益。

有人說：蘇聯是赤色底帝國主義，這是不對底。因爲蘇聯尙沒有剝削別底民族的行爲。但赤色帝國主義的名詞，並不含有矛盾。一個在國內行社會主義底國或民族，對外行侵略以爲其全國或全民族的利益，理論上及實際上均並無不可。如希臘人在本民族內所行之政治社會制度，是很民治主義底，社會主義底，而對於別底民族，却可直以之爲奴隸。而柏拉圖，亞力士多德等，且有一套理論，以說明其應該。這卽

是一個前例。

總之在國之上尚沒有一個較高層次底社會組織之時，無論那個國或民族，都須以其自己爲本位『競爭生存』不然他是一定不能存在底。

第三篇　辨城鄉

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裏人與鄉下人底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裏底人比鄉下底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卽城裏底狗，亦比鄉下底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却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裏底狗，比鄉下裏底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裏底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底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

城裏底狗，看見一輛汽車，行所無事，坦然地躲在一邊。而鄉下底人，看見一輛汽車，不是驚奇地聚觀，卽是慌張地亂跑。城裏底狗見汽車而行所無事，此卽其知識高；見汽車而不慌不忙地躲，此卽其才能高。至於有些城裏底狗之享受，比鄉下底人好得多，這更是容易看出者。在中國，一百箇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箇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裏底富室的狗所吃底飯食。有一個作鄉村工作底機關，在鄉下養洋豬給鄉下人

看。他們養底洋豬確是肥大，但鄉下人說：他們的豬，比我們的人吃得還好，焉能不肥大？

城裏人比鄉下人享受好，當然是因爲他們比鄉下人有錢。他們比鄉下人知識高，才能高，是因爲他們比鄉下人受敎育的機會多；而他們所以能有較多底受敎育的機會，亦因爲他們比鄉下人有錢。他們比鄉下人有錢，所以吃得比鄉下人好。『人是他所吃底。』城裏人吃得好，所以他們的身體自然較能充分地發育。他們比鄉下人有錢，所以他們穿得比鄉下人好。『人是衣裳馬是鞍。』城裏底人穿得好，所以看著亦比較鄉下人順眼。他們比鄉下人有錢，所以受敎育的機會比較多，『讀過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溜。』城裏人多少念過兩天書，所以他們的談吐，自然亦比鄉下人入耳。所以城裏人到鄉下，常覺得什麼都是不合適底：什麼都看著不順眼，聽著不入耳。而鄉下人到城裏，則常覺得什麼都是合適底；什麼都看著順眼，聽著入耳。

城裏人所有之較多底錢，又是從那裏來底？是從鄉下人身上，盤剝來底。舊日所謂盤剝，卽今日所謂剝削。其名詞稍有不同，但其爲剝一也。我在廣西的時候，看見漁

人用魚鷹打魚。他們用一環子，帶在魚鷹的鵝子上。魚鷹入水一次，吃了許多魚，但爲環子擋住，只存入鵝子裏。魚鷹上來的時候，漁人用手將魚自魚鷹鵝子裏擠出，然後再以少量底魚，讓魚鷹吃。比如自魚鷹鵝子裏擠出十兩魚，漁人喂魚鷹二兩，那多餘底八兩魚，就漁人說，是他的利潤，就魚鷹說，是漁人對於他底盤剝。城裏人盤剝鄉下人，正如漁人之盤剝魚鷹。城裏人對於鄉下人盤剝之方式不一，如以工商底經營得利潤，如以放債收利息，如以田地收地租等。這些利潤，利息，地租等，均是漁人從魚鷹鵝子裏擠來底，那多餘底八兩魚。他們多得了那八兩魚，他們就可吃好底，穿好底，念書識字，以至心廣體胖，『紅光滿面』。然後對鄉上人說：我們在人種上本來就是高你們一等底。鄉下人亦有因其自己之身體矮小，面黃肌瘦，以及知識簡陋，而自慚形穢，嘆城裏人之『得天獨厚』者，不知其自己之所以如此，乃因其物質上及精神上底營養不足，並非由於其『得天獨薄』也。

鄉下可以說是城裏的殖民地。殖民地有普通底與特定底之分。例如城裏有一財主，他住在城裏，而鄉下有許多『莊子』。每一『莊子』有他的一個管事底，管住

『莊子』上的佃戶。佃戶種此財主的地，每年向他送納地租。這些『莊子』是特別屬於城裏之某財主者卽是此城裏的特定底殖民地此外鄉下還有些自耕農以及小土財主，雖不屬於城裏底任何人，但在經濟上仍須靠城裏，仍受城裏人的盤剝。此等普汎底鄉下，亦是城裏的殖民地，不過因其並不屬於城裏底任何人，所以可稱爲普通底殖民地。

中國自周秦以來，對於四圍別底民族，向來是處於城裏人的地位。自周秦以來，中國向來是城裏；四圍別底地方向來是鄉下。雖然有幾次鄉下人衝進城裏來佔據了衙門，抓住了政權，但是這些鄉下人，終究是鄉下人。他們不能把城裏人降爲鄉下人，他們至多能把他們自己亦昇爲城裏人。他們所見底城裏人卽是中國人，所以他們於變成城裏人之時，不知不覺地在許多別底方面亦變爲與中國人相同。此卽所謂同化。有許多人說，中國人對於異族之同化力特別强，凡異族入中國者，無論其爲統治者或被統治者，歷時稍久，卽不知不覺地爲中國人所同化。此是事實。不過中國人之所以能同化異族，並不是因爲中國人是中國人，而是因爲對於所同化之異族，

中國人是城裏人。所謂夷夏之別有殊與共的兩方面。就殊的方面說，夷夏之別，卽是中國人與別底民族之別，就共的方面說，夷夏之別，卽是城裏人與鄉下人之別。在清末以前之歷史中，我們所見之城裏人卽是中國人。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中國人是唯一底城裏人，城裏人卽是中國人。所以所謂用夏變夷，是用城裏人變鄉下人，亦卽是用中國人變別底民族。照此方面說，用夏變夷是應當底，而且亦是可能底。用夷變夏是不應當底，而且亦是不可能底。人若能坐在重樓疊閣底建築裏，有地爐烘得滿室生春，他萬不願意再去坐在曠地裏底蒙古包裏，烤馬糞火。

中國人的城裏人底資格，保持了一二千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國人遇見了一個空前底變局。中國人本來是城裏人，到此時忽然成爲鄉下人了。這是一個空前底變局。這是中國人所遇到底，一個空前底挫折，一個空前底恥辱。

在現在底世界中，英美及西歐等處是城裏，這些地方底人是城裏人。其餘別底地方大部分是鄉下，別底地方底人大部分是鄉下人。這些鄉下地方，有些已成爲某人的『莊子』，如印度成爲英國人的『莊子』，安南成爲法國人的『莊子』。在每

一個『莊子』裏，他們都派一個管事底，即所謂總督也者，住在那裏征收上文所說之『八兩魚』，此即上文所說之特定底殖民地。鄉下之其餘底地方，雖不特別爲某人所管，但在經濟上是附屬於，至少是靠，英美及西歐等城裏；此即上文所說之普通底殖民地。中國的地位，好像上文所說之土財主。此土財主亦是一『財主』，雖亦可說是一大財主，但既是一『土』財主，所以亦於無形中受城裏人的支配。不過尙不特別爲某人所管，所以是普通底殖民地，亦即所謂半殖民地。

有許多人去逛紐約，倫敦，巴黎，好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覺得沒有一樣事物不新奇，沒有一樣事物不合適。返觀他們的故國，他們祇有贈以『愚』『貧』『弱』幾個大字。這固然是不錯底，不過他們彷彿不覺得，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並不是因爲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爲他們是城裏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爲中國人是中國人，而是因爲中國人是鄉下人。不弄清楚這一點，那即眞是一個劉姥姥了。照劉姥姥的看法，賈母鳳姐等都本來是聰明能幹底，天生應該享福底。而他自己及板兒都本來是愚魯拙

笨底天生應該受罪底賈府的鷄蛋，天然地比劉家底鷄蛋，精緻小巧，這看法完全是錯誤底。

英美及西歐等國所以取得現在世界中城裏人的地位是因爲在經濟上他們先有了一個大改革這個大改革卽所謂產業革命。這個革命使他們捨棄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脫離了以家爲本位底經濟制度。經過這個革命以後，他們用了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行了以社會爲本位底經濟制度。這個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及社會革命。有一位名公說了一句最精警底話，他說：工業革命的結果使鄉下靠城裏，使東方靠西方。鄉下本來靠城裏，不過在工業革命後鄉下尤靠城裏。在工業革命後西方成了城裏，東方成了鄉下。鄉下既靠城裏，所以東方亦靠西方。

在工業革命前，一個鄉下裏自耕農或土財主，在他們的生活必需品方面一部分可以只靠他自己家裏底出產。他們自己的田地裏有自己種底糧食，自己種底茶，自己種底棉花。他們自己能把自己的麥稻，弄成米麵，把自己的棉花，弄成線布。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識天功，安知帝力。』所謂『帝力，』可以說是社會之力。這

些自耕農在一切生活必需品方面，一部分是他們自己的田地出產，在這一方面說他們似乎可以『遺世獨立，』不靠別人。除家之外，不知有社會或雖知其有而不知其必需有。此即所謂『不知帝力』。在此方面說，鄉下可以不靠城裏。

不過在另一方面說，若鄉下完全不靠城裏，則亦即無所謂城裏。在最原始底經濟狀況下，大概即無所謂城裏。今既有城裏，則此城裏必有其所以存在之原因。我們於上文說，鄉下底自耕農，在他們的生活必需品方面一部分是靠他們自己的田地的出產。還有一部分不是他自己的田地的出產。這一部分即使其不能不依靠城裏。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是生活所必需，但不是鄉下農人自己所能生產者。在這些方面，他們即必需靠別人。孟子說：『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荀子說：『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例如一個農人，要吃鹽，他必需靠製鹽底人，運鹽底人，以及賣鹽底人。他必需用鐵底農具，以及刀，鍋，等，他即必需靠開鐵礦底人，鍊鐵底人，以及製農具，製刀鍋底人。他必需用桌椅，床，等，他即必需靠種樹底人，製桌椅，床，等底人。如此類推下去有許多許多底東西，一個人皆不能『自爲而後用之』，他必靠許多許多底人；

總括一句話說，他必需靠社會。城裏是社會的中心；一個城裏是一個社會的中心。反過來亦可說：一個社會的中心，卽是一個社會的城裏。此卽是鄉下所以必需靠城裏，而城裏所以對於鄉下佔優勢的緣故。

不過在以家爲本位底經濟制度裏，鄉下人至少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不必靠城裏。但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經濟制度裏，鄉下卽完全要靠城裏了。在經過產業革命底地方，農人有麥，但他還要上城裏買麵粉。因爲城裏已經有專製麵粉底工廠；工廠所製底麵粉，又好又便宜；在此情形之下，卽沒有人在自己家裏，用自家的磨，磨麵粉了。農人有棉花但他還要上城裏買布因爲城裏已經有專製布底工廠；工廠所織底布，又好又便宜；在此情形之下，卽沒有人在自己家裏用自家的機子，織布了。在現在整個底世界上，西方成了城裏，東方成了鄉下；所以我們中國雖有底是原料，而製成品却須往外國買。我們有麥子，而所謂洋麵漸漸壓倒本地麵。我們有棉花，而所謂洋布漸漸壓倒土布。所謂洋麵，洋布，以及一切所謂洋貨者，正確地說，實卽是城裏底麵，城裏底布。城裏底貨而已。所謂中國人用西洋人的製成品者，實卽是鄉下人進城裏

辦貨而已。所謂中國人往西洋留學者，實卽是鄉下人進城裏學乖而已。所謂中國人往西洋遊歷者，實卽是鄉下人往城裏看熱鬧而已。

從上面所說，我們可以明白於產業革命後，鄉下何以尤靠城裏，東方何以必靠西方。

在這種情形下，如專提倡所謂『東方底精神文明，』以抵制西方勢力的侵入，那是絕對不能成功底。如印度的甘地打算以印度的『精神』抵制英國。他叫印度人都不用英國布，都用舊式機子，自己織布。這好像一個鄉下人，吃了城裏人的虧，生了氣，立下了一個決心，發下了洪誓大願，要與城裏人斷絕往來，但經濟底鐵律，要叫他的這種洪誓大願，只能於五分鐘內有効。中國以前亦有歷次底抵制日貨運動，以爲靠人的決心，卽可抵制住日貨。但其成効，若不是沒有，亦是微乎其微底。於是人皆說中國人只有五分鐘底熱心。其實任何國底人於此都只有五分鐘底熱心。這種情形，不是由於人的熱心的力量小，而是由於經濟的力量大。甘地以一種宗教的力量所領導底運動，十年前雖亦鬨動一時，而現在亦無聞了。這亦不是因爲宗敎的力量

小，而是因爲經濟的力量大。甘地亦是於沒辦法中想辦法。但從沒辦法中想出底辦法，還是不是辦法。其志可哀，但其辦法則不可。

鄉下人如果想不吃虧，惟一底辦法，卽是把自己亦變爲城裏人。我們於上文說，英美及西歐等國，所以取得現在世界中城裏人的地位，是爲在經濟上他們先有了一個大改革。這個大改革卽所謂產業革命。因爲有了這個改革，所以纔使『鄉下靠城裏，東方靠西方。』東方底鄉下，如果想不靠西方底城裏，如果想不受西方底城裏的盤剝，如果想得到解放，惟一底辦法，卽是亦有這種底產業革命。這種產業革命的要素，卽是以機器生產，替代人工生產。這種事情，初看似乎不過只是經濟方面底事情；但是影響却是異常重大。關於這些，我們以後詳論。現只說：如果東方底鄉下人，想不當鄉下人，他必需有這種產業革命。英國先有這種產業革命，最先取得現在世界上城裏人的資格。是次德國，其次日本，都以有這種產業革命，而陸續取得現在世界上城裏人的資格。最近蘇聯亦以有這種革命，而取得現在世界上城裏人的資格。這是我們所親眼看見者。蘇聯之幾個五年計劃，卽是這種產業革命之見諸實際者。蘇

聯現在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能在世界界上有發言權者，並不是因爲他是社會主義底國家，而是因爲他是曾經有產業革命底國家。

說到這裏，我們又不能不對於清末人表示敬意。清末人對於當時底西洋，雖不十分底了解，亦可以說是，雖十分地不了解，但有一點都被他們猜着了。他們以爲西洋人之所以到處佔便宜，我們之所以到處吃虧，是因爲西洋人有一特長，爲我們所不及者，此即是其有實用科學，有機器，有實業（即現在所謂工業），所以清末人士對於這些方面，提倡甚力。我們說他們猜著了，因爲對於用機器與實業在各方面底意義，以及其所將引起之影響，他們完全不知。他們以爲用機器，興實業，不過用機器，興實業而已，至於在別方面，我們可以『依然故我，』不變亦不必變。此即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種見解，自然是錯誤底。不過他們的辦法，即用機器，興實業，等是不錯底。照著他們的辦法，一直辦下去，他們的錯誤底見解，自然會改變。因爲如果有了機器，有了當時所謂實業，整個底社會，在許多方面自然會有根本底變化，到那時候，『水到渠成，』人的見解，自然會改變。

民初人對於所謂西洋，所知較多，知道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是講不通底。他們以爲這種說法，是所謂『體用兩橛』。他們以爲我們如果要有『西學』之用如實用科學，機器，工業等，先必需有『西學』之體，即西洋底純粹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等。他們以爲清末人只知所謂西洋的『物質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民初人於是大談其所謂西洋的『精神文明；』對於實用科學，機器，工業，等，不知不覺地起了一種鄙視，至少亦可說是一種輕視。清末人所要推行底產業革命，不知不覺地遲延下來。直至近幾年來，大家始又接著清末人的工作。粵漢鐵路，動工於清末，至近來方始勉强完成，使我們對日戰事，得了大濟。這即是這個整個事情的一例。這中間固然有許多別底原因，但民初人所造成之思想上底空氣，不能說不是其原因之一。清末人以爲我們只要有機器，實業等，其餘可以『依然故我。』這種見解，固然是不對底。而民初人不知只要有了機器實業等，其餘方面自然會跟著來，跟著變。這亦是他們的無知。如果清末人的見解，『是體用兩橛；』民初人的見解，可以說是『體用倒置。』從學術底觀點說，純粹科學等是體，實用科學，技藝等是用，但自

社會改革之觀點說，則用機器，與實業等是體，社會之別方面底改革是用。這兩部分人的見解，都是錯誤底，不過淸末人若照著他們的辦法，辦下去，他們可以得到他們所意想不到底結果；民初人若照著他們想法，想下去，或照著他們的說法說下去他們所希望底結果，却很難得到。民初以來，大多數底留學生回來，都是『用非所學』他們因之喪氣，他們因之墮落，他們因之又替『中國人』招了許多罵。實在大多數底情形中，並不是他們不爭氣；而是他們『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了工業自然需要實用科學，有了實用科學，自然需要純粹科學。但若無工業，學實用科學底人卽落了空。不講實用科學，純粹科學卽落了空。此卽所謂『無用武之地』也。照淸末人的辦法，有了『用武之地，』再請英雄來。照民初人的辦法，先請了英雄，而不爲設『用武之地。』『無用武之地』底英雄，難乎其爲英雄。

或者可說，我們於以上所說，只注意到城裏與鄉下的對立，而未說到，卽在城裏，亦有資本家與『窮光蛋』的對立。在經過產業革命底地方在所謂工廠制度下面所謂勞工者，除了他們的勞力可以賣錢外，他們是一無所有。此種人卽是所謂無產

階級底人。亦正是我們所謂『窮光蛋。』所謂無產者，卽窮而至於光蛋也。我們於上文只說到城裏人盤剝鄉下人，而沒有說到城裏底資本家盤剝『窮光蛋。』我們若知城裏亦有『窮光蛋，』則知城裏人不盡是盤剝者，而被盤剝者亦不止鄉下人。

若離開鄉下人，專說城裏人，則城裏底資本家與『窮光蛋』之對立，我們固然要說到。但我們現在是站在鄉下人的觀點以說城裏與鄉下的對立。站在鄉下人的觀點，我們以爲卽城裏底『窮光蛋，』其享受亦比鄉下人好得多。不要說有事作底『窮光蛋，』卽沒有事作底『窮光蛋，』亦有人賑濟他們；而他們從賑濟所得之享受，亦比鄉下底小財主或又過之。我們並不是故意誇大其詞；這是實情。就中國底鄉下人說；有許多人終年吃不起鹽。他們吃一回有鹽底菜，好像我們吃一回燕窩魚翅。但這些情形，若向英美等國底『窮光蛋』說，他們一定不相信。他們無論有事作或無事作，不但向來卽吃鹽，而且向來常吃肉。有些人說中國人是素食者。中國人固多吃素，但中國人之所以多吃素，並不是因爲他們相信吃素合乎衛生之道，如有一班人

所講者，他們實在是沒有力量吃掌。

城裏底『窮光蛋』何以比鄉下底小財主還享受得好？這郎是因爲他們亦是城裏人的原故。整個底城裏盤剝鄉下，得了很多底錢，是大多數固然都歸了城裏底資本家，然亦有一部分，作爲城裏底公共事業之用，一部分由資本家發給城裏底『窮光蛋』。這些『窮光蛋』的所得，固然不多，然自鄉下人的眼光看，亦足夠瞧了。我們若告訴中國底鄉下人說，美國工人一個月能得中國錢二三百元，他們一定不相信。賈府丫環的吃喝穿戴，固然比姑娘們差得很遠，但自劉姥姥的眼光看起來，已經是見所未見了。逛紐約，倫敦，巴黎的劉姥姥，但見宮室的壯麗，街道的整潔，人民的吃好底，穿好底，他郎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不知那些排場裏面，都有他自己的血汗。

有些人以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相提並論，以爲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是站在同一戰綫上底。事實已證明其不盡然了。日本壓迫中國，日本的無產階級，勞動大衆，並不見有積極底反對。英國統制印度，英國的無產階級，勞動大衆，亦不見有積極底反對。每一國的無產階級，看見別一國壓迫別一被壓迫底民族，都可以說幾句

同情話。但見本國壓迫他自己的殖民地的民族的時候，他們卽不說話了。這中間或有幾個人的例外，但那是沒有關係底。其所以如此者，卽因一個國家從他的殖民地所得底利益，其大部分固然爲其資本家所享受，但其國中之每一人，皆可得有一小部分底餘瀝。賈府從『莊子』收來底地租，固然大部分是用在太太姑娘們身上，但丫環老婆子也並非完全無分。

所以站在鄉下人的觀點，城裏與鄉下的對立，至少對於鄉下人是更重要底。

或又可問：在第一篇『別共殊』中，我們說：一般人所謂中西之分，大部分是古今之異。在此篇中，我們說及城裏與鄉下，似以爲所謂中西之分，又是城裏與鄉下之異。此二說豈非不合？我們於第一篇說：文化有許多類，本篇又說及城裏鄉下，豈以中國所有之文化爲鄉下文化，或現在有一部分人所謂鄉村文化，西洋所有之文化爲城裏文化，或現在有一部分人所謂都市文化乎？

現在有一部分人所謂鄉村或都市文化者，似乎是以鄉村或都市爲中心底文化。這種分別，我們不以爲然。因爲照我們的看法，文化都是以我們所謂城裏爲中心。

不過城裏鄉下是相對底。對於此爲城裏者，對於彼或爲鄉下。一個縣城，對於其四鄉爲城裏，但對於省城說，則此整個底縣，連帶其縣城在內，都是鄉下。對於中國說，上海南京是城裏，但對於英美等國說，整個底中國，連帶上海南京在內，都是鄉下，整個底英美等國，連帶其中底村落，都是城裏。所以我們所謂城裏鄉下，乃就爲城裏或爲鄉下者之相對底地位說，並不是就其所有之某類文化說。英美等國之所以能於現在世界中取得城裏之地位者，乃因其先近代化或現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種文化。中國之所以於現在世界中流爲鄉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國未近代化或現代化，乃因中國未有某種文化。所以本篇所說，與第一篇並無不合。

第四篇　說家國

我們於第一篇『別共殊』中，只說到有許多種類底文化，而未說這些許多種類，都是什麽。我們不打算講整部底社會學亦不打算講整套底社會哲學。所以我們並不必把所有底可能底文化種類，都講到說到。我們所要說者，是中國在近百年來所經過或將經過底變化，所以我們只說兩種文化爲我們所親眼看見，親身經歷者。

此兩種之中，其一種我們名之曰生產家庭化底文化，其另一種我們名之曰生產社會化底文化。我們於第二篇『辨城鄉』說到產業革命。我們說：這個革命使人捨棄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脫離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經過這個革命以後，人用了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行了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卽有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以此等制度爲中心之文化，我們名之爲生產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制度，卽有以社會爲本位底社

會制度。以此等制度爲中心之文化，我們名之曰生產社會化底文化。

我在蒙自，到一家石印館裏印書。這一家石印館是一個人同其幾箇兒子開底。這箇人管賬，他的兒子則擔任抄寫印刷等事。到昆明，我又到一家紙店裏裝訂書。這箇紙店的主人，叫他的孫子把書的許多單頁抱到樓上。樓下是他的舖子，樓上是他的貨棧，亦是他的家的住所。此後摺疊單頁，排列單頁，以及裁齊裝訂等工作，都由他的妻子，兒子，媳婦等分擔。我要裱糊房子，叫了一個裱糊匠。他率領了他的『全班子』來工作。這『全班子』亦卽是他的『一家子』。這種情形，到鄉下尤其容易看見。鄉下底農夫，無論他是自耕農或佃戶，若果種幾畝田，他的工作的『全班子』亦同時卽是他的家的『一家子』。在未經產業革命底地方，無論這地方是東是西，生產方法在某一箇階段內，都是如此以家爲本位。用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生產，卽是所謂生產家庭化。

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卽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卽有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底社

會組織，均以家爲中心。所有一切人與人底關係，都須套在家底關係中。在舊日所謂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於家底倫已佔其三。其餘二倫，雖不是關於家者，而其內容亦以關於家底倫類推之。如擬君於父，擬朋友於兄弟。舊日與朋友寫信，必曰『某某仁兄大人。』在北方如見人問路，必先呼大哥。在江西則呼老表。呼老表，尤爲合邏輯。因異姓之人，如須納之於家底關係中，必是表親也。在中國字典中，關於親屬關係之字，最爲豐富。此蓋因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在中國最爲發展也。

在經過產業革命底地方，其所用之生產方法，與上所說之生產方法，大不相同。經過產業革命底生產方法，主要是用機器生產。用機器生產，必需大量生產。一箇磨麵粉底磨用牛馬拉動者，可以一天只磨一斗麥。但一箇用機器推動底磨，則斷不能一天只磨一斗麥。它若只磨一斗麥則它所出底麵，其成本之貴，可以叫它的老板馬上賠得精光。用機器生產，既需大量生產，則須大量用工人。一箇舊式底磨坊，有幾盤磨，用牛馬拉動者，可以每天只出少數底麵，其全班子底工人，可以只有幾個人，這幾個人可以即是磨坊老板的一家子。但一個新式底麵粉公司，用機器磨麵，則不能

每天只出幾十斤麵，它必須出大量底麵，其全班子底工人可以到幾百幾千。無論什麼人是老板，都沒有這們許多兒子孫子，幫他做工。無論什麼人是老板，都必需雇許多工人，集中工作。這樣卽打破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打破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

用機器生產，必須集中生產。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一個地方底人所吃底麵，一部分是各家自家的麥，以自家的磨磨成者，一部分是許多小底麵坊所供給者。各家及各麵坊各自磨麵，麵之生產是不集中底。但如有一個以機器磨麵底麵粉公司，大量生產麵粉，則全社會皆可用它的麵，而且必須用它的麵。麥麵公司的麵，因爲用機器及大量生產底緣故，又好看，又好吃，又便宜，有了此等麵，各家卽不自己磨麵，而只買麵。以前賣麵之許多小底麵坊，亦不久卽因不能與麵粉公司競爭而停業。此麵粉公司的麵，可供全社會之用。全社會所用底麵，皆可取之於此麵粉公司。此之謂集中生產。麵粉公司所用底工人，不是老板的家人，而是從社會上來底人。它的出產，不是供他自己的家用，亦不是供一小部人之用，而是供全社會之用。此是用以社會爲

本位底生產方法生產。此之謂生產社會化。

在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中，一個生產者在他的家庭內生活，亦在他的家庭內工作。他的家庭是他的生活的地方，亦卽是他的工作的地方。一個木匠舖子的後院，或樓上，一個農夫所種底田旁邊底茅舍，卽是他的家的住所他及他的一家子，亦卽其全班子，工作於斯，食宿於斯，生，老，病，死，無不於斯。他們的無論什麽，都離不開家；所以他們的無論什麽，都以家爲本位。

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廢棄以後，人不工作於家，而工作於工場。如此卽使人離開他的家而到一新底環境中，他生活於家，而工作於工場。在工場中，同他在一處工作者，不是他的父兄，而是在親族上毫不相干底生人。在工場中，約束驅𩦎他者，不是骨肉的恩義，而是雇主的命令。他能離開了他的家，他已離開了他的家，因此他的行動卽不能以家爲本位，亦不必以家爲本位。

跟着大量生產，集中生產，來底另一種事，卽是分工。就一方面說，分工的來源，可以說是與社會之成立同其悠久。社會之成立，靠其中之分子能分工互助，所以有社

會卽有分工。不過在經過產業革命底社會中，分工比較更細。就生產方面說，一個工場裏，有幾百幾千工人，他們決不能都抱着同一件製品工作。他們所作者只是一件製品的一小部分。如此訓練的結果，他們亦只能作一件製品的一小部分，只能作一件製品一小部分底人，不能離開工場，有所製作，因爲他所能作之一件製品之一小部分，就其本身說，可以是沒有用底。在一個舊式底鐵匠舖裏，一個鐵匠，有打一完全底釘子的技能，亦有打一完全底釘子的工具。但在一個鐵工場內底工人，不見得有打一個完全底釘子的技能，確切亦沒有打一個完全底釘子的工具。他只能用工廠的某種工具，作一個釘子的某部分。一個完全底釘子是有用底。但一個釘子的某部分則不見得是有用底。一個舊式鐵匠舖的學徒，離開了他師父的舖子，可以憑他所學底技藝，獨立謀生。但一箇鐵廠出來底工人，則不能如此。這在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工具的關係，鐵匠舖裏所用底生產工具可以用很少底資本得來，而鐵工廠裏所用底生產工具，則不是用很少底資本可以得來底。這固然是如此。但就另一方面說，一個鐵匠舖出來底學徒，其技藝較爲普通，能製造許多鐵器。但從鐵廠出來底工人，其

技藝則較爲專門。所謂專門者，即對於很少底東西，知道很多。所以有專門技藝底人，除了對於他所專長底一點知道很多外，他所知底東西，可以是很少。所以他若離了能夠用他底工廠，他即不能有別底謀生之道，所謂『屠龍之技學成無用。』因此，在經過產業革命底社會裏，一個有專門技藝底人，不能在他家內謀生。他必須離了他的家去謀生，因此他的行動，即不能以家爲本位，亦不必以家爲本位。

由以上所說，我們可以說，所謂產業革命者，即以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方法，替代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以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制度，替代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產業革命，亦稱工業革命。有許多人對於所謂工業革命，望文生義，以爲此所謂工業是與農業商業，對立者，工業革命只是在工業方面底革命，對於農業等，並無關係。這是完全錯誤底。所謂工業革命，不但在工業中，即在農業中亦有之。此所謂革命者，即以一個生產方法，替代另一個生產方法，至於所生產者可以是工業品，亦可以是農業品。我們說及工業革命時，我們所注意者是生產方法，並不是生產對象。

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人可以在他的家之內生產，生活。但在生產社會化底

社會裏，人即不能在他的家之內生產，生活。他必須在社會內生產，生活。所以有許多事，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本可以在家中求之者，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必須於社會中求之。例如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一個人，當其尚未出生之時，他的祖母告訴他的母親，許多懷胎時應該注意底事。當他出生的時候，他的祖母替他收生。當他會玩耍的時候，同他玩耍者大概都是他的兄弟姊妹或表兄弟表姊妹。當他能上學的時候，他入他家裏自已的私塾，或附入別底家裏的私塾。他的家若不是所謂『書香人家』，他或者跟着他的父親學種田，或別種手藝，或到別底家裏跟着師父學別種手藝。當他成人的時候，他可以繼續着他的父親，擔當他的家事，以『興家立業』如果他的父親開了個木匠鋪，他大概仍是開木匠鋪。如果他的父親種那一塊田，他大概還是種那一塊田。他如果有病了，他的祖母可以告訴他許多『丹方』，即使請了大夫來，而服侍湯藥，仍是由他的母親妻子擔任。如果他『壽終正寢』，他的妻子，『親視含殮』，把他葬在他家的『老墳』裏，由他的兒子替他在他的墳前，立一塊碑，上寫某某府君之墓。如是了結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都在他的家裏。

但一個人，如生在一個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他的生活，完全與上述之人不同。他在生出以前，他的父親，大概已經爲職業的關係，離開了他的大家庭。他的母親，在懷他的時候，已竟是不能得到他的祖母的看護。他的母親大概是常到醫院裏檢查胎位。他大概亦是生在產科醫院裏，有專門產科醫生，給他收生，他會玩耍的時候，同他玩耍底，大概都是鄰居的孩子，以前與他家毫無關係者。他到了上學底年齡，他父母把他送到學校裏上學，或到工廠裏學徒，他所學者，與他父親所學者可以毫無關係。他能獨立作事的時候，他所作底事，與他父親所作底事，亦可以毫無關係。他每天必到辦事處辦事；他的辦事處可以離他的家很遠。他所得底收入是錢。他所用底東西，都是用錢買來底，沒有一件是他家裏自己生產底。他的錢存在銀行裏，用時開支票去取。銀行是他的帳房，亦是社會公共底帳房。他如有了病，打電話叫醫院派救護車來接他到醫院，湯藥服侍，都有專家負責，用不著他家裏人在內。他若死了，醫院裏人打電話到殯儀館，派車來把屍首運到館裏，衣衾棺槨，以及裝裹含殮，送訃開弔，都有『專家』負責，用不着他家裏人費心開弔完畢，殯儀館裏人打電話到公墓，派車

來把他的棺材運去。公墓裏人，在許多毫不相干底墓間，開一個穴，把他放在裏面。這樣亦了結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大半不在他的家裏。

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人若無家，則卽不能生存。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人雖無家，亦可生存。他可以長期住在旅館或公寓裏，有病則住醫院，死了則住公墓。『六親不認，四海爲家。』他亦可很快樂地過了他的一生。人固然都是不能離開社會，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尤不能離開社會。在現代底都會裏，如自來水公司出了毛病，各家都沒有水用，如電燈公司出了毛病，各家都沒有電用。各家，如不是窮光蛋，所有者亦只是錢。除了錢之外，沒有一家是『家給人足』底。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何以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因爲他有了家他才有一切；他若無家，他卽無一切。我們亦可了解，何以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一切道德皆以家爲出發點，爲集中點。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不但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而且一個社會內所有底家，卽是一個社會內底一切。若沒有了家，卽沒有了生產，沒有了社會。在某種底生産

方法之下，社會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爲。對於人此種行爲之規定，卽是道德。換句話說，人如何如何地生產，則其團體，必如何如何地組織。其團體是如何如何地組織，其團體中之人必如何如何地行爲。對於此如何如何地行爲之規定，卽是道德。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因爲用某種生產方法，必須用某種生產工具。如某種生產工具尙未發明，則卽不能用某種生產方法，人亦不能知有某種生產方法。所以生產方法隨着生產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着生產方法而定，道德隨着社會組織而定。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所以社會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這卽如下棋然。圍棋有圍棋的規矩，象棋有象棋的規矩。人若下圍棋，卽須照着下圍棋的規矩，人若下象棋，卽須照着下象棋的規矩。但亦不是人願意下什麽棋卽可下什麽棋。他必須有圍棋的棋子棋盤，始可下圍棋。他必須有象棋的棋子棋盤，始可下象棋。

民初人對於這一點完全不了解，以爲人可以隨所意欲，願行什麽社會制度卽行什麽社會制度。對於中國人之以家爲一切的出發點，集中點，他們特別攻擊，認爲

此是『中國人』的大短處，大壞處。他們不知道這不是『中國人』的大短處，大壞處，凡是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中底人，都是如此，這亦不是什麼『短處，壞處』。這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所需要；這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的制度。民初人不知將一套社會制度作一整個看，而只支支節節，看見不合乎他們的成見者，即指為不合。正如一人只會下圍棋，而又不知圍棋只是棋之一種，看見下象棋者之先擺子，即說：『怎麼下棋先擺子呀，不對，不對。』又見某已擺之子可以移動，即說：『怎麼已下底子還能移動呀，不對，不對。』會下圍棋底人，可以不下象棋，可以批評象棋，但如此地批評象棋，則可以說是『滑天下之大稽』。

反對民初人之批評『中國人』者說，中國人亦並不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在舊日，最重底倫常是君父，最大底道德是忠孝。我們說君父，不說父君，我們說忠孝，不說孝忠，看在父先孝居忠後，可見即在中國舊日，亦是以國為比家重要底。不過這種說法，不足以服民初人批評『中國人』者之心，因為即在舊日所謂君臣之義中，亦是以家為出發點。此點言之甚長，亦甚重要。我們於下文有『原忠孝』一篇，專論之。

舊日所謂國者，實則還是家。皇帝之皇家，卽是國，國卽是皇帝之皇家，所謂家天下者是也。所以漢朝亦稱漢家。一個男人到皇家爲臣，而須要盡臣道，正如一個女人到他的夫家作婦，而須要盡婦道一樣，關於這一點，我們於下文『原忠孝』中，還有詳說。現只提及，而請大家注意者，卽舊日所謂國，與我們現在所謂國，其意義大不相同。

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家是一個經濟單位。這一經濟單位，固亦不能離開別底經濟單位而存在，但他與別底經濟單位，畢竟不是一個。他可以與別底經濟單位，有種種關係，但不能融爲一體。但在生產社會化之社會中，社會是一經濟單位，一社會中之人，在經濟上融爲一體。此一部分人若離了別一部分人，則立刻卽受到莫大底影響。此點觀於以上所說可見。

所謂生產社會化者，其所謂社會，究以何爲其範圍？此所謂社會之範圍，可有國及天下兩重。所謂天下，卽指整個底世界說。就人現所有之生產工具及生產方法說，所謂生產社會化，此社會本已到，或本可已到，天下之範圍。惟於現在世界之生產社

會化之過程中生產社會化，先衝破家之範圍，在其社會化已衝破家之範圍而尙未達到天下之範圍時，其社會只可以國爲範圍。至現在世界之生產社會化，本已達到，或已可達到，天下之範圍，但因歷史底關係，人仍擬保守國之界限，各以其國爲經濟單位，如現所謂經濟集團者。各國皆欲使其自己成爲一經濟集團，『自給自足，』如生產家庭化社會中之一家然。

所以在現在世界中國是經濟單位。由此方面看，可知現在一國之人對於其國之關係之密切。在生產家庭化之社會中，一替皇家作事之人，『食王的爵祿，報王的恩，』他已成爲皇家的人，如一女人於嫁後成爲其夫家之人然。但就一般底人民說，他與皇家之關係，是很疏遠底。他對於皇家之義務是『完粮納稅；』他所得自皇家之利益是『保境安民。』除了這些方面外，一般人民不管國，國亦不管人民，所謂『天高皇帝遠』者。在『天高皇帝遠』底地方，固有壞處，亦有好處。『天高皇帝遠，』因而『無法無天，』是就其壞處說。『不識天工，安知帝力，』逍遙自在，是就其好處說。

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中，人對於其社會之關係，是密切底。他的生活的一切都須靠社會。就一方面說，無論任何社會，其中底人的一切，都須靠社會，離開社會，都不能生存。但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人之依靠社會，是間接底。其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是其家。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社會化底生產方法打破了家的範圍。人之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並不是家而是社會。小規模底家所謂小家庭者，雖仍存在，但這種家並不是一經濟單位，並沒有經濟上底功用與意義。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中，人與其社會，在經濟上成爲一體。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中，如其社會是以國爲範圍，則其中之人卽與國成爲一體。

必需到如此地步，所謂愛國纔不只是一個懸空底理想，而是一個有血有肉底，活底道德。所謂活底道德者，卽是他眞能鼓舞羣倫使人生死以之而不只是一種格言，一種理論，在公民教科書上所講者。一種活底道德是能使人感覺其是必要者。若只能使人知其是必要，而不能使人感覺其是必要者，則其道德卽是死底，不是活底。

有些人常說『中國人只有家族觀念，沒有國家觀念。』卽道德上最好底人亦

『只知忠君，不知愛國。』這話亦不能說是錯。不過他們須知，中國人在舊日之所以是如此者，並不是因爲中國人是中國人，而是因爲在往日中國人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中底人。從以上所說，我們可以了解，何以往日人只知忠君，不知愛國，何以有『誰當皇帝都納粮』的觀念。這並不是因爲他們愚蠢無知，這是因爲照着他們的社會的那一套辦法，本來是如此。他們並不是愚蠢無知，而不了解他們的那一套辦法，而只混駡其爲愚蠢無知者，纔眞正是愚蠢無知。

果然到現在，中國雖尚未完全成爲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而中國人對於國底觀念，已經大變了。十四個月以來，我們可見，對於中國大衆，愛國已不只是空洞底理想，而已是活底道德。所可憾底是：愛國對於中國大衆，雖已成爲活底道德，而對於駡中國人不愛國之中國人，仍是死底道德。

我們於本篇只說到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而未說到生產社會化底社會，亦有兩類：一是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產社會化支配亦社會化者。前者是普通所謂資本主義底社會，後者是普通所謂社會主義底社會。在此後者中，所謂社會

化之社會，亦可以國爲範圍，或以天下爲範圍。以國爲範圍者卽所謂國家社會主義。以天下爲範圍者，卽所謂共產主義。此非本篇討論範圍所及，故置不論。

再有一點，可附帶說者，中國現在所經之時代，是自生產家庭化底文化，轉入生產社會化底文化之時代，是一個轉變時代，是一個過渡時代。我們在這個時代底人，有特別吃虧的地方。在一個比較固定底社會中，如果它所行者是那一種文化，則它自有一套制度，在各方面都是一致底。但在一個過渡時代的社會中，在此方面，它已用這一套制度，在另一方面它還用那一套制度，於是此社會中之人，學會了這一套制度者，在那一套制度裏，卽到處碰釘子。一個大學畢業底小姐在學校所學者，是某某專門底學問，但結婚以後，她所作底事，或者他的夫家所希望她作底事，是服侍翁姑，養育子女，主持家務，以及米麵柴鹽等等。除非有特別底原因，她於此必感到痛苦，她的夫家亦必感到痛苦。一輛汽車，必須在柏油路上走，坐車底人方覺得舒服，若一輛汽車在牛車路上走，坐車底人反不如坐牛車舒服。在這過渡時代，我們在許多地方，都如坐汽車走牛車路，人既受罪，車亦易壞。這是我們特別吃虧底地方。

但自另一方面說，在這過渡時代中我們可親眼看見許多不同底制度不同底行爲標準，同時存在。如同看見許多不同底交通工具，如飛機汽車牛車馬車，五光十色，同時存在。因此我們的行爲，可得到很大底自由。例如現在有人結婚，他隨意用什麽方式都可。他可以叫他的新娘坐花轎，坐汽車或坐馬車；他可以請客，可以不請客他可以行禮，可以不行禮；他可以登報，可以不登報。他無論用什麽方式，沒有人能說他不對。這些情形，現在人看來，似乎沒有什麽奇怪。其實，若不是是我們這個過渡時代，這是很奇怪底。由此方面說，在這個過渡時代，我們是有特別方便底地方。

有些『混水摸魚』『乘火打刦』底人，利用這個特別方便底方便之門行事，一時照着這一套社會制度，一時又照着那一套社會制度。而其所照着者，都是合乎他自己的利益底。這些人是最不道德底。因爲他的這些行爲，完全是自私底，在任何社會制度中，自私都是最大底不道德。老年人都說『世風不古，人心日下，』現在人特別地壞。這是不對底。就人性說，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過現在底人，在此這個過渡時代，特別有一種作不道德底事的機會，如以上所說者，此則是事實。

第五篇 原忠孝

在舊日對於男子說，忠孝是爲人的大節；對於女子說，節孝是爲人的大節。對於男子說最大底道德是忠孝；對於女子說最大底道德是節孝。最有道德底男子是忠臣孝子；最有道德底女子是節婦孝婦。男子之作忠臣，女子之作節婦，同是一種最道德底行爲，而且同是『一種』道德底行爲。所以臣殉君，婦殉夫，皆謂之盡節。我們可以說忠之與節，其義一也。必須了解忠節之義一，然後可了解舊日所謂忠之意義。

我們於上篇，說家國中，說舊日所謂國，卽是皇帝之家，所謂家天下者，是也。一箇男子在皇家作官，正如一箇女子到夫家爲婦。『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雖是一句俗語，但對於忠節之義一，則頗能有所說明。未受聘之女，謂之處女；不作官之士，謂之處士。此二『處』字，意義完全相同。歷史中有些處士，必待皇帝安車蒲輪

往聘請他他方『出山』爲皇家作事。這並不是他故意拿臭架子而實是處士出仕之正規。此正如一女子必待夫家『明媒正娶』『用花轎接來』方是處女出嫁之正規，所謂『娶則爲婦，奔則爲妾』是也。

一處女若不受聘，則只是一處女，無爲婦之義務。一處士若不受聘，則只是一處士，無爲臣之義務。譬如諸葛亮『本是臥龍崗散淡底人』，所謂『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但是『先帝爺御駕三請』他即在先主『駕前爲臣』，所謂『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委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既『許以馳驅』，則即不得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這都是他『爲臣』以後底事。若使他終不『爲臣』，則曹劉無論如何地龍爭虎鬬，不妨礙他的隆中高臥，抱膝長吟；

舊日亦常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由此說，則不必受皇家的爵祿者，方是王臣。不過此所謂臣，乃是泛說。如泛說，則凡受皇家的統制者男則爲臣，女則爲妾。此臣與皇帝朝中之臣不同，猶之此妾與皇帝宮中之妾有異。

許衡亦是在文廟中吃冷豬肉者。他以漢人而在元朝作官。當時人及後人，並無非議之者。清末人以爲黃梨洲係知民族主義者，然許衡亦高高地列在黃梨洲的宋元學案中。其理由即是因爲許衡並沒受過宋朝的聘，沒有作過姓趙底的官，所以他不必生爲趙家臣，死爲趙家鬼。他是一個處士，出處有完全底自由。所以他之仕元，以當時的道德標準說，是無可非議底。

又如顧亭林亦是清末人所謂知民族主義者，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作官底人的責任，亡天下則『匹夫與有責焉。』此話大爲清末人所稱道。但他的外甥徐乾學在清朝作了大官，顧亭林常在他的外甥家裏爲上客。他不能學陳仲子不食不義之食，不居不義之居。此點當時及後世亦無非議之者。其理由亦是徐乾學並未作過明朝的官。顧亭林亦未作過明朝的官，不過他的母親，因爲受過明朝的封贈，所以於明亡時絕食而死，遺囑子孫不得仕清，所以顧亭林亦不仕清。他雖不仕清，但他不以爲徐乾學之仕清是不道德底，所以不以其食爲不義之食，其居爲不義之居。

在中國歷史中於『改朝換帝』之時，亦有未嘗作官之人而爲前朝死難殉節者。此等人歷史中稱爲義民。臣之死難殉節者稱爲忠臣，而民之死難殉節者則稱爲義民。這種區別，是不是隨便立底？我們以爲不是隨便立底，照舊日忠義二字的意義，忠臣必不可稱爲義臣；義民必不可稱爲忠民。舊日正史及地方志書中多有忠義傳。有爲君死難殉節之責而死難殉節者謂之忠；無爲君死難殉節之責而死難殉節者謂之義。

在舊日，一般底庶民百姓，皆未受過皇帝的『聘請』，未吃過皇家的俸祿，在道德上他並沒有爲皇家死難殉節的義務。若有爲皇家死難殉節者，其行爲可以說是超道德底。所以是超道德底者，即其行爲所取之標準，比一社會之道德所規定者更高。所謂義有許多意義，就其一意義說，凡此種超道德底行爲，均謂之義。例如，一女人的夫死而不再嫁者謂之節婦，但一男人的婦死而不再娶者不稱爲『節夫』而稱爲義夫。所以稱爲義夫者，即婦死夫不再娶並非其社會的道德所規定，而此行爲所取之標準，比其社會的道德所規定者更高也。又如有些動物，其行爲有合乎道德底

標準者，舊日亦稱爲之義，如『義犬』『義貓』等。有犬因其主人死而亦死者，此犬本可稱爲忠犬，但一社會之道德底規定，本非爲犬設，人亦不希望犬的行爲能合乎道德底規定，如竟有能之者，則其行爲之價值，超過於人所希望於犬之標準，所以亦稱之爲義。

俠義之義，亦是用義的此意義。所謂『行俠作義』底人，所取底行爲標準，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會的道德所規定者高。如兒女英雄傳中，十三妹施恩拒報，安老爺向她講了一篇聖賢的中道，正可說明此點。安老爺說，凡是俠義一流人，都有『一團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聖賢還高一層。』聖賢『從容中道，』照著一社會的道德所規定者而行。比聖賢高一層者，正此所謂超道德底也。施恩不望報是道德底行爲，施恩拒報則即是超道德底行爲了。十三妹施恩拒報，所以安老爺以爲其行爲不合乎中道。然惟其如此，所以十三妹方是俠義。宋江的大堂稱爲忠義堂，此義亦是用義的此意義。

話說得離題遠了，再轉回到忠上。我們於上面所說忠的意義，於忠孝有衝突時，

更可以看出，忠孝同是最大底道德，所以引起忠孝衝突底事，是最難處底事。不過在普通底所謂『忠孝不能兩全』之事例中，忠孝衝突，不過是『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之類。一箇人爲『王事』奔走，不能在家侍奉父母，如琵琶記所說『文章誤我，我誤爹娘』者；此亦是忠孝不能兩全。於此時應『移孝作忠』，這是沒有什麼問題底。又如一箇人因『王事』而要犧牲自己，自己如果犧牲，父母即沒有了，或少了一箇兒子。如『甯武關』周遇吉在『別母』中所唱一段，表示他心中底『意徬徨』他明知出戰必敗，敗必死，他不怕死，但捨不了他的母親。這亦是忠孝不能兩全。不過這種忠孝不能兩全，已比上面所說者衝突大得多。因爲在上面所說之忠孝不能兩全中，其所不能全之孝，不過是關於日常侍奉的問題。而此所不能全之孝，則是關於毀傷父母遺體，大傷父母的心的問題。不過於此時應『移孝作忠』，亦是沒有問題底。

以上所說底情形，還不算最困難底。因爲在這種情形中，一箇人若盡了忠，不過是不能盡孝而已。其不能盡孝是消極底。但在有一種情形中，一箇人若盡了忠，不但

在消極方面不能盡孝，而且在積極方面爲他的父母招了『殺身之禍。』在這種忠孝不能兩全的事例中，忠孝的衝突，達於極點。在這種情形中，一箇人若盡了忠，他可有『我雖不殺父母，父母由我而死，』之感。在這種情形中，一箇人是否應忍視父母之死而仍盡他的忠，即成了問題。

歷史中此類底事很多，最有名底是關於趙苞底事。趙苞在後漢作遼西太守。適鮮卑萬餘人入塞，路上拿著了趙苞的母親及妻子。遂『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苞字，）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爲所害。苞殯殮母畢，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後漢書獨行傳）最近報載行政院議案：左雲縣常縣長守土不退，『最近其父不幸，困於敵手，被敵刼持，强其作書招致。該縣長忍痛効忠，堅不屈服。由院特令嘉獎。』此是我們

眼前所見忠孝衝突的實例。

趙苞母以王陵母爲法。王陵在漢爲將，『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漢書王陵傳）王陵的忠孝衝突的困難，他的母親如是替他解決了。這位賢母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其子的事業。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女人以相夫敎子，爲她的最大底職務。王陵母以死盡她的職務，眞所謂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不愧爲母性的典型。趙苞母以王陵母爲法，亦不愧爲母性的典型。趙苞先破賊以爲忠臣，後殉母以爲孝子，按一方面說，他的行爲，眞可算是面面俱顧到，絲毫無可非議底了。

然而後漢書入趙苞於獨行傳。獨行傳敍說：『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規，有足懷者。』照這種看法，趙苞的行爲，只是『偏至，』尙非中道。所謂『偏至，』卽上文所謂

超道德底，所謂義。說趙苞的行爲是『偏至』，卽是說他的行爲所取底標準，比其社會的道德所規定者高，所謂『賢者過之』是也。

於此可見，趙苞的行爲，雖是很壯烈底，但以以家爲本位底社會的道德標準說，他的如此行爲，尙不是最得當底，卽不合乎中道。程伊川說：在此情形下，趙苞若應鮮卑的要求，獻城投降，則爲不忠。不獻城投降，親見其母之死而不救，亦未免太忍。伊川認爲在此種情形下，最得當底辦法，是趙苞馬上辭遼西太守之職，把軍隊及城池交與別底漢將。然後他自己以箇人資格，往贖其母。伊川這種辦法，彷彿是取自孟子。孟子上有一段話，說：有人問孟子：『舜有天下，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若之何？』孟子說：『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這亦是說，一箇人的事親，如與其所任家以外底職務有最嚴重底衝突的時候，則可以辭去其職務，而顧全其親。孟子中所假設底事，比趙苞所遇到底，尤爲難處。因爲如果瞽瞍殺人，而皐陶爲士，則皐陶必是『鐵面無私』，把瞽瞍定成死罪。舜不但不能救，而並且須於判決書上『准』字『閱』字『行』字之類。這實在是舜所難辦底。

孟子及伊川所想底辦法，從以家爲本位底社會的道德底標準看，是不錯底。因爲照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一箇人是他的家的人，他在他的家以外擔任職務，是替別家辦事。在朝作官，是替皇家辦事，皇家亦是別家也。所以若在平常情形下，人固然須先國後家，移孝作忠，但如因替別人作事，而致其父母於死地，則仍以急流勇退，謝絕別人之約，還其自由之身，而顧全其父母。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這是說得通底。在此類底社會中，人本是以家爲本位底。

伊川的說法，若不從以家爲本位底社會的觀點看，是很難說得通底。卽在實行上亦大有困難。趙苞馬上辭遼西太守之職，如何辭法？當時既無電報電話之類，從他辭職到皇帝批准，卽使羽書往還，亦須經相當時日，鮮卑軍事急迫，豈能相待？如使不得詔旨，自行棄官，必使軍事上大受影響，當非忠臣所應爲。不過從伊川的話，我們可知，從以家爲本位底社會的觀點看，至少在理論上，孝是是在忠先底。

在普通底情形中，須要『移孝作忠。』因爲『移孝作忠，』亦是道德底事。凡是道德底事，一個孝子都須作，因爲這些事都是可以使父母得美名者，可以使『國人

稱願然曰：幸哉有子若此。』凡不道德底事，一個孝子都不可作，因爲這些事都是可以使父母得惡名者。所以『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如是一切道德，都歸總於孝。凡是孝子必行一切道德，所以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不過這都是就普通底情形說。若有一事，危及父母之生存，則當以保全父母爲主。

詩經說：『魴魚赬尾，王事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卽說一個男人，努力王事，因爲父母在此。他把王事辦得好了，可以『光祖耀宗，』『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他把王事辦得壞了，可以『替父母招駡名，』替父母惹禍。詩經又說，『乃生女子，載之弄瓦，惟酒食是議，毋父母貽罹。』此卽是說，一個女子，在夫家必須『必敬必戒，毋違夫子，』不要『替父母招駡名，』替父母惹禍。男爲父母而忠於君，女爲父母而順於夫，其理是一樣底。

在上篇『說家國』中，我們說，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家是經濟單位，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家既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所以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之人，必以鞏固

家的組織爲其第一義務，所以在此種社會中，『孝爲百行先，』是『天之經，地之義。』這並不是某某幾個人專憑他們的空想，所隨意定下底規律。照以家爲本位底社會的組織，其中之人，當然是如此底。

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衝破家的壁壘。在此等社會中雖仍有所謂家者，但此所謂家，已不是經濟單位，所以其社會底意義，與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所謂家，大不相同。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人在經濟上，與社會融爲一體，其全部底生活，亦與社會融爲一體。在此等社會中，家已不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所以在此等社會中，人亦不以鞏固家的組織爲其第一義務。或亦可說，在此等社會中作爲經濟單位底家的組織，已不存在，所以亦無可鞏固了。在此等社會中人自然不以孝爲百行先。這並不是說，在此等社會中，人可以『打爹罵娘。』這不過是說在此等社會中，孝雖亦是一種道德，而只是一種道德，並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

但我們亦不能說，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忠是百行先，如所謂忠者，是以家

爲本位底社會中所謂忠，卽我們舊日所謂忠孝之忠。所謂忠者有爲人之意，如論語說：『爲人謀而不忠乎？』『與人忠。』『臣事君以忠。』臣事君所以亦『以忠』者，因臣之替君作事，亦是替人家作事也。替君作事亦爲替人家作事，並不是替自己作事，所以如盡心力而爲之亦稱爲忠。事君是替人家作事，所以人可以事君，可以不事君。臣如與君不合，可以『乞骸骨，』可以『告老還鄉。』但事親則不能如此。子對於親，不能『乞骸骨，』亦不能『告老還鄉。』爲什麼呢？因爲事親是自己的事，並不是別人的事也。別人的事，我可以管可以不管；我願管則管，不願管則不管；但我自己的事，則不能不管也。晉獻公要殺太子申生。申生的左右勸他逃到別國，申生說：『天下有無父之國乎？』父的事卽是自己的事，而君的事則只是君的事。所以在當時雖有許多人逃於君，而申生則以爲不可以逃於父。

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人替社會作事，並不是替人家作事而是替自己作事，不是『爲人謀，』而是爲己謀。所以在此等社會中，人如盡心竭力替社會作事，並不是忠。如此可稱爲忠，則此所謂忠與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所謂忠，意義不同。照以

家爲本位底社會中所謂忠孝的意義說，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之人，替社會作事之盡心竭力，應該稱爲孝，不應該稱爲忠。

所謂忠君與愛國的分別，卽在於此。我們於上篇『說家國』中，說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如其社會是以國爲範圍，則此國中之人，與其國融爲一體。所以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忠君是爲人，而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愛國是爲己。在此等社會中人替社會或國作事，並不是替人作事，而是替自己作事。必須此點確實爲人感覺以後，愛國方是我們於上篇所說之有血有肉底活底道德。在中國今日，對於有些人，愛國尙未是活底道德者，因有些人尙未確實感覺此點也。其所以有些人尙未確實感覺此點者，因中國尙未完全變爲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也。許多人說：中國人沒有西洋人愛國；此亦可說。不過說此話時，他們應該知道，西洋人之所以很愛國者，並不是因爲他們是西洋人，而是因爲他們是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底人。中國人之所以尙未能完全如此者，並不是因爲中國人是中國人，而是因爲中國尙不是完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底人。

上文所說底趙苞的行爲，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所以是『獨行』而不是中道者，因爲在此等社會中替君作事替人家作事，在平常底情形中，『食人之食者忠人之事』，『食王的爵祿報王的恩』，『臨難苟免』是最不道德底事，但如因替人作事而直接危及其親之生命，則其行爲所取底標準，已比其社會的道德所規定者高。所以於此等情形中，保全其親爲適當底辦法。對於一種事之最適當底辦法，卽所謂中道也。左雲縣常縣長（照舊日底稱呼法，我們應稱這位縣長爲常左雲）的父親不知以後是否遇害。但卽使遇害，照我們現在底看法，左雲的行爲並不是獨行，而是中道。因爲左雲的行爲，並不是忠君而是愛國。對於君可以『乞骸骨』可以說：『我現在不幹了，』但對於國則不能如此說。既不能如此說，則自然須直幹下去。直幹下去是中道，不是獨行。

說至此，我們又不能不對於民初人的見解有所批評。民初人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底禮教，』對於孝特別攻擊。有人將『萬惡淫爲首』改爲萬惡孝爲首。他們以爲，孔家店的人，大概都是特別愚昧底。他們不知道，人是社會的份子，而只將人

作爲家的份子。孔家店的人又大概都是特別殘酷，不講人道底。他們隨意定出了許多規矩，叫人照行，以至許多人爲這些規矩犧牲。此即所謂『吃人底禮教。』當成一種社會現象看，民初人這種見解，是中國社會轉變在某一階段內，所應有底現象。但若當成一種思想看，民初人此種見解，是極錯誤底。

我們於第三篇『辨城鄉』中，曾說清末人注重實業；民初人注重玄談。民初人之注重玄談，使清末人的實業計劃，晚行了二十年。此即是說，使中國的工業化，延遲了二十年。但中國之必需工業化的趨勢，是客觀底情勢所已決定，人在此方向的努力或不努力，可以使此趨勢加速或放慢，但不能使之改變。自清末以來，幾條鐵路，慢慢地修着，幾處工廠，慢慢地開着，慢慢固然是慢，但在無形之中，新底生產方法，新底經濟組織，已漸漸地衝破了原來以家爲本位底社會組織。人是不能常在家裏了。家已漸不成爲經濟單位，不成爲社會組織的基本了。如果家漸不成爲經濟單位，不成爲社會組織的基本，則孝自然亦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了。在新底生產方法，新底經濟制度，正在衝破家的壁壘的時候，家的壁壘不復是人的保障，而變成了人的

障礙。正如在新式戰爭工具之下城牆已不復是人在戰爭時候的保障，而變成了人在和平時候的障礙。孝是所以鞏固家的組織底道德，家的壁壘既成了的障礙，所以孝，在許多方面，亦成了人的障礙。所以在有些人看起來，教孝成了孔家店的罪惡，『吃人底禮教。』他們高呼：『萬惡孝爲首。』他們這種呼聲，雖是偏激之辭，但是社會轉變在某一階段中客觀情勢的反映。所以若當作一種社會現象看，民初人這種呼聲這種見解，是中國社會轉變在某一階段中所應有底現象。

但若當成一種思想看，民初人這種見解，是極錯誤底，照民初人的看法，舊日的一套制度，一套道德，所謂禮教者，都是幾箇愚昧無知底人，如孔子，朱子，等，憑著他們的空想或偏見，坐在書桌前，所用筆寫下叫人遵行者。他們已竟是錯誤了，往日大多數底人，偏偏又都是愚昧無知，冥頑不靈，都跟着孔子朱子，一直錯誤下去，雖自己受苦受罪，以至於爲此等『禮教』所『吃』而不悔。直到民初，人方纔『覺悟』了，人方纔反抗了，人方纔知孔家店之必需打倒，『吃人底禮教』之必須廢除，民初人自以爲是了不得底聰明，但他們的自以爲了不得底聰明實在是他們的了不得底愚

味。他們不知人若只有某種生產工具，人只能用某種生產方法；用某種生產方法，只能有某種社會制度；有某種社會制度，只能有某種道德。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孝當然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這都是不得不然，而並不是某某幾個人所能隨意規定者。若譏笑孔子朱子，問他們爲什麼講他們的一套禮教，而不講民初人所講者，正如譏笑孔子朱子，問他們爲什麼走路坐馬車轎子，而不知坐飛機。孔子朱子爲什麼不知坐飛機？最簡單答案是：因爲那時候沒有飛機。晉惠帝聽說鄉下人沒有飯吃，他問『何不食肉糜？』民初人對於歷史的看法，正是此類。

民初人以爲孔子朱子等特別殘酷，不講人道。程伊川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民初人對於這一類底話，都覺得異常底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以爲，說寡婦必須守節，已經是錯誤底了，而又說，一個寡婦寧可餓死，亦不可失節，這是更錯誤底。他們以爲，自有伊川此話以來，不知有許多人因此而死，不知有許多人爲此種禮教所『吃』。他們以爲人的大欲是求生，而所謂『吃人底禮教』，卻束縛着人，讓他不能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生。在有些情形下，『吃人底禮教』不但不叫人生，而且只叫

人死。他們很喜歡戴東原的一句話：『以法殺人，尙有惜之者，以理殺人，人孰惜之？』他們以爲孔子朱子等，都是以理殺人，以禮殺人者。所以他們以爲孔子朱子等，都是特別殘酷，不講人道者。

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節』是女人最大底道德，此點我們於下篇『談兒女』中另有詳論。現在我們只問：如果節是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底女人的最大底道德，則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底人，是不是可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們以爲，此話是可以說底。我們現在看見有許多人當了漢奸。有些人當漢奸，一天得幾角錢，有些人當漢奸，一天得幾十元幾百元錢。他們爲他們自己辯解，大概都是以『生活所迫』爲辭。對於這些人，我們當然可以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說人甯可餓死，不可失節，照民初人的簡單底看法，此話不但迂腐得可憐，而且殘酷得可恨。他們不知若果某一道德是某種社會的最大底道德，則某種社會中底人，當然以爲，此道德是雖死亦須守底。如一社會中底人，因怕餓死而隨便行爲，則此社會馬上卽不能存在；此社會中底人、亦大家不能生存，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結果還是非大家都餓死不可。民初人不知，亦不問，孔子朱子等何以叫人犧牲而只見其叫人犧牲，卽以爲他們殘酷不講人道。此是民初人的錯誤。

民初人另外還有一種錯誤底見解。凡舊日人的道德行爲，不合乎民初人所想像底道德標準者，民初人卽認爲沒有道德底價值，或其道德底價值必需打折扣例如民初人以爲舊日底忠臣節婦，皆是爲一姓奴隸，爲一人犧牲，所以其行爲沒有多大底道德價值。民初人這種見解，是完全錯誤底。一種社會中底人的行爲，只可以其社會的道德標準批評之。如其行爲，照其社會的道德標準，是道德底，則卽永遠是道德底。此猶如下象棋者，其棋之高低，只可以象棋的規矩批評之，不可以圍棋的規矩批評之，依象棋的規矩，批評一個人的象棋，如其是高棋，他卽是高棋。不能因其不合圍棋的規矩，而說他是低棋。此點我們於新理學中已另有詳論。

第六篇　談兒女

本篇所謂兒女，並不是與英雄相對者。兒者兒童；女者婦女。我們常聽說有所謂兒童問題，及婦女問題。這些問題，我們想在本篇之內，提出討論。

於上篇『原忠孝』中，我們將舊日所謂處女處士，相提並論。我們說：這兩箇處字，意義完全相同。女人出嫁，則爲婦，男人出仕，則爲臣。婦須順從其夫，而盡心竭力地爲其夫辦事。臣須順從其君，而盡心竭力地爲其君辦事。除了遇見如趙苞所遇見底情形外，無論婦或臣，對於任何事，均須先其夫，或先其君，而後其親。

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一般底女人在夫家應負底義務，大概是上則事親，中則相夫，下則教子。此所說事親，是一女人事其夫的親。一女人既爲婦，即無暇自事其親，而只可事夫的親。猶如一男人既爲臣，即應『移孝作忠』，『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善事其夫的親者是孝婦，善相其夫者是良妻，善教其子者爲賢母。孝婦，良妻，賢

母，是每一個女人所應取底立身的標準。

如一個女人的夫先死，則此女人所應取底立身的標準，於孝婦，良妻，賢母之外，又要加上節婦。『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這一點是女人的大節，此點如不能作到，『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一女人必如何方是，或不是，孝婦，良妻，賢母，是不很容易決定底。因爲在這些方面，孝與不孝，賢與不賢，良與不良之間，很難有個具體底標準，以作分別。但如何是，或如何不是，節婦，是很容易決定底。因爲在這一方面，節與不節之間，有具體底標準，以作分別。所以在舊日，女人之以孝婦，良妻，賢母得旌表者甚少，而以節婦得旌表者則到處皆是。

在這種社會裏，女人完全是家裏人。所以在許多地方，家裏人成爲女人的別名。有些地方，亦稱女人爲屋裏人；屋裏人卽家裏人也。某人的妻，亦稱爲某人的家裏人，或某人的屋裏人，或簡稱爲某人家裏，如紅樓夢中所說王保善家裏，周瑞家裏等。

我們於第四篇『說家國』中說，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人皆在家裏工作，在家裏生活。如此說，則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男人亦可說是家裏人。此雖亦可說，但

男人尚不完全是家裏人。男人可出仕於皇家，皇家的性質雖亦是家，但其範圍卻是國。所以男人可以『幹國棟家』。棟家者，棟其自家之家。幹國者，幹皇帝之家也。卽不出仕之男人，亦可代表其家，與別家作事務底交涉，或友誼底來往，在社會上活動，而女人則不能。女人活動的範圍，未嫁時不出其母家，既嫁時不出其夫家，『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所謂三從是也。所以女人完全是家裏人。

自舊日底看法看，此並無損於女人的人格，及其在道德上底價值。一個人在道德上底價值，是照着他是否能如其所應該而判定，並不是照着他在社會上底地位的高低而判定。一個『無道昏君』在道德上底價值，遠不及一個義僕義丐。此正如一個戲子之所以是好或是壞，是在於他唱得好或壞，並不在於他是鬚生或青衣。如說女人在道德上無價值或價值低，因爲她的社會地位低，其不通正如說，梅蘭芳的戲不好，因爲他扮演底是女人。

不過就社會地位說，女人是低於男人一等底。我們鄉下底人，如到一別人家中，在門口必先問，『有人在家嗎？』如只有女人在家，女人卽答『沒有人在家。』所以

我們鄉下有俗語：『麵條不算飯，女人不算人。』女人所以不算人者，因其完全是家裏人也。公孫龍說『白馬非馬。』鄉下人亦說：『家裏人非人。』

在這種情形下，一般底父母，除非願靠所謂『裙帶關係，』以升官發財者，當然皆不重生女重生男。女兒長大，即須出嫁，所以父母看她是『別人家的人，』是『賠錢貨。』女兒是『家裏人，』不能到社會上活動，所以父母看她是『不中用底。』韓非子說『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二千年來，都免不了有這種情形。

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家是經濟單位。例如在一個舊式底木匠鋪子裏，一個木匠是老板，同時亦是工人。幫助他作活底，是他的妻子等。他對於他的妻子，是父，是夫，是師，是工頭，他的妻子對於他是子，是妻，是徒，是助手。卽就一個普通人的家說，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一個家在許多方面是要自給自足底。家要自給自足，所以有許多事都需一家之內底人自己去作。如飯菜衣服等，都須一家的女人去做；此卽所謂『婦工。』這些事由一家的女人管，一家的男人，卽可無內顧之憂了。所以妻是夫

的『內助』『內』者，言其是家裏人；『助』者，言其直接地或間接地爲其夫當助手。

因此，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夫妻底關係並不僅是二人同居，以過其所謂性生活者。妻是夫的『內助，』在經濟底生產方面他需要她的助，在生活的任何方面，他皆需要她的助。

因此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夫妻的離合，不能是很隨便底。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夫妻一合卽不可復離。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裏，夫妻的離合是兩個人底事，而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夫妻的離合是一大家人的事。家是經濟單位，是社會組織的基本，若家的分子時常變動，則家的組織不免受其影響。所以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夫妻之結合，以終身不可復離爲原則。所以在先秦，妻雖有七出之條，但後來少有用之者。魏晉以前，寡婦再嫁，尙不爲十分地不道德，而宋以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則甚占勢力。蓋在中國歷史中，以家爲本位底社會，愈後愈漸完備也。一人若早死，其妻撫孤以承其業，此事對於其家之意義，猶如一國君早死，其大

臣輔幼主以繼其位。就一國說，必有如此底大臣，其國方不至於亂；就一家說，其家必有如此底『家裏人』其家方不至於絕。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家是人的一切，所以人視家之不絕爲一最重要底事。所以守節撫孤底女人，與輔幼君底大臣，同是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民初人常說：『在舊日底社會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的兒子；他結婚並不是他自己結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兒媳。』照民初人的看法，在這種情形下，當兒子底，固然不自由得可憐，當父母底，也未免專制得可恨。但是我們若知以家爲本位底社會的經濟制度，我們可見，這些都是應該如此底。誰也不可憐，誰也不可恨。

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家是經濟單位。一家的人，皆須能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其家的生產工作。如一家開鋪子，其一家的人，皆須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其鋪子的工作。如一家種地，其一家的人皆須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其種地底工作。在這種家裏父母爲其子娶妻，其意義並不僅是爲其子娶妻。他們是爲他們的家接來一個新分子，能與他家的別底人共同生產，共同生活者。他們多了一個兒媳，不僅是家裏

多了一個人而且是鋪子裏或農田裏多了一個助手。所以他們的兒媳，要由他們去選擇，而選擇要用他們的標準。他們選兒媳，不只是選兒媳，而是爲他們的鋪子裏或農田裏選助手。所以他們的眼光，不能注在，至少不能全注在，他們的兒子的愛情上。賈寶玉注意在林黛玉，賈母替他選了薛寶釵。站在寶玉個人的觀點看，賈母是錯誤底。但站在賈府的家的觀點看，賈母一點也不錯誤。少年老成底寶釵，當然比工愁善病底黛玉，能持家，能『立門戶』。

民初人常問：賈母爲什麼好那麼多管閒事呀？寶玉爲什麼不積極地反抗，不鬧家庭革命呀？賈母寶玉之流，大概都是『其愚不可及也』吧。照我們的看法，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賈母所管者並不是閒事，此點上文已詳。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人不能離開他的家生產，亦不能離開他的家生活。他有了家即有了一切，沒有了家即沒有了一切。所以他不能鬧所謂家庭革命。他亦不是知鬧，想鬧，而不能鬧，他眞是亦不知鬧，不想鬧。他不知鬧，不想鬧，亦不是因爲他的無知。凡人對於某種社會制度，鬧革命，或知鬧想鬧時，必是此種社會制度所根據之生產方法，經濟制度，已有重要

底變動之時。不然，人不但不鬧革命，且亦不知鬧，不想鬧。

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衝破了家的壁壘。人的生活，由家庭化而社會化。人離開了他的父母，而獨立生產，獨立生活。因此他的爲子的責任減輕了許多；他的妻爲婦的責任亦減輕了許多。此即是說，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他對於他的父，只是他的子，而不是他的徒，不是他的助手。他的妻對於他的母亦只是兒媳，不是她的徒，不是她的助手。因此他可以『自由結婚，』他的父母亦讓他『自由結婚。』

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裏，人的生產方法社會化，人的生活亦社會化。一個人所作底事情，他的妻幫不上忙例如一個鐵廠的工人到鐵廠裏作工，除非他的妻亦是這同一工廠的工人，他與她不能在一塊作工。即使他與她同是一個工廠裏工人，他與她也是各作各的工，誰也不幫誰。他與她的生活所需底消費品，都已由專門底工業供給，所以也不必由他的妻幫忙。他的吃食，衣服，以及一切用具，什麽都是現成底。他只要有錢，只要打幾個電話，什麽都有人給他送來。在這種情形下，妻已不是夫的『內助』因爲在這種情形下。妻對於他在許多方面已不能助，不必助了。在這種

社會裏，女人的爲妻的責任亦減輕了許多。

這許多底責任減輕以後，他的妻本亦可以由『家裏人』變而爲社會上底人，可以同他一樣地有獨立底技能，有獨立底財產，而只與他同居，以遂其性生活，他與她的妻雖是同居，但兩人所作底事，可以各不相同，兩人的財產，可以各不相干。假使女人都能完全到這種地步，社會上卽無所謂婦女問題。我們不聽說有男子問題。而只聽說有婦女問題，卽因有一種事情，使女人不能完全到此所說底地步。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衝破了家的壁壘，把男人完全放出來，但未把女人完全放出來，而女人，及有些男人，認爲女人亦須完全放出來。此所以有所謂婦女問題。

女人所以不能完全從家裏放出來者，因其爲母的責任，尙不能減輕，因爲對於她的兒女，除了她自己養育外，沒有辦法。社會對於兒童，除使其母親自己養育外，亦沒有辦法。因此有所謂兒童問題。所謂兒童問題與婦女問題，是有密切底關係底。兒童問題如解決了，婦女問題，亦卽跟着解決。

我們於第四篇『說家國』中說：生產社會化底社會又有兩類，一是生產社會

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產社會化支配亦社會化者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女人不能完全自家裏放出來。因爲女人是要生小孩底。在她生小孩的前後，都至少有一兩個月不能作事。這三四個月，若不靠她的夫。她卽不能生活。她既須靠她的夫，則她必須於相當範圍內，受她的夫的支配。此卽是說，於相當範圍內，她不能完全地自由。

我們於『說家國』中說：大部分底事，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須家去經營者，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社會上都有專營其業者經營之。因此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妻爲其夫所作底事，此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已少得多了。例如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人都向市場上買衣服穿，他的妻不必替他作衣服，更不用說紡線織布了。在這些方面說，他的妻的『妻』的責任，已經輕得多了。但有一種事，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社會上尙無專營其業者。此卽是養育兒童之事。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養育兒童，仍須在家裏。女人須養育兒童，因之她的一生的最好底時光，大部分還是要銷磨在家裏。她不能完全從家裏放出來。

她還須在家裏當賢母。

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沒有，或者極少，專營養育兒童之業者。這是爲什麽呢？因爲這種事情，並不是可以作爲一種『營業』底。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各種專營其業者所經營之事，其範圍雖是社會底，而主持支配之者，仍是私人。既是私人所主持支配，則其主要底目的，仍是得利賺錢。因此主持者的利益與顧客底利益，常是衝突底。買東西底總說他所買底東西價錢太大。賣東西底總說他所賣底東西價錢太小。『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這並不是什麽人好，什麽人壞的問題；他們是『易地則皆然』底。不過在普通商業交易中間，賣東西底如『利心太重』，價貴物劣到不像話，買東西底可以不買他的東西。一個包飯底廚子，如飯菜太劣，吃飯底人可以抗議，可以退伙。但一個養育小孩子底地方，如養育得太差，小孩子是不會抗議底。結果小孩子只有『吃啞叭虧』，而生病死亡。因此養育小孩子底地方，如是營業性質，即沒有人願意將小孩子送去。因此亦即沒有這一種『營業』。

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一個人可以離開他的家而獨立生產，獨立生活，因之他的妻的爲『婦』的責任，已大大地減輕了。由此方面說，女人已從家裏放出來，但她仍須受她的夫的相當底支配，仍須在家裏當母親。由此方面說，她尙未完全由家裏放出來。其所以未能完全由家裏放出來，卽因她須生孩子。

有一位民初時候底小姐的故事，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位小姐，在學校當女學生（女學生在民初是一個很惹人注意底名詞）的時候，很熱心於當時所謂女權運動，所謂婦女解放運動。她常到外面參加各種集會。她的父親是一個淸末民初所謂『老頑固』，對於他的女兒的行爲，很不滿意，但亦沒有制止她的辦法，後來這位小姐結了婚，當了太太，生了一個小孩，但她還是常到外面活動。她出去的時候，把小孩交給老媽子。有一次她出去開會，老媽子沒有把小孩看好。小孩的頭摔破了一塊。這位太太回來大爲傷心，發誓以後專心在家看小孩。果然她以後再不參預外務，再不出去開會了。她的父親知此事時，大爲痛快。他說原來小孩子管他的母親，比父親管他的兒女，還要有效。

這一箇故事，很可以說明，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女人所遇到底困難。她要在家庭與事業中間選擇一條路。家庭與事業，在男子本來是可兼而有之，不成問題底。但在女人，這二者便成了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了。』他如果要家庭，她須結婚生孩子；這樣，如上所說底那位小姐一樣，卽犧牲了她的事業。她如要在社會上作事，她卽不能結婚生孩子。不結婚生孩子是違反她的天性底。她如違反了她的天性，她痛苦。不在社會上『雄飛』而在家裏『雌伏』，這是違反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底人的希望底。她如違反了她的希望，她亦痛苦。無論如何，她總痛苦。此所以有所謂婦女問題，

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婦女更要『雌伏，』但她並不痛苦。其所以不痛苦者，有二方面可說。就一方面說，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女人除作孝婦良妻賢母外，沒有別底希望。沒有別底希望，自然亦沒有因達不到別底希望而有之痛苦。自又一方面說，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女人隨夫貴，隨子貴。如其夫貴或子貴，她都可以得『五花封誥』，贊美她能輔助她的夫，或敎養她的子，替皇家作事。在此意義下，她的

功績，不止限於她的家內。她雖是家裏人，但她可以間接底爲社會造福利，而社會亦承認之。『五花封誥』即社會承認之表示也。但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女人雖亦可隨其夫當太太，但社會對此，不能有什麽正式底表示。至於其子，於長成後，又須離其家而獨立生產，獨立生活，縱有成就，社會亦很少念及其『母氏劬勞』。如羅斯福當了美國的大總統。羅斯福的太太固可稱爲『此土第一太太，』但少有人稱羅斯福的母親爲『此土的第一老太太。』因此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女人如有事業慾，她尚有機會可以相當地滿足之，她可以視其夫的事業，或其子的事業，如她自己的事業。如其夫或其子做了『光祿大夫，』她亦自然是『一品夫人。』但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裏，女人如有事業慾，他必須自作事業，始能得到滿足。我們並不說，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女人對於其夫或其子的成就，完全不感興趣，不過就此種社會的社會制度說，及此種社會中底人的心理說，女人不能以其夫或子爲與其自己完全一體，如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底女人然。

清末民初人的見解，以爲所謂婦女解放，專憑人的主觀底努力，即可作到。清末

人說男女應該是平等底；父母不應該重男輕女；父母應都知道生男生女都是一樣。但依當時底社會制度說，男女是不平等底；生男生女，對於父母是不一樣。不在社會制度上着想，而只說空洞底『應該，』這是不能有什麼效果底。

因爲清末人只說空洞底『應該，』在實際上沒有多大用處，於是民初人教女人自動地『反抗』所謂『吃人底禮教。』他們說女人應該學什麼娜拉，自動地脫離家庭。他們說女人脫離了家庭以後，如果她們能『努力，』能『奮鬭，』她們可以得到自由底幸福底生活。他們不知道當時底女人的社會地位，是一種社會制度所規定。要改變當時底女人的社會地位，須先改變當時底社會制度。不求改變社會制度，而只教一個女人或一部分女人支支節節地求自由底幸福底生活，無論她們如何『努力，』『奮鬭，』『反抗，』俱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眞見許多民初的娜拉，於脫離了家庭以後，不但不能得到自由底幸福底生活，而且有許多簡直不能生活。她們有底重回到家庭，有底作了時代的犧牲。這並不是因爲她們不『努力，』不『奮鬭，』而是因爲在這些方面，一個女人或一部分女人的主觀底『努力，』『奮鬭，』

是不能有什麼效果底。

近數年來，政府制定了許多新法律專就這些法律的條文看男女是眞正底平等了。女人有參政權，有承繼權，有獨立財產權，等等。凡男人所有底權，女人都有。專就法律條文上看，我們可以說，除蘇聯外，中國在世界上，是最尊重女權底了。但是事實上，女人在法律上雖有這些權，但全國之內，有幾個女人能行使，敢行使，這些權？這些法律上底條文，只是條文。立法院的人想以法律改革社會制度，但社會制度並不是法律可以改革底。

我們於前幾篇中已經說過許多次，一種社會制度，是跟着一種經濟制度來底，一種經濟制度是跟一種生產方法來底。不從根本上着想，不從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講『應該』，講『奮鬪』，講『法律』，都是無補實際底。我們再可以說，人只有在經濟上有了權，才是眞正底有權。有一個笑話說：孔子廟前，香火零落，而財神廟關帝廟前則香火甚盛。孔子問財神關帝：這是什麼緣故？財神關帝說：『你既沒有錢，又沒有力，人爲什麼給你進香火。』這雖是笑話，而卻亦是眞理。再進一步說，關帝的

刀還要靠財神的錢。他若沒有錢發餉，恐怕關平周倉也要變了。我們現在底法律，規定男女平等，而男女仍不平等者，卽因在經濟方面，男女的力量不平等。女人在經濟上沒有力量，叫她與男人平等她亦不能平等。這並不是她『不識抬舉』，而實是因爲財神爺不幫她的忙。

女人如要在經濟上有力量，非能與男人一樣在社會上作事不可。要想女人與男人一樣在社會上作事，非先解決兒童問題不可。但兒童問題，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是不能解決底，至少是不易解決底。

在現在底世界中，要想解決婦女問題，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重新確定女人之家裏人的地位。男人可以說：女人應該是家裏人，雖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女人還應該是家裏人。德國人所提倡底女人回廚房去的運動，卽是重新確定女人是家裏人的地位。這種重新確定，如果能使女人死心塌地在家裏，則婦女問題亦可算是解決了。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女人已經受了『蛇的誘惑』，她是不是還可以死心塌地在家裏呢？

另外一種辦法，是根本解決兒童問題，既沒有兒童問題則自然亦沒有婦女問題了。我們於上文說兒童問題，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不能解決，因爲在此種社會裏，各種專門經營某種事業者，皆是以得利賺錢爲目的。但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亦社會化底社會裏，各種事業，皆由社會經營，皆不以得利賺錢爲目的。所以在此種社會裏，可以有養育兒童底機關，不以得利賺錢爲目的。因其不以得利賺錢爲目的，所以人願意將其孩子送入。又因在此種社會裏，各種事業不是以得利賺錢爲目的，所以對於女人生小孩之前後，皆可予以特別優待。所以在此種社會裏，女人可以不受小孩及生小孩之拖累，而在社會上可以與男人一樣作事。因此可以與男人一樣得到財神爺的幫助，而立於眞正底平等地位。在此種情形下，夫妻在一塊，纔能公同生活，而誰亦不是誰的附屬品。如是婦女問題，自然解決。

我們可以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沒有兒童問題，亦沒有婦女問題。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裏，有兒童問題，亦有婦女問題。在生產社會化支配亦社會化底社會裏兒童問題解決了，婦女問題亦自然解決了。不從經濟制度，社會制

度上注意，而只支支節節地，要以主觀底努力，解決婦女問題，是不能成功底。

第七篇　闡教化

我們於第四篇『說家國』中，說：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各種東西都要由工廠製造。工廠的特點是：集中生產，大量生產，及細密分工。一種東西，在這一種工廠裏底工人又有許多種，一種工人只作一種東西的一小部分；此是所謂細密分工。一種工廠，有牠的專門底設備，有牠的專門底人才，牠雖只作一種東西，而這一種東西，牠必須作得很多，方可合算；此卽所謂大量生產。有這一種工廠作這一種東西，則全社會用這種東西者，都可取給於這一種工廠；此卽所謂集中生產。

我們於本篇所要說者，卽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教育制度亦須工廠化。我們常聽見許多人說，現在底教育商業化了。其意以爲現在底學校，或辦學校底人，都是以賺錢爲目的。我們不管實際上是不是如此，但我們完全承認教育商業化是不好底。教育制度工廠化與教育商業化並不是一回事，亦不是一類底事。教育商業化是

不好底，但教育制度工廠化，則是好底，是生產社會化底社會所必要有底。說教育制度工廠化，卽是說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我們對於教育人材，亦要集中生產，大量生產，細密分工。

先就細密分工說，我們常聽說：在從前，『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一箇有學問底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在西洋古代，亦有亞力士多德，聖多瑪，諸人，對於當時學問的各方面，都有很深底知識，有很多底著述。這些人的聰明才力，固然是有大過人者，但他們的成就，也是他們的時代使然。我們可以說，自今以往，這樣底人，是決不能再有底了。這並不是因爲，自今以往底人，決不能有像亞力士多德那樣底聰明才力，而是因爲自今以往，學問界的情形，決不容許有亞力士多德那樣底學問家，卽使有聰明才力高過亞力士多德十倍八倍者，亦是徒然。自今以往，學問界是專家的學問界，所謂專家者，卽對於很少底東西知道很多。因爲他知道很多，所以他是箇專『家』；『因爲他只對於很少的東西知道很多，所以他是箇『專』家。假使現在有一箇人，對於現在各種底學問，都自以爲很懂，此

人準是『十八般武藝件件都通，但是件件稀鬆。』如此人自命為現在底亞力士多德，此人非瘋人卽妄人。

此卽是學術界的細密分工。因為學術界細密分工，所以教育制度，亦須工廠化。所謂工廠者，卽集合許多有專門知識，專門技術底人，在一起合力以製造某種東西。這些專門底人雖都製造某種東西，而每人所製造者，又卻只是某種東西的一部分。所謂教育制度工廠化者，卽集合許多有專門知識，專門技術底人，在一起，合力以教某種學生，用一句不十分好聽底話，卽合力以製造某種人才。此話雖不十分好聽，然亦是古亦有之底。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可以說『樹，』自然亦可說『製造』了。古人又說：『菁莪造士』；『造』亦不能不說是『製造』之造。

自今以往，社會上所需要底人才，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底『百事通，』而是專通一門專精一技底專家。社會既需要這種專家，卽需要有製造專家底機關這些機關卽是所謂『專門學校，』或大學的專科。每一個專門學校或專科，專製造某種人才，猶之每一工廠，專製造某種物品。每一個專門學校或專科裏，都集合

許多專門人才，每一專門人才，對於其學校所製造底人才，只負一部分底責任。此之謂教育制度工廠化。

某種工廠只製造某種東西；某種東西只歸某種工場製造，此是集中生產。在工廠化底教育制度裏，製造人才，亦須集中生產。此卽是說，某種專門學校或專科只製造某種專門人才；某種專門人才，只歸某種專門學校或專科製造。

某種工場，雖只製造某種東西，但卻須製造很多底某種東西。此卽所謂大量生產。其所以必需如此者，因牠所製造底某種東西，要供全社會之用；不大量生產，卽不夠分配。牠製造某種東西，須要很大底資本，如不大量生產，卽不合算，不經濟。在工廠化底教育制度裏，製造人才，亦須大量生產，不然亦不夠分配，不合算，不經濟，一箇專門學校的書籍儀器，比如一箇工廠的機器，一箇專門學校的教員，比如一個工場的工程師。這些設備，這些開支，都用很大底經費。很大底經費，若只用以製造幾箇人才，自然是不經濟底。一箇專門學校，或專科，是爲全社會製造某種人才，既爲全社會製造某種人才，則若只製造幾個人才，自然亦是不夠分配底。一箇工廠，要生產某種東

西，就要大量生產。一箇專門學校或專科，要製造某種人才，就要大量製造，大量製造並不是『粗製濫造』之謂。一箇小鐵匠鋪，每天打幾十箇鐵釘，不必不粗製濫造。一個鐵釘工廠，每天出產幾十萬鐵釘，不必卽粗製濫造。

在一箇舊式底鐵匠鋪裏，一箇鐵匠是老板亦是工人，他可以從頭到尾，親手打一箇鐵釘。他可以指着一箇鐵釘說，『這是「我」打底。』如果一箇鐵釘有知，牠亦可以說，『我是某某匠人打底。』但一箇鐵釘廠裏任何工人，都不能指著一個鐵釘說：『這是「我」打底。』他至多可以說：『這是「我們」打底。』而鐵釘廠所出底釘子如有知，亦不能說：『我是某某匠人打底。』牠至多可以說，『我是某某廠出底。』牠頭上頂着一箇某某工廠的商標，卽是表明牠是某某工廠出底，而不是某某匠人打底。

每一箇專門學校或專科，既亦有許多專家，製造人才。則自學校出來底每一人才，亦是許多專家製造出來者。所以每一箇專家，亦不能指每一個學生，說：『這是「我」敎出來底。』他至多可以說：『這是「我們」敎出來底。』在一箇舊式底私

塾裏或書院裏，先生只有一箇，所有底學生都以他爲師。他於是可指着任何一箇學生說：『這是我的學生，我的門人。』學生亦可以說：『某某人是我的先生，老師，業師，或本師，』但學校出來底學生；則不能如此說了。他只可以說：『我是某某學校畢業底。』如同一箇鐵釘說：『我是某某工廠製造底。』他拿一箇學校的文憑，正如一箇鐵釘帶着一箇工廠的仿單。他帶着一箇學校的徽章，正如一箇鐵釘頂着一箇工廠的商標。在從前一個人的老師。如果是一名人，他常借他的老師以增高他自己的身價。他開口『吾師，』閉口『先師，』這種風氣，似乎漸息了。但如果一個人的學校是有名底時候，他亦忘不了向人表示他的學校的『光榮歷史。』

照以上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教育制度是以人爲中心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教育制度是以機關爲中心。

以上專把工廠比學校，或有人以爲太機械一點，或有人以爲有失教育的尊嚴。以下我們再從另一方面，看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底教育制度，與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裏底教育制度之不同。

我們設想，在一箇舊式底鐵匠鋪子裏，有一箇鐵匠。他是這鋪子的主人，亦是這鋪子的工頭。另外還有幾個『學活底。』這些『學活底』一面跟着這鐵匠『學活』，一面幫助這鐵匠『做活。』他們有些卽是這個鐵匠的兒子；有些是這個鐵匠的徒弟。這些徒弟，都是從小『拜師。』在這鋪子裏，『學活，』『做活，』亦同時在這鋪子裏生活。他在這鋪子裏所處的地位，與這個木匠的兒子，大致是一樣底。這個木匠是他的兒子的父，同時亦是師。這個木匠是他的徒弟的師，同時亦如父。所謂『師徒如父子。』並不是一句空話。這個木匠的徒弟稱這個木匠爲師父，稱他的妻爲師母，這裏父母二字，並不只是一種客氣底稱呼。

這樣底一個徒弟，在這樣底一個鋪子裏，學了若干年，做了若干年，生活了若干年以後，他『出師』了。他可另外再開一個鋪子了。他可以終身想着：『我的本領，完全是某某人教成底。』他的師父亦可以終身想着：『某某人完全是我教成底。』他們都是這樣想着，他們中間自然有一種感情。所以對於他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亦並不只是一句空話。

或有人說：這不過是一般『手藝人』所有底師徒關係。『師徒如父子』等話，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底。我們再看所謂『讀書人』的師徒關係。

孔子是『讀書人』的老祖宗。據說，他有三千學生，其中程度最好底有七十二位。照論語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來，孔子的學生對於孔子的關係。孔子的學生，替孔子趕車。孔子有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學生，在孔子家中，除了『上學』之外，大概還替他管些雜事。孔子的兒子孔鯉，亦與別底學生一起上學。顏淵死，有棺而無槨。別底學生想把孔子的車賣了，替顏淵買槨。孔子說：『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學生，在孔子家中底地位，與孔子的兒子是大致相同底。孔子的學生亦是不僅跟孔子『學活』，而且跟孔子生活。這些學生，以後『爲官作宦』，相當於手藝的人之『出師』。『出師』以後底學生，還忘不了老師，所以孔子死，還有好些學生囘來廬墓心喪。由此可見，孔子的學生與孔子的關係，亦是『師徒如父子』。

『手藝人』的從師，與『讀書人』的從師，在有些時候，有這一點差別。學手藝

底人，大概都是窮人多，所以大概都是到老師家裏學。讀書人則頗有些有錢底。所以很有些有錢底人替子弟把老師請到自己家裏來。一個教書先生，如果在他自己家裏『設帳，』來底學生大概都是窮底多。有錢的人大概都有家塾。到別人家裏去教書底先生，對於學生在實際上底勢力與影響，自然要比較差一點。但在理論上，還是『師徒如父子。』

無論學生到老師家裏去受教，或是老師到學生家裏去施教，總之這些教育，皆於家中行之。由這一方面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教育制度，以家爲中心，而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教育制度，則以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爲中心。

或可以說，在以前也有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呀。如孟子所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如漢以後之太學，國子監等，都是官學，不過在大多數底時候，這些制度，未能認眞實行而已。我們承認在有些人的理想中，在有些時代的政制上，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是有底，不過未認眞實行而已。但是爲什麼未認眞實行呢？僅只罵人的不努力，並不是這問題的答案。照我們的看法，其所以未認眞實行者，因在客觀上並非

非此不可也。凡客觀上非有不可者，人自然不能不認眞實行之。

在生產社會化的社會裏，沒有一個人能在自己家『設帳。』因爲一個專家所能敎人者，只有一小點，而爲敎這一小點，學生須先要有許多底準備工作，這些不一定是他所能敎底，又要許多圖書儀器的設備，這又不是他所能辦底。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也沒有一個人能替他的子弟把老師請到家裏來。這亦是因爲，他的子弟的敎育，並不是一個『老師宿儒』一肩行李，一箱破書，即可以解決底。我們看見，以前底皇帝，專爲他的皇子皇孫，設什麽『書房，』沒有看見近代底有冕或無冕底皇帝，專爲他的皇子皇孫，設什麽大學。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以家爲中心底敎育制度，自然不能行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自然要行，以社會所設底敎育機關爲中心底敎育制度。我們於上文所說底工廠化底敎育制度，即是以社會所設底敎育機關爲中心底敎育制度。

中國原來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所以原來底敎育制度，亦是以人以家爲中心者。現在我們要變成生產社會化底社會，所以我們的新敎育制度，亦是以社會所設

教育機關爲中心者。看慣了舊日底教育制度底人，看見現在底新教育制度，不免有許多地方不順眼。他們不知，兩種制度本來有許多差異，他們只見現在師生的關係，太疏遠了。從前是『師徒如父子。』現在是『師徒如路人。』他們覺得，這亦是『世風不古，人心日下』的一端。他們又常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在這種工廠化底學校裏，傳授知識固然還沒有什麼困難，但關於道德修養方面底事，這些工廠化底學校，既不能有一個『人師』爲中心，則學生在這一方面，完全得不了什麼益處。他們因此以爲，這種學校僅是一種知識販賣處，其中的教員都是知識販子。因此從這種學校畢業出來底學生，只知道要作事，不知道要『做人』。他們看見現在底青年，便覺頭痛，以爲青年都完全不知道怎樣『做人』。他們以爲這都完全因爲工廠化底學校，只販賣知識，不講『做人』之故。

在以社會所設教育機關爲中心底教育制度中，學生與先生底關係，不能如以家爲中心底教育制度中那樣密切；這是事實。我們於上文中正是要說明，何以這箇事實是不可免底。不過這箇事實，並沒有什麼特別可令人注意之處。在以社會爲本

位底社會中，父子的關係，兄弟的關係，以至夫婦的關係，都不如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那樣密切，這不是說，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人對於任何人皆沒有極密切底關係，不過其密切底關係，不必限於父子兄弟等關係而已。

說到『做人』我們可以說，『做人』並不是可以敎底，至少並不是可以專靠敎底。一箇人所處底社會，對於他的品格，有決定底影響。這種影響我們稱之爲『化』。一箇人的『做人』不靠『敎』而靠『化』，至少可以說，不大靠『敎』而大靠『化』。

家亦是小社會，一家有一家的風尙，卽所謂家風是也。一個人可爲其家風所化。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人在『家』裏生活，所以其家風對之有很大底影響。但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人離開了他的家，所以所謂家風者，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對於人的影響，是小得多了。學校亦是一小社會，所以一個學校，亦有其風尙，卽所謂校風是也。一個學生的動作言談，都是受他的學校的校風影響。往往我們不必看見一個學生所帶底徽章，而卽知其是那一個學校的學生，或那一類學校的學生。

他的校徽，實在上已印在他的臉上了。就這一方面說，工廠化底學校對於學生的『做人』，並非無所幫助，至少可以說，並非不能有所幫助。不過我們要特別提明者，卽一個人的『做人』，並不是他的學校所能完全負責底。因爲學校不過是一小社會，在牠之外，而又有超乎他之上，還有社會。社會對於人底影響，是更大底。

什麼叫『做人，』現在好用這個名詞底人，並未說淸楚。照這箇名詞的最高底意義說，做人是說人必須有一種道德底品格，可以使他能夠『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可以使他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可以使他『可以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可以使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孟子所謂『大丈夫』者。我們可以說，能這樣『做人』底人，並不是工廠化底學校所能養成底，因爲這種道德底品格，並不是可以『敎』成底。這種性格的養成，不靠『敎，』而靠『化。』

或者說，這正是底呀，所以『人師』是重要底呀。所謂人師者，卽自己有這種品格，可以以之感化學生者。工廠化的學校，既不以這種人師爲中心，當然學生亦不能

『做人，』不知『做人』了。

我們可以說：如果有一種『人師，』這種人師，決不只是『師。』專在工廠化底學校裏教功課底人，固然不能『教』出能這樣『做人』底人，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專門當教書匠底人，亦不能『教』出這樣『做人』底人。

人的品格是不可見底，只於其人的行爲中見之。若一個人壓根沒有遇見過了不得底富貴，了不得底貧賤，了不得底威武，我們不能知其必是不可淫，不可移，不可屈。固然一個人如眞已遇見威武而不屈，我們可以推知其亦必見富貴而不淫，見貧賤而不移，但若他壓根什麼都沒有遇到，我們即不能知其是否有此種道德品格。若一人沒有機會使其品格現於行爲，即不能『化』人，即不能成爲『人師，』所以『人師』決不只是師，因爲是師者，只坐在書房裏，坐在講堂上，能令其表現其品格之機會，絕無僅有也。

孔子爲魯司寇，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及以後，程朱陸王等；都是一時底政治底社會底領袖。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底出入進退，以及辭受取予，

都是可以表現他們的道德品格底行爲。他們所以能「化」人者是他們的這些行爲，並不是他們的『語錄』。不然，何以於他們的死後，流風餘韻完了，語錄即只成空文了呢？要如果他們只是師，他們又何能有機會，有這些行爲，又何能以這些行爲化人呢？

一個三家村的教書先生，若自以爲是富貴不能淫，別人或以爲他不淫是因爲他沒有見過什麼富貴。他若自以爲是貧賤不能移，別人或以爲他不移是雖欲移而不可少得。但在舊日一個三家村的教書先生，還可以『趕科應舉』。他可以『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於是乎『平地一聲雷』飛黃騰達，成爲政治上社會上底領袖，尙有機會表現他的品格。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因細密分工的結果，在學校當『師』底，恐怕以終身爲師者居多。威爾遜以教授而被選爲美國總統，乃係不常有底事。大多數底教員所能表現底道德行爲，不過是按時上課，不請假，按時領薪，不預支，等類而已。他不能有什麼奇節異行，使人可泣可歌。他不能有機會以行爲表現他的道德品格。他對學生固然可以講些聖經賢傳上底格言，講些古聖先賢的行爲，但

這些都是『教；』而人的道德底品格，並不是可以教成底，所以說『聲色之化民末也。』

孔子是一箇抱負很大底人，在『畏於匡』的時候，他說『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很大底口氣。但『季康子問盜，』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並不說『等我的教育辦好了，盜賊自然就沒有了。』孔子所以不如此說，大概亦是以為『移易風俗，』並不專靠『教』所能成功底。

賈誼鵩鳥賦說『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我們可以套他的這幾句說：社會是爐；社會上底領袖們是工；他們的行為是炭，而羣衆是銅。箇人進了社會，大概都為社會所鎔化。歷史上固然亦有許多反抗社會底活動，但這些活動，確切地說，實則是社會裏一種社會反對另一社會底活動。因此在反對一方面底人，亦是被一種社會所鎔化，一種社會所鼓動。如漢之黨錮，明之東林及我們親眼所見底許多革命黨，牠們自身亦是一種社會，他們的領袖領導他們的羣衆，他們的羣衆，擁護他們的領袖，如是互相激勵，所以能有一種行動。至於一兩個人特立獨行，舉

世非之而不悔底人，大概是絕無僅有底。伯夷叔齊，可以說是特立獨行底，然而他們也得了太公的一句話說『此義士也。』這一句話自然也予了他們以很大底鼓勵。

或可說：上邊所說底情形，在近代社會中，恐怕是少有底了。因爲在近代底社會中人，已發現了『自我，』他有他的自己，他有他的判斷，恐怕不是容易受社會上底偶像所影響底。關於這一點，我們說：所謂人的『自我，』即是其所處底社會所造成底。所謂他自己的判斷，亦是他所處底社會所形成底。民初人的見解，以爲人可以離開社會而憑空底有了箇獨立底『自己，』正如孫悟空自以爲跳出如來佛的手掌而實在是還在他的掌心裏。一時代有一時代精神。所謂時代精神，即是一時代在精神方面底風尚，人不知不覺地隨著他走者。就其不知不覺說，這所謂精神及風尚，即是偶像，領導這些精神底人，即是偶像中的偶像。

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人，更易受所謂風尚的支配。因爲交通的方便，所謂『宣傳，』更容易達到人人的心中，使人互相刺激。此人見彼人若何而若何，彼人見

此人若何而更若何。如在街上，此人見彼人跑而亦跑，彼人見此人跑而跑得很快，一時之間，可以使滿街人都跑。此即是互相刺激，所謂羣衆心理，即是如此構成底。這些都不是『敎，』這些都是『化，』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化』的力量比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中大得多。所以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中羣衆運動可以很多，而且規模也可以很大。

照以上所說，所謂『人師』者，只有政治上社會上底領袖可以當之，而這些領袖實際上亦是各時代各地方的社會的『人師』。或可說，我們正需要一種學校，能敎育出來這種領袖。我們可以說，只有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裏，說過彷彿這一類底學校；在實際上這一類學校是不能有底。如果有這一類底學校，則須先有這一類底敎員，而這一類底敎員上那裏去找呢？如果一箇學校可以敎育出來一個孫中山，則先須有一個孫中山當他的『師；』這是不可能底。

這些領袖那裏來底？我們可以說，領袖亦是社會一時底風尙所養成底。一個社會在某一時候，爲適應某種環境，有某種運動。參加這種運動底人，有出乎其類，拔乎

其萃者，卽是領袖，其餘卽是羣衆。羣衆固不能離開領袖，領袖亦不能離開羣衆。羣衆見領袖如此行而受鼓勵，領袖見羣衆隨之而行，亦受鼓勵。我們於上文所說：領袖羣衆，互相激勵，正是此意。

舊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英雄是時勢造出來底，不是學校造出來底。世界上沒有造英雄底學校，也沒有造詩人發明家底學校。這些人可以是學校出身，但他們的成就，卻不是靠學校底。

第八篇　評藝文

我們於以上所說都是就文化類的觀點立論，我們不說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而只說生產家庭化底文化，生產社會化底文化。我們是從文化類的觀點以看普通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從這一觀點以看普通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我們只注意於其同而不注意於其異。或可問：如有兩個或幾個民族在同一文化類，就其在同一文化類看，牠們當然有其同：但在別底方面看，是否亦有其異？我們說：當然有其異。正因有其異，所以有兩個或幾個民族；雖在同一文化類，我們還可以分別出某民族是某民族。正如兩個人或幾個人，雖同是工程師，就其同是工程師說，他們當然有其同，但在別底方面他們還是有其異。因有其異，雖他們同是工程師，而我們仍能分別出誰是張三，誰是李四。

從類的觀點看，事物所有底性質，有主要底，有不主要底。例如張三，李四，同是工

程師，當然俱有其所以爲工程師者。此其所以爲工程師者，從工程師的類的觀點看，是是工程師底人的主要底性質，有之方可爲工程師，無之卽不可爲工程師。至於張三是胖子，李四是瘦子，則從工程師的類的觀點看，俱是不主要底。一個人的胖瘦，對於他的是工程師，並無關係。此是就類的觀點看。若從箇體的觀點看，則在張三或李四所有底性質中，我們不能分別那些是主要底，那些是不主要底。此點我們於第一篇『別共殊』中已曾提及。現在我們可以說，各箇體之所以爲箇體，正因他們所有底許多性質，各不相同。從類的觀點看，除了屬於其類底一性質外，其餘底這些性質，都是不主要底，但自箇體的觀點看，則其餘底這些性質都是重要底。我們能分別張三李四，正因一個是胖工程師，一個是瘦工程師，假使兩人都是胖的時候，我們或者說：高而胖底工程師是張三，低而胖底工程師是李四。

是高，是胖，對於張三之爲工程師，是不主要底。但是高，是胖，是工程師，對於區別張三之爲張三，則是重要底。對於區別某類之爲某類是主要底者，是有理由可說底：對於區別某箇體之爲某箇體是重要底者，雖重要而沒有理由可說。事實上張三已

經是高而胖而且是工程師了。是高，是胖，是工程師，對於區別張三之爲張三，自然是重要底，但我們沒有理由說，張三必須是高而胖，不然卽不足爲張三。固然我們可以在事實上說明張三何以胖，如說他多吃而不運動等，及張三何以高，如說他的父親亦是高底等，但這些卽令與張三的高而胖有關係，亦只是張三高而胖的原因，並不是他高而胖的理由。此卽說是，張三之高而胖是事實。我們不能離開事實，說張三必需高而胖，但我們可以離開事實說一個工程師必需懂一點算學。我們可舉出許多理由，說爲什麽一個工程師必需懂一點算學，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說張三爲什麽必需高而胖。一個一點算學不懂底人，決定不能爲工程師，但如張三本來卽是低而瘦，低而瘦並不妨礙張三之爲張三。

人必須吃飯，這是有理由可說底。張三是個人，所以他必須吃飯，這亦是有理由可說底。但張三吃飯，有他特別底吃法，譬如說他用左手拿筷子，這是沒有理由可說底。雖沒有理由可說，但對於區別張三之爲張三，卻可以是很重要底。我們區別一個民族之爲一個民族，亦是在這些方面注意。人必需吃飯，中國人吃飯，西洋人亦吃飯，

此是中西之所同但中國人吃飯要吃另成一種烹調底飯，如饅頭等，用另成一種底吃飯工具如筷子等；西洋人吃飯要吃另成一種烹調底飯，如麵包等，用另成一種底吃飯工具，如刀叉等，這些另成一種方面，正是中國人與西洋人區別的地方。

當然各民族的中間，有人種上的區別，如所謂黃種白種等。黃種中間及白種中間，從人種方面說，又可有許多不同底種族，但這些方面，我們不論。我們並不講人種學，我們現在所要說者，是從文化上來看各民族的異。如有一民族，只人種上與別一民族不同，而在文化上卻與別一民族無異，此二民族即是已經同化了。此所謂在文化上與別一民族無異，並不是從文化類的觀點看。從文化類的觀點看，英國是生產社會化底文化，德國亦是生產社會化底文化，從文化類底觀點看，英國德國在此方面是相同底。但我們並不能說德國已爲英國所同化了。因爲從文化方面看，德國與英國還有其異在，這些異從生產社會化底文化的類的觀點看，是不主要底，而在區別英國之爲英國，德國之爲德國，卻是很重要底。

我們於上文說人必須吃飯，而各民族的吃法可有不同。這些不同，從吃飯的觀

點看，是不主要底。因爲吃飯就是吃飯，無論如何吃，吃甚麼，只要吃飽不餓卽可，但於區別各民族，則如何吃及吃甚麼，卻可以是很重要底。又如人必須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樣可有不同，人必須穿衣服，而各民族的衣服的式樣可有不同。人必須說話，而各民族所說底話，可有不同。這些不同，從住房子，穿衣以及說話的觀點看，都不是主要底。但在區別各民族之爲各民族，則是重要底。

藝術文學都是與這些不同的方面有關係底，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藝術文學。而從文化方面以區別各民族，則其藝術文學是最需要注意底。我們常聽說，英國工業，英國科學，英國文學等。說英國工業，英國科學，只能是說英國『的』工業，英國『的』科學，而不是英國『底』工業，英國『底』科學。英國『的』工業，英國『的』科學，只是說，英國人所有底工業，英國人所有底科學。但說英國『底』工業，英國『底』科學，卽是說英國底工業，英國底科學，要與別底國的工業科學，有大不相同底地方。這是不通底。但英國文學，卻眞正是英國『底』文學，因爲他是用英國語言底。他有許多底妙處，是跟著英國語言來底，所以確乎不能翻譯。無論那一民族的文學，都是

如此。例如在中國文學中，『對仗』是很重要底。對聯，律詩，駢文全靠對仗以成其一體。但『對仗』是跟著中國語言來底，別底語言，不能有『對仗』。

藝術亦可是某民族『底』，而不止是某民族『的』。我們於上文說，人必須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樣可以不同。從房子之為房子的觀點看，這些式樣不同，是不主要底。但各民族雖同住房子，而卻可於這些不主要底方面，玩許多花樣。這許多花樣，即各民族的建築藝術。例如有希臘式底建築，有中國式底建築。希臘式底建築是希臘式『底』建築。中國式底建築是中國『底』建築。這些建築式樣的不同，即是希臘底文化，與中國底文化，的不同的一部分。

對於有些事物，所謂各民族間的不同，是程度上底不同，而不是花樣上底不同。例如就交通工具說，一個民族用牛車，一個民族用火車；就戰爭工具說，一個民族用弓箭，一個民族用槍礮；此是程度上底不同。交通工具的主要性質是能載重致遠，而且快。愈能載重致遠且快者，愈是好底，即程度愈高底交通工具。戰爭工具的重要性質是要能殺敵。愈能殺敵，即愈是好底，愈是程度高底戰爭工具。火車與槍礮，比之牛

車與弓箭，自然更能合乎交通工具及戰爭工具的要素，所以是更好底，程度更高底，交通工具與戰爭工具。換句話說，自交通工具之爲交通工具的觀點看，牛車與火車的差別，是程度上底差別；自戰爭工具之爲戰爭工具的觀點看，弓箭與槍礮之差別，亦是程度上底差別。但自房子之爲房子的觀點看，則希臘式底建築與中國式底建築之差別，則是花樣上底差別。

一民族所有底事物，與別民族所有底同類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則其程度低者應改進爲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這些事物，如只有花樣上底不同，則各民族可以各守其舊，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此點人常弄不清楚。在清末民初所謂新舊之爭中，大部分人都弄不清這一點。所謂新派要用火車代牛車，槍礮代弓箭，同時亦要用洋式房子代中國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國式衣服以爲不如此不足以保中國的生存。所謂舊派反對用洋式房子代中國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國式衣服，同時亦反對用火車代牛車，槍礮代弓箭（清末確有人如此。）他們以爲如果如此，中國雖或能生存，而亦不是中國了。若使他們這兩派人，俱能知

道，牛車與火車，弓箭與槍礮的不同，是交通工具及戰爭工具的程度上底不同，而中式房子與西式房子，中式衣服與西式衣服的不同，是房子與衣服的花樣上底不同。穿中式衣服坐汽車，中式房子裏藏槍礮，並沒有什麼矛盾。他們若知此，他們即可知，我們可以革新而仍不失其故，他們亦即可知他們的爭執，有許多實在是不必有底。

我們改造中國，差不多同有些工程師改造中國的建築一樣。有些人想着：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用鋼骨洋灰，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裝電燈汽管。所以我們如想用鋼骨洋灰，以求房子堅固，想用電燈汽管以求房子住着舒服，非蓋西洋式底房子不可。又有些人想着，中國式底建築有一種特別底美，牠能使人感覺到端正，莊嚴，靜穆，和平。這是中國的『精神文明』。至於房子的堅固及住着舒適，是屬於所謂『物質文明』方面者。若爲『物質』而犧牲『精神』，則是一種『墮落』；『墮落』是不應該底。我們不加入所謂精神及物質，或精神文明及物質文明的爭論。我們只要說上面所說兩派人的爭論，實在是不必有底。用鋼骨洋灰造房子，房子內安電燈汽管，

是現代的辦法，並不是西洋的辦法，希臘羅馬的房子亦不用鋼筋洋灰，亦不安電燈汽管。至於中國建築與西洋建築的式樣不同，乃是花樣上底不同，並不是程度上底不同。我們可用鋼骨洋灰建造西洋式底房子，於其中安電燈汽管，我們亦可用鋼骨洋灰建造中國式底房子，於其中安電燈汽管。現在中國的建築已竟是照着這種方向進行了。我們還可有中國式底建築，牠還能使人感覺到端正，莊嚴，靜穆，和平，但卻是鋼骨洋灰造成底，裏面有電燈，有汽管。這即是新中國底象徵。在新中國裏，有鐵路，有工廠，有槍礮，但中國人仍穿中國衣服，吃中國飯，說中國話，唱中國歌，畫中國畫。這些東西都不止是中國『的』，而且是中國『底』。在這些方面，我們看見中國之爲中國。

清末人常用『體』『用』二觀念以談文化。我們於此，可用『文』『質』二觀念，以說明我們的意思。一個社會的生產方法，經濟制度，以及社會制度等，是質。牠的藝術，文學等，是文。用上所舉之例說，一個建築所用底建築材料是質，一個建築所取底式樣是文。文是關於花樣底不同者。從關於質底類的觀點看，文是不主要底。但

從一箇體，一社會，或一民族的觀點看，文卻是重要底。

或可說：若果一個國家或民族，照著上所說底辦法改革，則這個國家或民族恐怕已是名存實亡了。有些人覺得所謂文質之分，等於所謂名實之分，這是不對底。我們雖不願用普通人所謂『精神文明』一名詞；但我們可以指出，普通人所謂『精神文明』者，一部分實卽是我們此所謂文。我們此所謂文包括普通所謂藝術文學，而普通所謂藝術文學，佔普通所謂精神文明的一重要部分。藝術文學，就其本來說，雖不過人的生活中的花樣，但人的生活的豐富，有意思，一大部分卽靠這些花樣。這些花樣，能開拓人的心胸，能發抒人的情感，能使人歌，能使人哭，用孔子的話說：『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從這些方面看卽不能不說文是重要底了。因藝術文學只是花樣，而卽以其爲不重要者，正是墨家的『蔽』，所謂『蔽於用而不知文』也。據說有一個美國人，到歐洲去逛，看了羅馬的聖保羅教堂（教皇的教堂，）他搖頭說：『也不見怎樣好，還不如紐約的吳爾窩斯大廈高大堅固。』這位先生卽是純從質一方面以看此教堂。他只看見這個教堂的質，沒有看見這個教堂的文。對於此

等人我們必須說：他雖到過羅馬，而實沒有看見羅馬。

再就別底藝術說。人於情感激越的時候，常有大喊大叫，亂舞亂跳的情形。所謂『情動於中，』則『發於聲音，形於動靜。』這些都是質。（這些對於人的一般生活說，亦可說是文；文質本是相對底。）在這些聲音動靜上，玩些花樣，使這些聲音不是亂叫亂喊，這些動靜不是亂舞亂跳。這些花樣，卽是唱歌，音樂，跳舞等藝術，簡言之，卽是歌舞。這些藝術取各種情感所發之聲音動靜而去其亂。不但去其亂，而且為之節使聽之者，觀之者，亦能有這種情感而且感覺一種愉快。這些都是文。

就從情感所直接發出底聲音動靜說，凡人都是相同底。但就各民族對於這些聲音動靜所玩底花樣說，則可各不相同。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歌舞。一民族的歌舞，不但是一民族的，而且是一民族『底』。在這些上面，我們可以區別一民族之為一民族。

一個民族，只有對於他自己『底』文學藝術，纔能充分地欣賞。只有從他自己『底』文學藝術裏，纔能充分地得到愉快。就文學說，一個民族的文學是跟著他的

語言來底。一個民族的語言只有一個民族內底人，纔能充分了解。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整個歷史整個生活所造成。若有一人，對於一個民族語言中底每一個字，皆能知其在各方面底意義，每一個字皆能用得恰當，此人必須是對於此民族的整個歷史，整個生活，皆已有充分底了解。說『知』每一個字在各方面底意義，每一字在每一地方底恰當用法，已是比較簡單底說法。因為在這些方面，有些是止能感覺，不能『知』底，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一個字的意義，不是全在字典上所能查出底。在這些方面，對於不是生活在某民族的歷史底生活底環境中者，是沒有辦法底。

就理想底語言標準說，一個字或一個名應該專指一個觀念或概念。但這是不可能底，至少是不易辦到底。因為若果如此，則字或名的數目，必定非常底多，在實用方面，要發生極大底困難。所以無論在那個民族的語言裏，一個字或一個名，常指不止一個觀念或概念。所以我們於翻譯的時候，此語言中的某一個字，有時要翻為彼語言中底某一字，有時則須翻為彼語言中底另一字。若不知此，以為此語言中底某

一字無論在什麽地方，皆相當於彼語言中底某一字，則於翻譯時，必要鬧大笑話。就語言說這種情形，或是一種缺點，但就文學說，則這種情形亦是一種方便。在文學作品中，我們所用底字，除傳達一個意義外，尚可在讀者的心中，引起許多別底意義使之覺此作品的內容，更加豐富。文學作品所以不能翻譯者，因翻譯只能翻一字之一意義，而不翻其所附帶引起底意義也。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就這一首一般人所熟讀底唐詩說，『吳』及『洛陽』可以使讀者有許多歷史上底聯想。這些聯想是不知中國歷史底人所不能有者。不過這還可以加註解說明，但『冰心玉壺』對於讀者所能引起底聯想，卻很難用註解說明，冰玉二字聯用，可引起『玉骨冰肌』『冰淸玉潔』等聯想。冰字可引起『冰雪聰明』等聯想，『玉』字能引起『玉潤』『玉顏』『君子之德』等聯想。若翻成別底言語，則冰只是水之成爲固體者，玉只是一種礦石。以上底聯想俱沒有了。如此，這句詩還有什麽意味？至於這首詩的音節，不能翻入譯文，這是顯而易見底。試問不認識中國字底人，如何

能欣賞這首詩？認識中國字而不會念中國字音底人（如日本人）如何能欣賞這首詩？認識中國字而不知中國歷史底人，如何能了解『吳』及『洛陽』的意義？認識中國字而不是涵泳在中國思想的傳統裏底人，如何能了解『冰』及『玉』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非中國人不能完全欣賞這首詩，非中國人不能從這首詩裏得到充分愉快。至於非中國人不能作這首詩，更是不待言底。

音樂，跳舞，圖畫等藝術，是不受語言的限制底。但一個民族的人初聽別底民族的音樂，初看別底民族的跳舞或圖畫，往往覺得是很可笑底。固然等到習慣以後，他亦漸能知其味；不過他總要等到習慣以後；這是很可注意底。一個人走進有汽管子底房子，他立刻覺得溫暖，一個人走進有電燈底房子，他立刻覺得光亮。這並不必等到習慣以後。這可見在這些方面，是沒有民族的區別，而在藝術方面是有民族的區別底。

人雖必須吃飯，雖必須有飯吃而後可及其他，但並不是飯吃飽了即無事底。不但不是如此，我們並且可以說：人在吃飽了飯以後，他的事更多，所謂『人間生餘事』

是也。上文所說種種花樣，可以說都是人『吃飽飯，沒事幹』幹出來底。但人生雖必吃飯，而卻不是只吃飯即可了事，則這些花樣對於人生，亦是極重要底。人必在這些花樣中得到愉快，而各民族又必在他自己底文學藝術中，得到充分底愉快，則各民族必須寶貴他自己底文學自己底藝術。這並不是專為區別他自己，而是因為只有在他自己底文學藝術中，他的生活，纔能十分地充實，十分地豐富，十分地愉快。

所以一個民族必須寶貴他自己底文學藝術，必須寶貴他自己底這些花樣。說要寶貴這些花樣，並不是說要對於牠『抱殘守缺』，如清末民初所謂『國粹』派者所主張。把一種東西，當成一種死底東西，放在博物院，是一種寶貴的方法，但我們此所謂寶貴並不是要用這一種寶貴的方法。我們此所謂寶貴，是把一種東西當成一種活底東西，養育培植，叫牠生長發展。我們此所謂寶貴，是如醫院保養一個活人，並不是如博物院保存一個『木乃伊』。

從另一方面說，一個民族的本身，若常在生長發展中，則他的文學藝術亦常在生長發展中。有生長發展，即有變化。文學藝術之所以必有變化者，因為人在某種情

形下所有底某種情感，在某種文藝中用某種方式，只有一個最好底表示。若此表示已為人所表示，則後人即只可『述而不作』了。例如人在某種情形下所有底某種情感，在用中國言語寫成底七律詩中只有一個最好底表示，即只有一首最好底七律詩。如李白登黃鶴樓詩。『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一首最好底登黃鶴樓詩，崔顥已經寫了，所以李白即『道不得』了。但李白所說底這個意思，崔顥並沒有說，所以李白還可再寫，但後如有人再說『眼前有景道不得，李白題詩在上頭』，那即味同嚼蠟了。用一種言語底一種文體，用得久了，人在所有底可能底環境中所有底可能底情感的最好底表示都已表示過了。所以後人再用此文體所作底作品，都難免多少有點『味同嚼蠟。』有些人可以用集句的辦法，作許多詩。這即可見人在各種情形下所有底各種情感，在前人詩中，都已表示過，後人只可以述而不作了。一種文體若已有這種情形，則文學作家，即非用另一種說法，以說人在某種情形下之某種情感不可。此另一種說法，即是一新文體，文學的一種新花樣。

在民初所謂新文學，即是要立一種新文體，文學的一種新花樣。就以上所說看，

新花樣是必要底。不過民初以來，新文學家的毛病，是專在西洋文學中找新花樣。他們不但專在西洋文學中找花樣，而且專在西洋文學中找詞句。於是有些人以爲所謂新文學應卽是所謂歐化底文學。

有些人以爲所謂新文學應卽是所謂歐化底文學，這是不對底。在新文學運動中，有些改革並不是歐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現代化。例如用新式標點並不是歐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現代化。在歐洲古代及中古時代，書亦是沒有標點底。古代及中古底書。沒有標點，亦沒有引得。在古代及中古，書少，書是預備人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底看底，不是預備人走馬看花地翻閱底，所以沒有標點。在古代及中古，書亦不是預備人查底，所以沒有引得。在清朝的四庫全書中，每書不但沒有引得，而且沒有目錄。在這一點，他頗有點『古意』。有標點，有引得底書，固然亦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但現代亦不免有些人因有標點，有引得，而只翻閱書，查書者。所謂近代毛病，此是其一。

普通所謂文學中的歐化，有一大部分亦不是歐化，而是現代化。在現代，我們有許多新底東西，新底觀念，以及新底見解，因此亦有許多新名詞，新說法。我們現在底

人說底或寫底言語中，有新名詞，新說法，乃是因爲我們是現代底人，並不是因爲我們是歐化底人。我們說：坐火車，坐飛機。這些話是從前所沒底，不過這些話，與『坐牛車，坐轎子，』等，同是道地底中國話，不是歐化底中國話。我們說：『民主政治是最好底政治。』這話亦是以前所沒有底，但這話與『人爲萬物之靈，』同是道地底中國話，不是歐化底中國話。這是就所謂新東西及新觀念說。就我們現代人的思想說，我們現代人對於事物觀察較清，分析較細，自然有許多分別，以前人所未看到者，我們現在看到了。我們的言語，我們的說法，因此亦較細密。例如我們說：『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底哲學史呢？如果一個人寫一本英國物理學史，他所寫底實在是在英國底物理學史，而不是英國物理學的史，因爲嚴格地說起來，沒有英國物理學。』這一段話，有人或認爲是很歐化了。其實這一段話，不過是用一種比較細密底說法，以說一個分別，爲普通人所未注意到者。若說這段話是什麼化底，我們說它是現代底。

有些現代中國人，並不是因爲以上所說底，或類似以上所說底關係，而因爲要

表示他吃過洋飯底關係，故意將他所說底，或所寫底話，弄得特別。例如請人吃飯，他不寫：『謹訂於某月某日某時潔樽候光』而寫『某某先生太太有榮幸（或有快樂）請某某先生某某太太吃飯，於某月某日某時。』又如與人寫信，他不寫『某某先生大鑒』而寫：『親愛底某先生。』下款不寫『弟某某』，而寫『你的忠實底朋友』等等。如此完全改了中國言語在這些方面底說法，而此改並沒有甚麼不得已底理由。這些是眞正底單純底『歐化』站在言語的立場說，這種歐『化』是不必要底。站在民族的立場說，這種歐化是要不得底。

不幸自民初以來，有些人以爲所謂新文學應卽是歐化底文學，而且應卽是這一種眞正底單純底歐化文學。他們於是用歐洲文學的花樣，用歐洲文學的詞藻，寫了些作品；這些作品敎人看著，似乎不是他們『作』底，而是他們從別底言語裏翻譯過來底。不但似乎是翻譯，而且是很壞底翻譯，非對原文不能看懂者。我們於上文說，文學作品是不能翻譯底。隋唐譯佛經底人向來卽說，翻譯的工作，如『嚼飯喂人』，是個沒有辦法底辦法。翻譯的東西，向來不能敎人痛快，這些似乎是翻譯底東西，更

『令人作三日惡』

在新文學作品中，新詩的成績最不見佳。因爲詩與語言的關係，最爲重要，於上所舉例可見。作新詩者，將其詩『歐化』後，令人看着似乎是一首翻譯過來底詩，翻譯過來底詩，是最沒有意味底。

因爲有這些情形，所以所謂新文學運動，並沒有完全得到他所期望底結果。新文學運動裏底人本來說，舊文學是貴族底文學，而他們的新文學是平民底文學；舊文學是死底文學，而他們的文學是活底文學。一種藝術或文學若不能使大衆得到一種感動，則這種藝術文學是貴族底，是死底。民初新文學家，從這一點批評當時底舊文學，是不錯底。幾個詞人，抱著譜填詞，填成以後，他們互相恭維一陣，但與大衆毫無關係。這種文學當然是貴族底，是死底。貴族底，死底，藝術文學，並不一定卽是沒有價值底，博物院裏有許多東西都是貴族底，死底，但仍有它的價值。不過專就是貴族底及是死底說，如果所謂舊文學是貴族底，是死底，則有些新文學底作品，尤其是有些新詩，實則是更貴族底，更死底。因爲有些新文學底作品，非學過歐洲文字底人，不

能看懂，而中國學過歐洲文字的人，比念過唐詩三百首底人，是少得多了。

近來又有所謂普羅文學。所謂普羅文學可以有兩種；一種是鼓吹或宣傳無產階級革命底文學，一種是可以使無產階級底人可以得到一種感動底文學。前一種文學是『文以載道』者，牠的價值或在『道』而不在『文』。後一種文學，始眞是文學。就後一種文學說，普羅文學卽與平民文學無異。七俠五義，施公案，是中國底平民文學，而滿紙『普羅』『布爾喬亞』字眼底文學，並不是中國的平民文學，因爲中國的普羅，中國的平民，對於這些文學，並不能得到感動。

無論所謂普羅文學是上所說之那一種，但旣是文學，他總是用言語寫底。他旣是用言語寫底，他必須是用某民族底言語寫底。旣是用某民族的言語寫底，如寫得好，卽不僅是某民族『的』文學，亦是某民族『底』文學。

中國並不是沒有平民文藝。詩經，楚辭，宋詞，元曲，在某一時候，都是能感動大衆底文藝，卽都是平民文藝。等到這些不是平民文藝的時候，平民不是沒有文藝，而是已經不要這種文藝而已，另有一種文藝了。一時代的大作家，卽是能將一時代的平

民文藝作得最好者，惟因其如此，所以他的作品纔是活底纔是中國底。對於中國人，是中國底文藝，雖不必是活底，但是活底文藝必須是中國底。只有從中國人的歷史，中國人的生活中生出來底文藝，纔是中國底，亦惟有這種文藝，對於中國人纔可以是活底。中國人的生活現代化了，所以中國底文藝亦要現代化。現代化並不是歐化。現代化可，歐化不可。

第九篇　判性情

本篇所謂性情，並不是心理學中所謂性情。本篇所講，亦並不是心理學。我們常聽說：某社會有封建社會性，或資本主義社會性。我們常聽說：某民族有他的特別底民族性，或國民性。我們又常聽說：政治上社會上底設施，有些『合國情』，有些『不合國情。』本篇所謂性情，卽是這些性，這些情。本篇所討論者，卽是關於這些性，這些情底問題。

有邏輯上所謂性。凡是某一類底事物，都必有其所以爲某類底事物者。其所有之所以爲某類底事物者，卽屬於此類底事物之某性。例如一桌子，旣是桌子，必有其所以爲桌子者。其所有之所以爲桌子者，卽桌子之桌子性。又如桌子是方底，旣是方底，必有其所以爲方者，其所有之所以爲方者，卽此方桌子的方性。這些性都是邏輯上所謂性。

說某社會有封建社會性，或有資本主義社會性者，所說之性，亦是邏輯上所謂性。某社會如是封建社會，則必有其所以爲封建社會者，其所有之所以爲封建社會者卽是其封建社會性。對於什麽是封建社會，許多人的說法，雖不一致，但他們所謂社會有封建社會性之性，是邏輯上所謂性，則是顯然底。在我們的系統中，我們亦說某社會有某性；照我們的系統，我們可以說，某社會有以家爲本位底社會性，某社會有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性，此所謂性，均是邏輯上所謂性。

有生物學上所謂性。『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此所謂性，均指生物所有一種要求或傾向，與生俱來，『不學而能』者。此卽我們所謂生物學上所謂性。若用性之此義，則無生物卽無性。我們說棹子有棹子性，及說『食色性也。』此二性字，意義完全不同。

這些分別，說淸以後，我們可看，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之性，究竟是邏輯上所謂性，抑是生物學上所謂性。凡說民族都有民族性；此話若解釋爲凡民族既是民族，則必有其所以爲民族者，其所有之所以爲民族者，卽是其民族性。照此解釋，則『凡民

族必有民族性，』正與『凡棹子必有棹子性，』是同樣底眞理。不過主張有民族性若所謂民族性，不是如此底性。這是很顯然底。

他們所謂民族性之性，不是邏輯上所謂性，更可從另一方面看出。就邏輯上所謂性說，一個箇體可原來無某性而後有，或原來有某性而後無。例如一個黃底棹子，可原來不是黃底而後來是黃底，亦可原來是黃底而後成爲黑底。又例如一個民族或國家，可以由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變爲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他可以原來有以家爲本位底社會性而後無，亦可以原來無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性而後有。但照主張有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底人所說，一個民族的民族性，不是可先有而後無，或先無而後有，至少亦是不能先無而後有。例如有人說愛好和平是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人說蠻幹執拗是日本人的國民性。他們說這個話的意思是：中國人生來是愛好和平底，日本人生來都是蠻幹執拗底。這些，對於中國人或日本人，都是與生俱有，決不能是先無而後有底。卽令有些中國人或日本人可以有與他們的民族性相反底習慣，但他們的本性，是難變的，所謂『山難改，性難移。』我們的頭髮，生來是直底太太小

姐們雖可以將他們的頭髮燙成彎彎曲曲底，但這些彎曲是不可久底，無論什麼樣底理髮師他所燙底頭髮，如不繼續底燙，經過相當時期，總要自己還成直底。照主張有所謂民族性者的意見，一個民族內底人，雖亦時可有與他們的民族性相反底習慣，但這些習慣亦是不可久底正如我們的頭髮的彎曲是不可久底。由這方面看，主張有所謂民族性者所說底民族性之性，是生物學上所謂性。

照主張有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底人所說，每一個民族中所有底人，或至少有些民族中所有底人，生來都有些心理上底相同底特點，與別底民族中底人不同。正如他們都有些生理上底相同底特點，如黃髮碧眼，或黑髮黑眼等。這些都是不可變底。所謂不可變者，即是一個民族中底人，若生來都是黃頭髮碧眼睛，則他們一輩子都需是黃頭髮碧眼睛。他們雖可以想法子把他們的頭髮染黑，但總是不可久底。不但他們一輩子都需是黃頭髮碧眼睛，他們的兒子孫子，如果他們都是純粹底『亞利安』，都需是黃頭髮碧眼睛，黃頭髮碧眼睛，對他們是『子子孫孫，萬世永寶用。』

於普通說到民族時，我們總是把『民族』當成一個集體名詞用。例如，於說德

國民族時，我們用『德國民族』一名，把所有底德國人當成一堆而指之，並不是把德國的人當成一類而指之。我們說：德國民族戰勝了捷克民族，我們意思總是說：德國的那麼一堆人，戰勝了捷克的那麼一堆人。如果就『民族』一名的此義說，則所謂『民族性』恐怕是一不通底名詞。因爲照說民族性者之所謂性，既是用『生之謂性』之義，其所謂性的意義，既是生物學上底而不是邏輯上底，則照『性』的此義，只有生物始有性。一個民族內底人雖是生物，但民族並不是一生物。猶如一學校雖是人組織底，但學校並不是人。一民族內底人雖可有生物學上所謂性，但一民族則不能有生物學上所謂性。在這一點，我們亦須『明層次』。

或可說：所謂民族性者，並不是說一民族的性，而正是說一個民族內底人所皆有底特點。如果如此，則所謂某某民族者，並不是以某某民族爲一堆人而說之，而是以某某民族爲一類人而說之。所謂某某民族的民族性者卽是說屬於某某民族一類底人所皆有之特點，生而卽有，不可變者。不過說民族性者所說底某民族的民族性，姑無論其民族內底人是否生而卽有，但普通都不是某某民族內底人所皆有底。

例如有些人說，德國人好勇鬭狠；好勇鬭狠是他們的民族性；有些人說，法國人浪漫鬆懈；浪漫鬆懈是他們的民族性。有許多人對於每一個民族，都要說出來他的許多底民族性。但事實上無論那一民族內，都有沒有所謂他的民族性底人。有一個人問一個德國人：『你贊成共產主義不贊成？』這位德國人說：『不贊成。』那位人問：『爲什麼不贊成？』這位德國人說：『因爲我是德國人。』這一句話，眞可以說是所答非所問。他的意思或是說：德國人的民族性，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底。但他沒有想到，在『集中營』作囚徒底成千成萬底政治犯，有大部分也都是百分之百底『亞利安』不是一類的分子所皆有底特點，決不能是說一類的事物的性。若不是所有底人都是需要食色，我們卽不能說『食色性也。』

由上可見，所謂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決不能與一個民族的人的生理上底特點，相提並論。一對『亞利安』夫婦，生了一個小孩，忽然是黃皮，黑髮，黑眼睛，丈夫必以其妻爲不貞。但如他們生了個小孩，不好打架，丈夫或有『生兒不象賢』之感，但決不能因此卽指其妻爲不貞。

或可說，一個民族內底人，雖不必人人皆生而有心理上底某特點，而其多數人則皆生而有心理上底某特點。因此，此民族作整個民族的行動時，必表現特點。所謂民族性者，正就此方面說。例如德國人雖不必人人皆生而好勇鬬狠，而大多數底德國人則皆生而好勇鬬狠。所以德國民族於作整個民族行動時，亦是好勇鬬狠。所謂德國民族的民族性，正是謂此，亦只是謂此。

此雖亦可說，但我們第一須知：此所謂心理底特點，不但須是一民族中大多數底人所生而卽有，而且須是別民族中大多數底人所生而皆不能有或少有者，不然，此所謂特點卽是一部分底『人』的心理底特點，而不是某民族內底人的心理底特點。事實上有沒有如此所說底心理底特點，是尙須證明底。普通所謂一個民族中大多數人的心理底特點，及其於整箇民族行動時所表現者，可以隨時不同。關於這一點，我們於下文有例說明。若說民族的特點，本來是隨時變動底，則這些特點，卽不是性，至少不是生物學上所謂性。

照我們的看法，主張有所謂民族性者所說底民族性，實則並不是性而是習，不

管在人種學上是屬於那個民族底人，生養在別一個民族內，卽有別一個民族的習，而沒有他自己的習。正如不管在人種學上是屬於那一個民族底人，生養在別一個民族內，卽會說別一民族的語言，而不會說他自己的民族的語言。會說語言，是人的性，會說那一民族的語言，是人的習。

照我們的看法，不但所謂民族性是習不是性，卽普通有些人所常說底人性，亦是習不是性。例如有些人常說，私有財產制度是不能廢除底，廢除私有財產制度是反乎人性底。事實已證明這是不盡然了。在蘇聯現行底社會制度裏，私有財產制度固然尙未完全廢除，但人對於私有財產底觀念，已經與我們大不相同了。在我們的現行社會制度裏，除少數底例外，每人都覺得必需在銀行裏有相當底存款，或有些其他財產，然後對於其生活，方有所謂『安全感』。這種心理是可以了解底。在我們的現行底社會制度裏，一個人的生活的保障，全靠他自己的力量與運氣。他固然須有某種底技能，他固須認眞底作事，但對於他的生活的保障，這些不過是必要底條件，而並不是充足底條件。他很可以因所謂『不景氣』而失業，他很可以因疾病而

失業，他更可以因老不能工作而失業。雖然在有些地方，有所謂失業救濟等，但那是不可必得底。就他一個人說，他對於這些情形，已不能不有所打算，有所準備，假使他再有妻有子，他更不能不替他們有所打算準備。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必須要準備些財產以爲他自己的醫藥費，養老費，以及子女教育費等。這是人情之常。在我們的現行社會制度裏，一個人若有病而沒有錢上醫院，活該他不吃藥。若年老而不能作事，活該他不吃飯。若有兒子而沒有錢送他上學，活該他的兒子不識字。人誰願意這樣『活該?』人不願意這樣『活該，』他當然須把持些財產，以爲準備。所以說在我們現行底社會制度裏，人重視私有財產，是人情之常。

我們說這是人情之常，而不說這是人性之常，因爲這並不是不可變底。假定在有一種社會裏，每一個人，於他能作事底時候，只要他出力，他都有事可作，有工資可得。於他有病底時候，雖然他沒有錢，他亦有醫院可住，有藥可吃。他如年老，他卽不作事亦有人送錢來。他如有子，他卽不花錢亦有人送上學去。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對於私有財產，自然不很重視了。這亦是人情之常。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人不重視私有

財產，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性』特別高尚。在我們的現行社會制度中，人重視私有財產，亦不是因爲我們的『性』特別卑鄙。他們與我們，是『易地則皆然。』

據說有一個美國人到蘇聯一個小學校裏參觀。他出一個算學題考一個小學生。他的題是一個人按三塊錢的價錢買了許多東西，按五塊錢的價錢，把這些東西賣去；問這個人得了什麽？小學生囘答他得了三個月的監禁。這箇小孩的囘答，很不猶太；但他的種族也許正是猶太。無論如何，這個小孩與我們現行社會制度下底小孩的見解及行爲，總有不同底地方。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性不同，而是由於他們的習不同。

在制度不同底社會內人的習當然不同。卽在制度相同底社會內，因某社會某一時底風尚不同，其中底人的習亦可不同。我們於第七篇『闡敎化』中說到家風校風等。某一家於某一時有某一種家風。某一學校於某一時有某一種校風，某一社會於某一時有某一種社風；某一國於某一時有一種國風。家風校風是我們常聽說底名詞；社風國風則是我們所新杜撰底。雖是新杜撰底，但其所指者則是向來卽有

底。我們於上文屢次說『某一時，』因爲一家，一校，一社會或一國等的風是時常變底。我們於上文又屢次說『某一種，』因爲這一家與那一家，這一國與那一國，雖不是一家，不是一國，而他們於『某一時』可有同一種底家風或國風。例如某一家於某一時有『勤儉家風』或『孝友家風』。一個有這一類家風底家，不見得是常常如此；其如此是於某一時如此。而有這一類家風底，亦不見得只限於這一家。所以這一類底家風，是一類底家風，而不是這某一家所專有底家風。就國說，現在德意日三國有相同底國風；他們的國風是一種底。而他們之有這一種底國風，都是於某一時有底。不過這個某一時，對於他們三國有長短不同而已。說有國民性底人或說這三國的人有相同底國民性；德國人不是說，日本人亦是『亞利安』嗎？但我們知道在法西斯黨開往羅馬的時候，意大利人亦是以放浪頹唐著稱底。在六七十年以前，日本人還是以中國爲法底。他們有現在所有底國風，都是近來底事。這些國風都是於『某一時』有底。

照以上所說，我們不承認有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普通說民族性者所說某民

族的特點，有些是某民族於其時所行底社會制度的特點；有些是某民族的特點。所謂某民族某民族的特點，我們亦承認是有底，不過我們不謂之爲「性」，而謂之爲「習」。這並不是專是字面上底爭執。照我們的看法，性應該是不變底，但在歷史上看來，所謂各民族的特點，沒有不變底。就有些歷史很短底民族看，他的特點，有些似乎不變，其實並不是不變而是沒有變；他還在所謂「某一時」中。就歷史長底民族看，所謂他們的特點的變，是很顯然底。羅馬人初時嚴肅，後來荒淫。中國人的歷史更長，他的特點的變亦特多。我們常聽見有些人說中國人若何若何，但就這許多若何之中，我們很難指一個若何是歷周秦漢唐宋明而不變底。普通人只看見他所看見底中國人有一點或數點特別順眼或不順眼底地方，便隨口說中國人若何若何，而不知縱橫數萬里，上下數千年，在這個大空間與長時間內底中國人，他所未看見者，還多得很。這些很多底中國人，不見得是他的簡單底若何所可概括，

有些人說：民族亦有少壯與衰老。上所說一民族的特點之變，可以用此義以說明之。羅馬民族於其少壯時嚴肅，其衰老時荒淫；這是並無不可底。於此我們說佛家

說一切事物，都是無常底，都有成住壞空。此所謂成住壞空的意義是邏輯底。因爲他只說成住壞空，而不說那一種成住壞空。一個人的成住壞空與一個棹子的成住壞空有不同之處，但這些不同，佛家說成住壞空時是不管底。他只說一切事物均有成住壞空，而不說某一事物於某一時有成住壞空。就各事物說，一個人的成住壞空，與地球的成住壞空，所佔底時間很有差別，但這些差別，佛說成住壞空時，亦是不管底。他離開了各種差別，而說成住壞空，所以我們說，他所謂成住壞空的意義，是邏輯底。若說民族有少壯衰老者說，凡物皆有成住壞空，民族亦是一物，所以亦有成住壞空。此當然是可說底，不過沒有什麽特別意義而已。說民族有少壯衰老者，顯然不是就此方面說民族有少壯衰老。他們所謂少壯衰老，是生物學上底少壯衰老。他們說一民族有生物學上底少壯衰老，這是不通底。我們於上文已經說過，雖一個民族內底人是生物，而民族不是生物。民族當然不會有生物學上底少壯衰老。

就事實方面說，有些人看見上一代底中國人，大概都是走路彎腰，說話哼咳，男人則弱不勝衣，女子則弱不禁風，便以爲這是中國民族衰老的證據。其實這些都是

習。我們眼看著我們下一代底人，沒有舊習者，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有人說中國民族是『反老還童』了。但若所謂老是生物學上底老，則所謂反老還童者，只是秦皇漢武的夢想，至少在現在不是可能底。

或說：就箇人所有底成就說，其所以有某種成就，一部分是由於才，一部分是由於學。例如一個能吃酒底人，其所以能多吃而不醉者，一部分是由於他的生理方面底特別情形；此是天生底，此是其才；一部分是由於他常常吃酒，養成底習慣；此是人爲底，此是其學。無論人在何方面底成就，若究其源，都有這兩方面可說。無論在何方面，都是有些人的才高，有些人的才低。這是很容易看出底。有些特別才高低人，我們稱爲天才。無論在何方面都有天才。如吃酒底天才，作詩底天才，軍事底天才等等。而且照遺傳學講起來，天才往往是遺傳底。文學史上所謂唐宋八大家，其中三家都姓蘇。因血統的關係，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於一家，因此亦可說，因血統底關係，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於一民族。一個民族內底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較多，此民族即是優秀民族。一民族內底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較少，此民族即是劣等民族。再進一步說，

如一民族內某種底天才或才高底人多，則此民族卽易於有某種學。其有某種學是習，但使其易於有某種習之天生底本質則是性。此性可以說是民族性。

就個人說，有些人才高，有些人才低，這是事實。在學一種學問或技藝的時候，有些人『一點卽破，』有些人『勞而無功，』這都是事實。不過天才或天才高底人，都生在什麼家庭中，什麼民族內，這是很難說底。於某一時，天才或天才高底人『往往』聚在一家內，或聚在一民族內，但這是不可久底。如這是可久，則孔子的後人，必都是孔子，孟子的後人，必都是孟子。希臘民族必永遠出柏拉圖，猶太民族必永遠出耶蘇，這顯然是與事實不合底，如這是不可久，則我們不能指定某一家爲優秀底家，某一家爲劣等底家，某一民族爲優秀底民族，某一族爲劣等底民族。旣不能指定，則我們不能說某一民族永遠能生許多某種天才或才高底人，我們亦不能說某民族有某種民族性。

說某民族是優秀或下劣者，大概都是就某民族於目前底成就說。白人說有色人種是下劣者，不過因目前有色人的成就，在許多方面，不及白人而已。但是離開過

去將來，而專說目前，是很不可靠底。在五百年以前，中國人如知有德國人，如亦用現在德國人的邏輯，中國人很可以說，德國人都是天生底野蠻人，永遠不配有文明。在這一點上，世界上最有發言資格底人，是中國人。我們的歷史指示我們，與我們接觸底民族，不管他是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我們如與他機會，他可以與我們同樣地有成就。有些民族內底人，自己沒有歷史而又不肯看別人的歷史，妄指那些民族是優秀，那些民族是下劣，眞是信口雌黃，無有是處。若把這些『信口雌黃』作一種偏見看，則『家有敝帚，珍之千金，他人有連尺之璧，而不珍焉』，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若把他當成眞理看，則這眞理可以說是井蛙的眞理。

我們雖不承認有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但我們卻承認有所謂國情。我們試把某一國或某一民族的歷史於某一時截住，他的歷史，在此某一時以前者，即是他的國情，例如我們試於清末戊戌年元旦將中國歷史截住，則此日以前所有關於中國底事情，都是中國的歷史。此日以前底整個中國歷史，即是中國於此時底國情。這時底國情是：中國有一個皇帝，有一個異族底皇帝，中國行底是以家為本位底生產

制度，中國受了西洋人的壓迫，中國打了幾回敗仗，等等。這些事情，詳細寫起來，眞是『不計其數，』但總起來卽構成當時中國的國情。

一國或一民族於某一時有他的『情』；一家或一人於某一時亦有他的『情』。總之，凡一箇體，於某一時都有他的情。他的情都是絕對地特殊底。此卽是說，某一個體，不論其爲某一國，或某一民族，或某一家，或某一人，或某一棹子，某一椅子，於某一時所有底情，皆是『絕無僅有』底。所謂『絕無僅有』者卽是只有此一不能重現，民國元年元旦時底中國，是空前絕後底。任何個體於任何某一時所有底情，都是空前絕後底。

就邏輯上所謂性說，一箇體如有一新性時，此新性與其個體其時之情，總有不合。例如一個小孩子於其第一次上學之時，卽有『是學生』之新性。此小孩於有此新性之時，無論是喜歡或厭惡，他總有些不慣。其所以有不慣者，卽因其新性於其原有底情，有不合也。一國或一民族如在任何方面需有改革，此一國或民族卽須有一新性。此新性與其原有底情，亦必有不合。自守舊底觀點看，這些改革卽是『不合國

情，』

照以上所說，對於任何箇體，一切底新性，既是『新』性，當然對於『舊』情，均有不合。就一國或一民族說，一切任何底改革，在其初均不合國情。不合乎國情者，在其初行時，一國或一民族的人，自然都覺得不慣。在此方面說，守舊者之反對任何改革並不是沒有理由底。

一國或一民族所有底新性，如只是關於一方面者，或對於此國或民族之舊情，倘非十分不合者，則此一國或一民族的人所感覺底不慣，倘不是十分厲害。如其所有，或所將有之新性，是關於一國或一民族的多方面，而且與其舊情十分不合者，則此一國或一民族的人的感覺不慣，必十分厲害。此種改革，如係用暴力以促成者，即所謂革命。

革命是痛苦底，守舊底人反對維新，尤反對革命，並不是沒有理由底。不過如一國或一民族在某種情形中必需有某種新性，否則此國或民族即不能存在而此種新性，又非用革命不能得到，則革命雖痛苦亦是不得不有底。

不過情的力量，亦終是不可侮底。於某一個箇體有一某性時，情，於某種程度內，對之亦能有影響。例如有傷寒病，必須發熱，此是其所有底傷寒病性。凡害傷寒病者均發熱，但其發熱之程度，或四十度，或三十九度，或四十一度，則可因人而異。其所以異者，即各人的『情』不同也。於此時即需要醫生斟酌用藥。用藥雖大致有一定，而配合可以變化，分量可以加減。醫人的醫生是如此：醫國的醫生亦是如此。大政治家所謂，斟酌國情，因時制宜者，正是就這些方面說。

害同病底人，其病同而病狀不必盡同；不過此不盡同之處，自某種病的觀點看，不是主要底而已。行同樣社會制度底國家民族，其社會制度同，而其表現亦不必盡同；不過此不盡同之處，自某種社會制度的觀點看，不是主要底而已。所以同一民治主義底國家而英法美各不盡同，英國人常說，即使英國行了共產主義，英國亦與蘇聯不盡同。他們說此話時，意欲表明英國人有特別底地方，其實這是當然如此底。蘇聯革命所經過底歷程，與其現行底制度，亦不見得與馬可斯所說全同。這是俄國的國情所決定底。

這些不盡相同之處，從類的觀點看，雖不是主要底，而從箇體的觀點看，則卻是重要底。例如一個人害傷寒病，發燒到四十一度，又一個人害傷寒病，發燒到三十九度。這些不盡同之處，從傷寒病的觀點看，不是主要底，但對於這兩個害傷寒病底人，卻是重要底。醫生用藥，正要在這些地方，斟酌如何適應病情。他用底藥雖可以是不錯底，但也許有時用得太多而致病人吃虧，也許有時用得太少而致病人吃虧。在這些地方，一個好醫生與壞醫生，卽大有分別。一國或一民族的病，亦有這些情形。醫國底好醫生與壞醫生，亦在此等處顯出分別。

第十篇　釋繼開

在上篇『判性情』裏，我們說到一個社會的性及情。在上篇，我們說，一個社會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可以不合乎其舊情。在本篇裏，我們要說：一個社會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雖在一方面是不合舊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須根據舊情。若其完全無根據於舊情，則此社會壓根即不能有此新性。一社會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舊情說；這是『開來』，就其在又一方面須根據舊情說；這是『繼往』。

若專就時間方面說，所有歷史上底事情，都是在一方面繼往，在一方面開來。歷史上底一件事情，其前必有事，其後必有事。專就時間方面說，對於其前底事，他都是『繼』，對於其後底事，他都是『開』。此即是說，歷史上底一件事情，對於其前其後底事，都有時間上底聯續。我吃了早飯以後，來了一個客，客走了以後，我動筆寫文章。專就時間上底聯續說，這三件事情，是聯續底。專就此方面說，來客是繼我吃飯之往，

而開我寫文章之來。不過我們於此篇所謂繼往開來，不是就時間上底聯續說，而是就事情間底實質上底聯續說。聯續既是聯續，其間當然免不了時間的成分，不過我們可以不專就時間上底聯續說，就實質上底聯續說，則我的動筆寫文章，如上所說者，不是繼客來之往，而是繼昨天寫了半篇文章之往，亦不是開吃午飯之來，而是開下午再繼續寫此文章之來。

我們說，一個社會如『有』一新性，『有』字須特別注重。我們可以講許多派別底社會哲學，我們可以講許多套底社會制度，我們可以想許多底社會改革，但這些哲學等，如在某社會的舊情方面，不能得到相當底根據，則對於某社會都是空談。如這些哲學等，在所有底社會的舊情方面，都不能得到相當底根據，則對於所有底社會，都是空談。對於所有底社會都是空談底社會哲學或社會制度，即是『烏托邦』底社會哲學或社會制度。這些哲學等可以使人講之，而不能使實際上底社會或某社會『有』之。此即是說，這些哲學等只能是空底理，而不能成為實際上底社會或某社會的性。

社會決不是空言所能變革底。他的變革靠實力，改變一個社會底人須在相當底範圍內，有一個社會原有底實力。從這些原有底實力生出新實力。有如此底新舊實力，他方能推動一個社會，使之變革，使之有一新性。就此推動底人說，他必須有藉於此社會原有底實力；就此社會有新性說，有新性必有根據於舊情。有許多人，坐在房裏拿起筆來，寫了許多關於政治或社會方面底文章，結尾總是：『願國人共起圖之。』這所謂國人，在邏輯上說，是指一國內底每一個人或所有底人，但在實際上，是一無所指。當然他這『願』是一定要落空底。他的『願』落空以後，他又罵大家不努力，不爭氣。這個『大家』與那個『國人』同是在實際上一無所指。他的這些講論，這些罵，對實際當然都是無關痛癢的。

社會上底變革，其劇烈者我們稱之爲革命，照上面所說，革命亦須有根據於舊情。就革命的結果說，他能創造出一種新局面。就革命的動力說，他須根據於一種舊實力。就其須根據於一種舊實力說，他是繼往。就其能創造出一種新局面說，他是開來。開來的充分底意義，革命最能將其表出。所以普通說到革命，大都注意到他的開

來的意義。但若忽視了革命亦是繼往，則對於社會上底變革，亦不能不有誤解。我們於下文打算就這一方面多說一點。

建立中華民國底辛亥革命，就一方面說，是中國近代化所經底步驟，就又一方面說，是自明末清初以來，漢人恢復運動的繼續。就其是中國近代化所經底步驟說，這個革命是開來。就其是自明末清初以來漢人恢復運動的繼續說，這個革命是繼往。就這個革命對於以後底影響說，這個革命完全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化的一步驟。就推動這個革命底實力說，這個革命大部分，至少一部分，是明末清初以來漢人恢復運動的繼續。

這個革命初起時所用底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四句口號以後發展爲整個底三民主義。不過以後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是泛說，而當時的民族主義則是確切對滿清而發。在清末的時候，盧梭的民約論一類底書，固然，是爲一般人所傳誦或所暗中傳誦，但更引起人的情感底，是明末遺民的著作。在這一類底著作中，有些兼有所謂提倡民權的意思，如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等書。這

些書自然更是風行一時，或暗中風行一時。我並不以爲，專靠這些書，卽能引起清末底革命。不過在這些思想的流行上，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底革命的方向。思想是行動的自覺。專就這一方面說，思想是行動的反映。但一個行動有自覺以後，它更可以有計劃地進行。就這一方面說，思想是行動的指導。

在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方面說，辛亥革命有長久底，歷史底背景。此卽是說：在舊情方面，它有充分底根據。因此在這一方面，它有充分底實力。所以在很短底時間，它卽把這方面底問題，完全解決。所謂完全解決者，卽自辛亥以後，在中國卽沒有所謂滿漢之爭的問題，我們可以說，以後亦永遠沒有這箇問題。

不過在『建立民國』這一方面，辛亥革命在舊情方面，沒有充分底根據。辛亥革命後來完全成爲政治革命。不過這個政治革命是跟着種族革命來底，是種族革命帶進來底。它本身的背後，並沒有實力，至少是沒有充分底實力。所以在種族革命完全成功以後，單純底政治革命，不久卽站不住了。民國元二年，立了約法，開了國會，但約法國會後面，是沒有實力底，至少是沒有充分底實力底。沒有實力或沒有充分

底實力者，在政治上不能有什麼功用。

普通民主國的議會政治，如英美所行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在某一階段內所能行底一種政治制度。我們於第四篇『說家國』裏說，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又有兩種：一種是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種是生產社會化而支配亦社會化者。上所說議會政治，是行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經濟制度底社會所能行底政治制度。這種經濟制度，雖不是這種制度的實行的充足條件，而卻是其必要條件。一個社會行了這一種經濟制度，雖不必行這一種政治制度，但如不行這一種經濟制度，必不能行這一種政治制度。在不行這種經濟制度底社會裏，若有人主張行這種政治制度，其主張即眞正是不合國情，其言論是空言無補。

所謂民主政治，即是政治的社會化。政治的社會化，必在經濟社會化底社會中，纔能行。我們於第四篇『說家國』中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他的一生底生活，都在他的家裏。他若不做皇家的官，他對於政治，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治完全是皇家的事。即是一個爲『臣』底人爲皇家作

事亦是替人家作事，而不是替自己作事。這一點我們於第五篇『原忠孝』中，已說清楚。現在我們說這一套辦法，與民主政治是不相容底。在一個行民主政治底社會裏，一般人必須看政治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大總統家裏事。但這種看法，不是人憑空即能有底。人必須在經濟方面已與社會融爲一體，然後他纔可以眞切地覺得替社會作事，並不是替人家作事，而是替自己作事，不是『爲人謀』而是爲己謀。必須如此，他纔可以看政治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大總統家裏事。

在民初，中國在經濟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生產家庭化底經濟制度中。一般人民，都在他家裏生活。他還只在他家裏過他的自給自足底生活，他當然還只以他的家事爲他自己的事，而以政治爲大總統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大總統只是皇帝的別名。他對於他底義務，還不過『是完粮納稅』；他所希望於大總統者，還不過是『保境安民』。如大總統不能作到這一點，他除了希望『老天爺有眼』早叫『眞龍天子出世』外，沒有別底辦法。民初的智識階級最恨這些『愚民』。其實這些『民』何嘗『愚』？照他們的原來那一套，本來是如此底

那些不『愚』底智識階級，仿照別底民主國家中底例，亦組織了些政黨。但是他們的黨，除了政綱不能推行外，只一個黨費卽成了問題。

在如上所說底普通民主國家裏，議會的運用靠政黨。所謂政黨者，在原則上說，卽對於政治上底問題作具體底主張底人所組織之集團也。在所謂民主國家裏，若沒有政黨，則其政治，原則上是人人都管，而實際上對於政治上底問題卻不是人人都有辦法。我們常看見，在有些『無黨無派』底集會裏，一提出問題，大家都相顧茫然。有一兩個人站起來說了一大篇。主席問：『你所說話是不是提案？』他說：『不是提案。我不過發表一點意見，供大家參考而已。』他所說底話在原則上大家都可參考，但實際上是沒有人參考。如是發言人雖多，而決定實少。行議會政治而沒有政黨，則議會開會，必亦是這種樣子。國家大事，都如築室道謀，必至百興俱廢。政黨是不能沒有底，但政黨的存在，如何維持呢？在原則上說，某一政黨的維持靠贊成某一政黨的私人所捐助底經費。最能捐助這些經費底私人，自然是在經濟上有實力底人，卽所謂資本家了。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經濟制度裏，此支配者，卽所謂資本

家也。某方面資本家，幫助某政黨的黨費，而同時即爲某黨後面的實力。某政黨不執政底時候，他可以憲法制裁政府，使其不能作非法底事。等到他執政底時候，他的反對黨亦可以憲法制裁政府，使其不能作違法底事。如是憲法的背後，亦有了實力。

在民初，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在中國尚沒有萌芽，至多是尚在萌芽。在那時候，雖亦有了政黨，但那些政黨如何維持呢？沒有在經濟上有實力底人幫助他們的黨費，他們只好向軍閥請求黨費了。他們用了軍閥的錢，他們的地位，即不能不依附於軍閥。當時底智識階級之未當政客者，只知罵當時底政客，何以如是不爭氣。實則他們亦是沒有別底辦法。

當時底智識階級，常希望當時底軍閥，拿出良心，遵守約法，服從國會。但政治上底運用，靠底是自己的實力，不是對方的良心。古今中外，無不如此。自己沒有實力，而只希望對方發良心，此與他們所謂『愚』民的希望出『眞龍天子，』同是其『愚』不可及也。果然不久約法成了廢紙，國會遭了解散，軍閥成了藩鎭，政客成了幕僚。『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中國歷史上，於『改朝換帝，』『靑黃不接』的時候，所常

有底混亂，不能不重複一遍。直到國民政府二次北伐，中國纔又漸趨平定。

共產黨的暴動，在過去所以能有相當底影響，亦是因他們的這種暴動在中國的舊情上，有相當底根據。中國的農民，能起很大底暴動，這在歷史上是常見底。如漢高明太的起事，以及黃巢張獻忠李自成之亂，其結果雖殊，然都是這一類底暴動。中國的農民生長在生產家庭化底經濟制度裏。如有人與他們講舉代表，開國會等事，這些新名詞新底辦法，愈講得清楚，愈使他們覺得糊塗。但如為人與他們講，『打富濟貧，』『有福同享，有馬同騎，』等話，如有人與他們說，『如果我們成功以後，你們各人所種底地，即是你們各人的，』他們立刻即可了解其意義，而願意跟着走。共產黨所以能引起農民暴動者，即因他們在這一方面，是有舊情為根據底。

不過共產黨所與農民講說者，並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底經濟制度，以及社會制度，均是要高度地社會化底。共產主義所要者，是合而不是分。土地平均分給農民耕種，並不是共產黨的農業經濟政策。行集體農場，農業工業化，纔是共產黨的農業經濟政策。未曾見過，或未了解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底人，多以為所謂共產

者，是將一個社會所有底財富，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個社會的人每人均有一分。他們的這種想法，是注重在分。其實共產主義所謂共產者，是將一個社會所有底財富，都集中在一起，一個社會所有底人，合則有一切，分則一無所有，或很少所有；合則都是資本家，分則都是勞工。他們的這種辦法，是注重在合。有人說，蘇聯所行底各種經濟政策，其目的不過欲使人人都成窮光蛋而已。就『分』的一方面說，這話是不錯底。

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或上所說底民治主義，在一個社會內眞正實行，都是一個社會已行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以後底事。如一個社會尚未行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則在這個社會裏談這些主義，都眞正是不合國情，都是空談無補。

中國現在最大底需要，還不是在政治上行什麽主義，而是在經濟上趕緊使生產社會化。這是一個基本。至於政治上應該實行底主義，是跟着經濟方面底變動而來底。有許多所謂教育文化方面底事，都是這樣底。與其空談應該統一國語，不如多設幾個廣播電台。與其空談應該破除省界，不如多修幾條鐵路。有了這些東西，『應

該底」纔會跟着來。沒有這些東西，「應該底」是空「應該。」

或可問：中國現在需要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固然是沒有問題。但對於支配社會化或支配家庭化，是不是亦應該有所選擇呢？有許多人就道德方面指出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的罪惡，以爲爲免除這些罪惡，我們必須避免資本主義底經濟制度。這是就道德方面說應該。我們可以說，專就道德方面說「應該，」則所謂應該是空應該。說空應該或空說應該在實際上是沒有效力底。若就經濟方面，說中國的經濟方面底設施應該若何若何，若不若何若何，則必不能成功；這是就情勢方面說應該。這應該不是空應該。不過這些情勢，我們於此不能討論。我們於此只可以說，在近幾年來各方面的情勢，已經逼迫我們選擇了我們所「應該」選擇底了。照着我們現在已經走底路走下去，重要底礦產，重工業，以及重要底交通工具將來大概都是國營。其餘底雖不是國營，而亦在國家統治之下。清末人本來已打算這樣辦。不過在清末，國營底事業，大概都是效率甚低，賠累不堪。而現在國營底事業，則至少有一部分是有很大底效率，且是很賺錢底。這是中國三十年來底進步；這是中國前途的

希望。

或又可問：若一個社會原來行生產家庭化底經濟制度，則其所新行，或所擬新行，底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亦是於舊情無所根據也。於舊情無所根據，何以能行？於此我們說，一種新經濟制度，在其完全實行以後，雖必引起人的思想以及社會制度的諸種變動，但於其初行時，則並不先需要此種變動。生產社會化的開端，始於工業。工業是一個相當進步底社會中所已有底新式底工業與舊式底工業，所差在於規模的小大，及技術的優劣，所以所謂生產社會化的開始，不過是生產技術的改良，至於將來所要引起底各方面底變動，則是以後底事。就中國說，在初修鐵路的時候，人以為不過是開運河，修長城，一類底事而已，就其本身說，亦的確是一類底事。在開礦產的時候，人以為不過是以前開礦的繼續而已，就其本身說，亦的確是以前開礦的繼續。所以生產社會化的開始，並不是無根據於舊情，不過充其量可以使整個底社會完全有一新性。就其有根據於舊情說是繼往；就其使整個底社會有一新性說是開來。

民初又有文學革命。這個革命亦有繼往開來兩方面。就其繼往方面說，中國自唐宋以來本有所謂語體文；這是有唐僧宋儒的語錄，可以證明底。不但本有語體文，而且，至少自宋以來，其語體文與現在底語體文，大體上亦是相同底。明朝人的語體文，更是如此。例如楊椒山敎子書，長數萬言，幾全是我們現在所通行底白話。

至少自唐宋以來，中國本已有語體文。講學底人寫語錄用他；文學家寫小說詞曲用他；普通人寫書信用他。這種語體文自唐宋以來，已經為思想家，文學家，以及普通人所普遍地使用。所謂國語底文學及文學底國語本來是已有底，而且本來是很普遍流行底。近人雖努力作語體文，而尙沒有如水滸傳紅樓夢等偉大純文學作品出來，很少有如楊椒山敎子書等可以感動人底文件出來。就這一方面說，民初的文學革命運動是繼往。

或可說上所說宋明人所用底語體文，恐不過是比較受過敎育底人所用者，未必是當時人所皆能了解者。當時人的語體文，亦有為我們現在人所不易了解者，例如明太祖的詔諭，有些卽是我們現在人所不易了解底。這是不錯底。不過我們現在

人所用底語體文亦是比較受過教育底人所用者，亦並不是全國個個人所都能了解者。不但現在中國的語體文是如此，即在別國亦有如此底情形。例在現在流行世界底英文，實即英國比較受過教育底人所說底言語，所寫底語體文。倫敦以外底『粗人』，所說底言語即不盡同。英美新出小說中，往往有直寫『粗人』所說底言語之處。其不同是很大底。我們以上所說宋明人所用底語體文，是比較受過教育底人所用底。而我們現在所提倡底國語底文學，文學底國語，正是宋明人比較受過教育者，所用底語體文的繼續。在這一方面，我們看見中國文化的一脈薪傳。

自宋明以來，語體文雖已普遍流行，但一般人總以它爲非正式底文體。所謂正式與非正式是相對底。自六朝以來，駢文是正式底文體。到唐宋，韓歐的『古文』雖亦可用於碑板，但朝廷正式底制誥，還要用駢文。直到清末還是如此。凡皇帝用全銜，即『奉天承運皇帝』，頒布底文件，例如誥命等，總是駢文。而羣臣爲正式底禮節所上底文件，例如賀表等，亦總是駢文。我們可以說，自六朝以來，駢文是最正式底文體，普通我們所謂文言文是次正式底文體，在民初文學革命以前，語體文是非正式底

文體，語體文雖是非正式底文體，而卻什麼人在隨便底時候都可以用，例如皇帝的硃諭硃批，是一種便條的性質，亦可用語體文，如『知道了，欽此』等。

民初文學革命的開來的方面，即是它說：語體文亦是正式文體，而且應該是以後惟一底正式文體。在以前語體文是非正式文體，所以可用以寫語錄而不可用以寫論文，可用以寫家書而不可用以與師友寫信。在以前語體文是非正式文體，所以用語體文寫底文體作品，都是『閒書』，不能入高文典册之列。文學革命以後，語體文成為正式文體，所以在這些方面，都翻案了。就這一方面說，民初的文學革命是開來。

我們這種說法，並不輕視或減低民初文學革命的意義及影響。在現在看起來，把語體文升為正式文體，為容易而且極應該底事，但在當時確是有革命性底變動。我們往往於事後回看某事前而覺其甚易，說：『哦，不過如此。』但如將某事與其當時底情形合而觀之，則知這一句話是不能隨便說底。

此外還有語體文『歐化』一端，似亦可列入民初文學革命的開來方面。不過

這一端並不是文學革命開底。我們於第八篇「評藝文」中說，所謂歐化大部分是現代化。現代人說現代事，其說底方法及形式自不能不有新花樣。所以自清末以來，中國的語文已竟開始現代化了。梁啓超的文章，固已充分現代化，卽嚴復的文章，亦不是眞諸子，眞桐城。所以這一端，民初文學革命，雖揚其波，而不是開其源。

於此我們所要注重底卽民初的文學革命運動，若不是有繼往這一方面，它不能有它所能有底成功。有許多在文字方面的改革，在舊情方面無所根據者，皆不能，或不易，實行。行之亦沒有，或很少有，什麼效力。例如漢字旁邊加注音字母，在原則上說，這對於初認字底人應該是方便多了。但實際上初認漢字底人還是直接記漢字底音，而不用旁邊底注音字母。現在小學國語教科書裏，漢字旁都有注音字母，而小學生能用注音字母底卻很少，這卽是因爲這種辦法，在舊情方面沒有什麼根據的緣故。

就以上所說，我們可見，社會上底事情，新底在一方面都是舊底的繼續。有繼往而不開來者，但沒有開來者不在一方面是繼往。

第十一篇 論抗建

在第三篇『辨城鄉』裏，我們說：中國人的城裏人底資格保持了一二千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國人遇見了一個空前底變局。中國人本來是城裏人，到此時忽然成爲鄉下人了。這是一個空前底變局；這是中國人所遇到底，一個空前底挫折，一個空前底恥辱。

我們又說，在現在底世界中，英美及西歐等處是城裏；這些地方底人是城裏人。其餘別底地方大部分是鄉下；別底地方底人大部分是鄉下人。這些鄉下地方有些已爲某城裏人底國家所管；此受某城裏人底國家所管底鄉下地方，即是某城裏人底國家的殖民地。有些鄉下地方，雖不特別爲某城裏人底國家所管，但在經濟上是附屬於，至少是靠，城裏人底國家。這些地方即所謂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中國即是這些鄉下地方。在現代世界裏，中國的地位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底地位。這是一

個行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底社會與行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底社會相遇時不可避免底結果。

在『辨城鄉』裏，我們只在經濟方面，說作殖民地底國家與有殖民地底國家的區別及關係。專在經濟方面說，作殖民地底國家與有殖民地國家的區別及關係，是如城裏與鄉下的區別及關係。但若就別方面說，則其區別與關係，又不僅是如此。在一個社會裏，有法律道德可講，城裏人雖可在經濟上統治鄉下人，但他不能用武力底或政治底方法壓迫鄉下人，使他永遠作鄉下人。在中國以前『天高皇帝遠』底地方，有些土豪劣紳，也可作這些事；但這總是例外。不過這例外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卻是一個原則。因為國之上並沒有一個更高底社會，所以國與國之間亦沒有道德法律可講。所以城裏人底國家不但可在經濟上統治鄉下人底國家，而且可用武力底或政治底方法壓迫他，使他永遠當鄉下人底國家。近代城裏人底國家對付他的殖民地，並不要『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還要使其『鐘簴不改，廟貌如故。』還要使其故君，安坐在小朝廷裏，依然『稱孤道寡。』他只要抓著他的殖民地底人的

礦產工業，叫他的殖民地底人安於不進步底經濟狀況下，永遠一方面為他生產原料，一方面為他推銷貨物。這樣底福就足夠他享了。這樣底罪也就足夠他的殖民地底人受了。

中國最早對付西洋經濟勢力底辦法，是所謂閉關政策。這種政策雖為以後人所譏笑，但專就經濟方面說，這政策並不失為一種政策。在經濟方面說，關於衣食住等必需品，中國都是自給自足底。外洋來底東西，都是些『奇技淫巧；』人有之亦可，無之亦可。中國只要把那些外國商人，一律驅諸大門之外，噗哺一聲，把大門關上，則一切問題不都解決了嗎？中國在經濟上不與西洋發生關係，西洋何從在經濟上統治中國？在現代我們亦常看見，某國禁止某國貨物或某國某種貨物入口，或雖不完全禁止其入口，而提高其稅率，或限制其數量。這些都是一種經濟上底自衛辦法。中國以前所謂閉關政策，專就經濟方面說，亦是這一種底性質，所以亦不失為一種政策。不過這種政策雖不失為一種政策，但如何能行呢？老鼠想在貓項下掛鈴，以便於貓來底時候先得到『警報』，這亦不失為一種辦法，但是這鈴如何掛上呢？清朝中

業底人想閉關，雖亦是一種政策，但這關如何閉上呢？在講法律道德底社會裏：我們可以說這是我們的大門，我們願關就關，誰也沒奈我何。但國際間是不講法律道德底。我們的門關一次，人家就派打手來撞開一次。到後來簡直不能再關，亦不敢再關了。門既不能關，而我們的生產制度，又是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因此遂自然底成爲半殖民地底國家了。

在現代世界中，中國的地位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這一句話近十幾年來大家常說。不過說這句話底人，亦間或不十分明瞭這一句話的確切意義。亦間或有人以爲這一句話未免言之過甚。不過我們若回看清末民初時候底中國，我們知道這一句話是不折不扣底眞理。我們須回看清末民初時候底中國，因爲自這個時候以後，中國的地位是一天一天在改善之中。現在中國與日本打仗，是中國在近代處境最危底時候，但不是中國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時候。中國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時候，已經在二十年前過去了。我們的時代是中國中興的時代，而不是中國衰亡的時代。舊說『否極泰來』，在近代，中國否極的時候是在清末民初，現在已是泰來的時候了。

這並不是我們强爲此說；的確事實是如此。

在清末的時候，在政治方面，我們雖說是獨立自主，這是我們所以只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緣故，但是這個獨立自主亦是很可憐底。幾個外國公使的意見，可以影響朝政。幾個强國如有所要求，只要叫他們的公使，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拍一拍棹子，發一點脾氣，即可如願以償。在經濟方面，不但鐵路郵政等均在外國人手裏，而且社會上流通底貨幣，亦是外國底。上海通用底是墨西哥的鷹洋，北方通用底是俄國的站人洋。到現在還有人不說銀幾元而說洋幾元者。洋者洋錢也。洋錢者，鷹洋及站人洋也。

在安南旅行，我們看見，坐頭二等火車底，大都是法國人，而安南人都擠在四等車上，與豬狗在一起。在河內海防，我們看見洋式樓房，大都是法國人的住宅。我們看見坐汽車底都是法國人，而安南人頂好亦只坐洋車。我們說，這是殖民地的情形。這眞是殖民地的情形。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時候，中國亦是這樣。不過在中國，在那時候，坐頭等車，住洋房底人，不必定是法國人而已。

在那時候，中國人的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所謂殖民地人的心理者，即殖民地人因爲常受壓迫，久而久之，即有一種自卑心結，認爲自己本來是不行底。如劉姥姥認爲賈府的人天然都是聰明伶利底，天然都是應該享福底，他自己同板兒，天然都是粗手笨脚底，天然都是應該受罪底。劉姥姥的心理，是鄉下人的心理，亦即是殖民地人的心理。有人說：有人以爲，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月亮圓。如眞有人如此以爲，這人的心理是十足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殖民地人的心理，可以從言語裏看出來。例如西菜初本稱爲番菜，到後來則稱爲大菜。清中葉以前，中國人本以西洋人爲夷狄，所以稱其菜爲番菜。到後來由鄙視西洋人，改爲恐懼西洋人，由恐懼西洋人，改爲崇拜西洋人。到崇拜西洋人的時候，番菜即成爲大菜了。中國人本以西洋人爲野蠻，到後來則以西洋人爲文明，而自居爲野蠻。所以在清末民初，凡西洋底東西，俱可以文明二字加之。如話劇稱爲文明戲，手杖稱爲文明棍，行新式婚禮稱爲文明結婚。又如長江及沿海輪船，其頭等稱大菜間，二等稱官艙，三等稱房艙。這些名稱表示當時，『百姓怕官，官

怕洋人』的心理。以上所說，各名稱，所表現底心理，都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以前，中國大多數人所認爲最有希望底事是晉京趕考，最光榮底成就是狀元及第。到清末民初，中國大多數人所認爲最有希望底事是出洋留學，最光榮底成就是博士回國。在以前，中國受過敎育底人常引『孔子曰』以作爲他的言論的根據。凡是只要是孔子所以爲是底，一定沒錯。清末民初，中國受過敎育底人常引『某國某敎授曰』，以爲他的言論的根據，凡是只要是某國某敎授以爲是底，一定也沒錯。在以前中國受過敎育底人，說話總要夾雜些文言以表示他是『喝過墨水』，在清末民初，受過敎育底人說話總要夾雜些外國語，以表示他『吃過麵包』。這些情形所表現底心理，都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那時候，固然還有以西洋人爲夷狄底人。不過這些人是『外强中乾』底。在那時候，有些當時所謂『老頑固』者，終日駭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視所謂歐化爲洪水猛獸。不過這些人一聽說西洋人亦有稱贊孔孟者，亦有將四書五經，譯成其國文字者，他們卽馬上覺得『受寵若驚』，見人稱道不置。這亦是自卑心結的表

現。這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還有些人，亦常說：我們要發揚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要恢復我們的民族自信力。但一說到此，他卽說我們必須有人學德國的菲喜推。這一句話卽表示他自己沒有民族自信力。這一句話所表示底心理，亦是殖民人的心理。

這些情形，近二十年來，漸漸地改變了。我們不說西餐是番菜也不說它是大菜，我們直說它是西餐而已。我們不說手杖是打狗棍，也不說它是文明棍，我們直說它是手杖而已。這些地方，表現我們對於西洋既不鄙視，亦不崇拜。我們對於西洋的東西，只如其實以稱之。我們在國內各地旅行，看見頭等車上，滿坐些中國人，而這些中國人，昂然坐在沙發上，居之不疑，毫無自慚形穢底樣子。這是一個很大底改變。這一方面證明中國人的財力，大有增加，一方面證明中國人的心理亦大有改變。

無論在什麼方面，近二十年來，中國都有很大底進步。無論在什麼方面，我們在現在返看清末民初時候的情形，都有如同隔世之感。關於這些，在我們這篇短文裏，我們亦不能一一舉例說明。我們只可概括地說：在近代，中國的厄運，至清末民初而

極。我們現在底時代，是中國復興的時代，而不是中國衰落的時代。

有許多人嫌中國進步得太慢。在過去幾十年中，如果中國不走些寃枉路，中國的進步還可以快些；這是可以說底。不過我們說這話底時候；我們不可以忘記，中國的改變，是一個曠古未有底艱鉅任務。這個任務，是要在短時期之內，把西洋各主要國家於幾百年內所作底事，完全作了。而中國的人民，又如此底衆多，土地又如此底廣大，以前底歷史又如此底悠久，行動起來，改變起來，當然特別困難。這種任務，是非常艱鉅底。對於如此艱鉅底任務，中國的進步不能說是不快。

日本何以進步比中國快呢？這有幾個原因可說。就第一點說，日本的人民，比中國少得多。他的土地比中國小得多。所以在行動方面，便利許多。在第二點說，他的歷史與中國不同，所以少了一次種族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是以種族革命始，而以政治革命終。我們在現在平心而論，清末當局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行底政策，並不能說是全盤底不對。若果沒有所謂滿漢種族問題，如果當時底皇室是姓劉底，姓李底，姓趙底，或姓朱底，辛亥革命可以沒有，國家的組織中心，不致崩壞，則中國的進

步，即可少一番遲滯。一個組織的中心，破壞之甚易，而建立之甚難。中國比日本多經了一次革命，自然進步多受了一番遲滯，而讓日本佔先了。

無論如何，中國是進步了。在世界政治說，中國的進步是世界上一個大部分底人要脫離殖民地底生活。是世界上一個大部分底鄉下人，對於城裏人反抗。所以說，中國的進步有革命的性質，中國的進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謂世界革命者，即全世界被壓迫底人要求翻身也。中國是半殖民地底國家，中國人是被壓迫底人，所以中國的進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從這一方面看，中國的進步，是世界上已竟是城裏人底國家所不喜底。但是這種不喜，若不用力量以表示之，對於中國的進步是不能阻止底。在清末，一個强國對於中國，如有所不喜，只須派幾隻兵艦，開到中國，再叫他的使臣，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拍一拍棹子。即可達到他的目的。但現在底中國，則不是當日底吳下阿蒙了。誰要想壓制中國，叫中國永遠當鄉下人，他非派大量底軍隊不可。這又不是任何國家所皆能辦到底。在現在底局面下，能如此辦者只有日本，日本既能如此辦，他當然如此

辨這就是中日衝突的根本原因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與別底城裏人底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又有不同。對於別底城裏人底國家，中國成爲城裏人的結果，不過是使他們少了一塊公共殖民地而已，對於他們本身的地位，並沒有什麼了不得底威脅。不但如此，而且中國在成爲城裏人的過程中，於開發資源建立工業的時候，一定還要用許多機器及其他工業交通用品，他們還可以在相當底時期內作大批底生意。譬如一個鄉下底土財主，如要變爲城裏人，他必需先進城向城裏人買許多東西。其終究將成爲城裏人，與現有底城裏人並駕齊驅，雖爲城裏人所不喜，但就眼前說，他們亦並非無利可圖。中國的成爲城裏人，對於別底城裏人底國家，雖是如此，但對於日本卻不是如此。在歷史上，在地理上，或在文化上，無論就那一方面說，中國本來是東亞的主人。因爲歐洲早經過產業革命，所以整個底東亞，都一時淪爲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日本脫離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地位較早，歐美國家又都不能在東亞取大規模底軍事行動，『强龍不壓地頭蛇，』所以日本卽以『東亞安定力』自命。所謂東亞安定力者，卽東亞的主

人也。日本之所以能有此地位是因爲中國尚未完全成爲城裏人的緣故若中國完全成爲城裏人，則無論在何方面說，中國天然是東亞的主人。如此卽與日本的現在地位，不能相容。所以別底城裏人底國家，對於中國的完全成爲城裏人可以放過，而日本則必不能放過。這又是中日衝突的根本原因。

日本當局口口聲聲說，日本對於中國，並無他求，只是要經濟合作而已。所謂經濟合作者，卽中國爲農業國，日本爲工業國，中國的資源；用日本的資本技術開發如是互相輔助而已。這的確是日本的眞意。這就是說，在東亞以日本爲城裏，以中國爲鄉下，日本人爲城裏人，中國人爲鄉下人。如此，日本在東亞可以長保其經濟上政治上底主人的地位。如中國人承認這一點，隨你用五色旗也好，青天白日旗也好；這些對於他都是沒有關係底。

但是中國的進步，正是要脫離鄉下底地位，脫離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國的進步與日本起了直接底衝突，而鬧到現在底地步。這是歷史的『勢所必至，』而沒有方法，可以避免底。有些人以爲，兩國的交爭，如同個人間吵架，只要一方客氣一點，讓

步一點卽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完全錯誤底。

有人以爲日本侵略中國，只是他們的軍閥的意思，他們的財閥是不贊成底，或且是反對底。這種說法，亦是完全錯誤底。無論在何時何地，一個國家打了勝仗，軍人所得底是虛榮，財閥所得底是實利。現在日本所佔領底地方，跟著就有日本的商人來賣貨，日本的工業家來開發資源；可知收『戰果』實利者，還是日本的資本家。資本家冒險心不如軍人大，所以他們有時不免替軍人『捏一把汗；』這是有底。軍人叫他們拿錢出來打仗，他們未免『善財難捨；』這也是有底。在戰時軍人的威權日大，他們恐怕將來『尾大不掉；』這也是有底。但說他們不贊成，或且反對軍人的行爲的最後目的，這是沒有底，而且不會有底。

有些人以爲，中國尚未進步到一個能與日本打仗的地步，不如暫時不打，等到進步到了一個地步再說。這些人不知道這一次打仗正是日本怕中國進步到一個地步，不可復制，所以先下手爲强，他所謂『制於機先。』有人說這一次打仗，對日本是遲了五年，對中國是早了五年。對中國早了五年，所以我們不能不忍痛後退。對日

本遲了五年，所以他不能速戰速決；不過無論如何，在現在底局面下，這個戰事是中國進步中間所必經底一個階段，必過底一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若怕魔高，卽只好不修道了。不修道魔自然亦沒有了。假使中國現在表示願永遠當鄉下人底國家，願意同日本『經濟合作』一切問題自然都沒有了，可是中國一切的前途自然亦沒有了。

有些人看這次中日戰爭，總不知不覺地，用看兩個平等國家的戰爭底看法。有些人雖知在這次中日戰爭中，中日兩國的力量是不平等底，但以爲所謂不平等者，不過是中國的飛機大礮少，日本的飛機大礮多等等。在這些方面，中日的力量，固然是不平等，但這些不平等，尙是支節底。中日根本上底不平等，是日本是個城裏人底國家，中國是個鄉下人底國家。從城裏人的觀點看來，鄉下人想變爲城裏人，等於想造反。從日本人的觀點看來，中國近來底進步，卽是中國造反的『逆跡昭著，』他派兵來，只是『掃蕩』這些造反底人，而並不是與一敵國作正式底戰爭。所以他不說這次戰爭是中日戰爭或日支戰爭，而說這是『中國事件。』這固然是日本的狂妄，

但這狂妄也是一種事實的反映。我們也常說『抗』戰『抗』戰，我們常說我們這次『抗』戰有革命的性質。這些話也是一種事實的反映。抗有以下違上的意思。鄉下人與城裏人爭執起來，在經濟上城裏人是上，鄉下人是下。戰而曰抗，則其不是兩平等底國家的戰爭可知矣。革命與造反本是一件事的兩個名字。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自壓迫者的觀點說，這是造反。自被壓迫者的觀點說，這是革命。

明白了這次戰事的眞正性質，我們卽可以明白，這次底戰爭爲什麼是不可避免底，爲什麼是中國進步的一個必經底階段，一個必過底關。知其是必過底關，則卽非往前闖不可。闖過也要闖；不過也要闖。因爲往前闖有闖過底希望，卽使萬一闖不過，其結果也不過與不闖一樣。

在這一點，日本比中國走了好運。他在他將要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的時候，沒有一國非壓他不可，所以也沒有一國壓他。他那時候的中國俄國都是腐敗不堪，所以日本兩戰成名，立了成爲『東亞安定力』的基礎。中國沒有這個好運，或者雖亦有這個好運，而自己讓他空過了。不過這都是已往底事。空追悔已往，是沒有用處底。

我們若知這次中日戰事是中國的成爲城裏人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我們卽可知，所謂抗戰與建國，並不是兩件事情，而只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在這個階段中，我們發現了一個眞理，此卽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從前我們總想著，抗戰是抗戰，建國是建國，一個是非常時的工作，一個是常時的工作。好像歷史上底事情，能夠拿鐘表上底時間，於某一分一秒，可以截然劃斷。好像是可以有一個時候，我們可以坐下，長嘆一口氣說：哎呀，抗戰完了，現在我們可以作建國的工作了。這一種見解，完全是錯誤底。我們常說『一勞永逸。』這句語對於一件比較簡單底事情，是可以說底。一個人蓋了一所鋼骨洋灰底房子，一個人蓋了一所草棚。鋼骨洋灰底房子，可支持百年以上，草棚只可以支持一二年。比較起來，我們說，蓋鋼骨洋灰房子是一勞永逸，這是可以說底。但如較複雜底事情，其中包羅千頭萬緒，其錯綜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於這些事，卽不能有所謂『一勞永逸。』

辦河工底人常用底一個名詞是『搶救』。人生裏各種事都是以搶救底精神成功底。就一個人的生理方面說，他的身體時時刻刻都在與千百萬底病菌爭鬭中

千百萬各色各樣底病菌，對於他時時刻刻，輪流攻擊，而他的身體亦時時刻刻在那裏一面抵抗，一面生長。這兩方面若有一方面有一時一刻底停息，這個人立刻即有性命之憂。這是生理學及醫學上底常識，我們都知道底。

有一個人畫了一幅諷刺畫。畫中有一道大河。河上有一條獨木橋。橋上有許多人從一邊往另一邊走。橋下有許多像所謂魔鬼者流，抓著每一個過橋底人的腿，用力往下扯。橋上每一個人，都正在一面過橋，一面努力與魔鬼爭鬬，同時河裏面也漂流些落下橋底人的死屍。這幅畫旁邊註說『這就是人生。』這實在就是人生。

一個人就是這樣活下去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就是這樣活下去底。那個獨木橋，總是走不完底。無論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要是在活底時候，即是在走獨木橋與魔鬼爭鬬的時候。小說上有一句話是：『且戰且走。』一面與魔鬼爭鬬，一面過橋底人，亦正是『且戰且走。』不過這走不是向後走，而是向前走而已。中國現在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亦正是這一種底且戰且走。

魔鬼固然是可惡底，但獨木橋本身也就是不容易過底。即使沒有魔鬼，而過橋

底人，如果偶一疏忽，也會失脚跌在河裏。所以我們先哲常說，人是『生於憂患，死於逸樂。』我們先哲最怕人說『一勞永逸。』我們先哲所常說底，不是永逸，而是『無逸。』

所謂爭鬭的精神，中國以前是不講底。中國以前所講底，是無逸的精神。這與所謂鬭爭的精神對於人過獨木橋有同樣底功用。中華民族的四千年底生存，就是靠這種精神維持底。

第十二篇　贊中華

在舊時，大部分底中國人底好貴古賤今。凡今人作了什麼好事，這些人總覺得，無論這事如何好，或作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總要差一點。古人所作底事，一定更好，或作得更好。如果今人作了什麼壞事，這些人便借題發揮，用『世風不古人心日下』，等濫套，將今人罵得『狗血淋頭。』

在舊時，除了些廟堂頌聖底作品外，在私家著作裏，很少看見稱讚他自己的時代底文章。王充論衡齊世篇說『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錯誤，所以他在他自己的書裏有宣漢篇。在這篇裏，王充指出，漢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王充感覺到他自己的時代的偉大。這在舊時是很少見底。

在舊時，大部分人所以都貴古賤今者，其原因有兩點可說。就第一點說，大部分人本來都是『貴所聞而賤所見。』『今』是一個人之『所見世』，『古』是一個人之『所聞世』或『所傳聞世』。大部分人本來都是『貴所聞而賤所見，』所以他們亦是貴古能賤今。抱朴子說：『俗世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正是說此。就第二點說，中國舊時底社會，是農業底社會、在農業底社會裏，人所注意底事情，如四時之變化，五穀之種植收穫等，大部分都是循環底。對於循環底事情，人靠經驗即可以知之治之。農業社會的人，特別『尊高年』。高年是有經驗底人。青年人有什麼不了解或不能應付底事，即請教於高年。高年，憑他的經驗，可以教訓青年，而這些教訓，大致都是不錯底，因爲在農業社會裏新來底事與過去底事，大致都是一類底。在這種情形下，人對於『古』即不知不覺地起了一種尊敬之心。但在工業社會底人，新底事情時常發生。而其新又不只是個體上底新，而是種類上底新。我們常聽見有些高年人說：『這種事我沒有經過。』這一類底話，在農業社會裏，是很有意義底，

但在工業社會裏，則沒有什麼很大底意義。因爲在工業社會裏，人所沒經過而新有底事，是太多了。對於人所沒有經過底事，舊經驗的教訓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業社會裏，高年不是一個傲人底性質，而青年反是一個傲人底性質了。青年所以成爲一個傲人底性質者，因青年對於種類上地新底事物，可以學習，而高年則不能學習也。在農業社會裏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於道德底理由，一半是由於實用底理由。在工業社會裏，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於道德底理由。

近數十年來，中國自農業社會，漸變爲工業社會，所以貴古賤今底人，在現在是很少底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種毛病，即貴遠賤近。凡中國人作了什麼好事，這些人總覺得無論這事如何好，或作得如何好，但比之外國人，總要差一點。他們總想着，外國人所作底事，一定更好，或一定作得更好。如中國人作了什麼壞事，這些人一定要借題發揮，用『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等濫套，把中國人罵得『狗血淋頭。』

現在所以有這一部分人，貴遠賤近者，其原因亦有兩點可說。就第一點說，近是

人之所見；遠是人之所聞或所傳聞。人既易於『貴所聞而賤所見，』所以也易於貴遠賤近。就第二點說，中國現在一部分人還有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上篇『論抗建』裏，我們說到所謂殖民地人的心理。中國人有這種心理，以在淸末民初時候爲最甚。相傳有人以爲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月亮圓。這與上抱朴子所說，可謂『異曲同工』。實際上或不必眞有人如此以爲，但有此傳說，也就是一個很有意義底事實。此事實使我們知道，當時有許多人盲目地崇拜西洋人。這種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國到現在還有殘餘。此即是說，到現在還有一部分中國人多少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貴遠賤近，雖亦是人之常情，但他們又並不是僅只貴遠賤近。他們對於阿比西尼亞的英勇，總覺得『不過如此，』而對於捷克的懦怯，總覺得『沒有什麼。』在這些方面看，這一部分人的貴遠賤近，是由於他們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說，人貴所聞而賤所見。這並不是人的弱點，而正是人的優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我們可以說，人是有理想底動物。就客觀方面說，理想是事物的完全底典型。就主觀方面說，理想是人對於事物的完全底典

型底知識。人有理想，而其所見底事物，都不盡合於他的理想。社會上或歷史上底事，都是人作底。人都是人，不是神。此卽是說，沒有人是絕對完全底，沒有人是完全合乎人的定義底。在實際底世界中，無論什麽事物，都必多少合乎他的定義，但亦沒有一個事物能完全合乎他的定義。人既是實際底事物，他總有缺點，他所作底事亦總有缺點。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離我們遠底人，亦有他們的缺點，他們所作底事亦有缺點。不過這些缺點，異時異地底人，因爲距離遠底緣故，不容易看見。因爲距離遠底緣故，人看異時異地底人或事，都只看見其大體輪廓，其詳細則看不清楚。如其大體輪廓無大缺點，人卽以爲其是完全底。人對於其同時同地底人或事，則是深知其詳底。因深知其詳底緣故，不但看不見其大體輪廓的無大缺點，如果其大體輪廓是無大缺點，而且簡直看不見什麽是其大體輪廓，如所謂見樹不見林者。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看其同時同地底事，自然只見其是不完全底了。

我們論歷史上或社會上底事，必須先就其大體輪廓看。看見了它的大體輪廓，然後可以看見它的主要底趨勢，及它的趨勢所向底目的。用我們於以上所用底名

詞說，我們看見了它的大體輪廓，我們纔可以於它的許多『情』中，看出它的『性』。

在我們的新事論裏，我們的意思之一，卽是想指出中國在近五十年來底活動的大體輪廓，以及這個活動的『性』。許多談所謂文化問題者，大概都是想在這方面說一點。

近五十年來中國的活動，其主要底趨勢，是從鄉下變爲城裏，從半殖民底地位，恢復以前東亞主人的地位。就恢復以前東亞主人的地位說，中國近五十年來底活動的『性』是『復興』。就從鄉下變爲城裏說，中國近五十年來底活動的『性』是『革命』。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國近來底活動的復興性，常用『民族復興』『自力更生』等語。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國近來底活動的革命性，常用『民族革命』『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語。這些看法都不錯，這些說法都是可說底。

或可問。就大體輪廓上看，中國近來底活動是不是已有成就。中國人在復興或革命的方面，是不是已有成績？我們的回答：中國已有很大底成就，中國人已有很大

底成績。

我們於第七篇『闡教化』裏說，一國可有一國的國風，中國自商周以來，有一貫底一種國風。此種國風是在中國社會裏，道德底價值，高於一切。在這種國風裏，中國少出了許多大藝術家，大文學家，以及等等底大家。但靠這種國風，中國民族，成爲世界上最大底民族，而且除幾個短時期外，永久是光榮地生存著。在這些方面，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望及中國的肩背。在眼前這個不平等底戰爭中，我們還靠這種國風支持下去。我們可以說，在過去我們在這種國風裏生存，在將來我們還要在這種國風裏得救。

我們於新理學中說，一社會的分子之行動，其可以直接或間接維持其社會的存在者，是道德底行動；其可以直接或間接阻礙其社會的存生者，是不道德底行動；其亦不維持亦不阻礙其社會的存在者，是非道德底行動。這些話，亦可以反過來說。我們亦可以說，所謂道德底行動者，即人的行動之可以直接或間接維持其社會的存在者，所謂不道德底行動者，即人的行動之可以直接或間接阻礙其社會的存在

者。所謂非道德底行動者，即人的行動之亦不維持，亦不阻礙其社會的存在者。

道德是所以維持社會存在的規律。在一社會內，人愈遵守道德底規律，則其社會之組織必愈堅固，其存在亦必愈永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尊重道德的傳統底國風，與中國社會的組織的堅固，與中國民族的存在的永久，是有密切底關係底。

左傳說：古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是中國的一個傳統底看法。照這個傳統底看法，有三種人可以得永久底榮譽。可以得最大底永久底榮譽者是有德底人，其次是有功底人，其次是有學問底人。在中國歷史中，秦皇漢武，功蓋中國，但歷史家的春秋之筆，對於他們，總是貶多褒少。照傳統底看法，他們二位的令聞令譽，不及一個鄉下底孝子節婦。在中國歷史上，有學問底人的聲價，也靠他的德維持。在中國歷史上，有學問底人，大部分亦是有德底人，或人以爲是有德底人。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有德底人，或人以爲是有德底人。只有學問而無道德底人，不能十分爲人所重視。在文學藝術方面，亦有如此底情形。例如

人稱贊杜甫的詩，必說及其忠愛之忱。顏眞卿的字，傳統底說法以爲比趙子昂的字有價値，因爲顏眞卿是忠臣，趙子昂是貳臣。有一傳說謂，有二人好寫字，其一寫魏武帝字，其一寫顏眞卿字，寫魏武帝字者以寫顏眞卿字者之字爲不佳。寫顏眞卿字者說：『我的字雖不佳，然是學忠臣的字。你的字雖佳，然是學奸臣的字。』寫魏武帝字者無以對。從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看，這些說都是『驢唇不對馬嘴』。從這觀點看，這些話荒謬的程度，不亞於現在德國的物理學家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對，因爲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但若從道德價値高於一切的觀點看，則若一個人的『大節有虧，其餘皆不足觀。』從這觀點看，這些話亦不是不可以說底。而在大家都如此說底社會裏，其中人的道德底行爲，可以得更大底鼓勵。其中人的道德底行爲，可以得更大底鼓勵，則有道德底行爲底人必更多，而此社會的組織，必更堅固，其存在亦必更永久。

我們並不以爲，別底民族或國家，都不是講道德底。所謂一個民族或國家不講道德者，有兩個意義。其一個意義是說：一個民族或國家於對外作一整個底行動時，

不講道德。這是有底，是可以有底，不過這些行動本來無所謂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因爲所謂道德本是因一社會之有而有底，而自古迄今國之上還沒有眞正底更高底社會組織。此點我們於第二篇『明層次』中，已經說明。所謂民族或國家不講道德的另一意義是說：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內部底分子，在其內部都不講道德。在這一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沒有民族或國家，若其還能繼續存在，是如此底不講道德。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內部底分子，可以於一個時候都不講道德。如果有這個時候，這即是那個民族或國家土崩瓦解的時候。但若說有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內部底分子，都從來不講道德；這是沒有底事。因爲如果如此，那個國家根本上即不能成立，那個民族根本上即不能存在。

雖是如此，但西洋人對於人底評價，所用底標準，是與中國人的傳統底標準，不盡相同。中國人所謂三不朽，西洋人是亦承認底，而且他們亦不能於此三者之外，再說有別種底不朽。不過對於這三種不朽底評價，西洋人與中國人，不盡相同。照中國人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西洋人的說法，大概要是太上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德。照西洋人的辦法，有大成就底政治家，軍事家，以及詩人戲子，都可以入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衆神祠』；而照中國的辦法，則只有有德底人；可以入聖廟。聖廟中固然亦有些可稱爲什麼家者，但其入聖廟是靠他的德，而不是靠他的是什麼家。

自清末以來，因受西洋人的影響，中國人雖仍尊重有德者，而對於有功有言者的崇拜，已比前增高。在清末即有人稱讚秦皇漢武的偉大。我們現在以爲秦皇漢武當然是偉大，不過這種說法，在清末是翻案文章。民初更有人稱讚則天皇后的偉大；這更是翻案中之翻案了。在這些方面，我們雖已受了西洋人的影響，但對於西洋人在這一面方底觀點，亦並未完全接受，我們可以了解，英國人爲什麼崇拜莎士比亞，但我們仍不能了解美國人爲什麼崇拜某工業大王或某電影明星。在這些地方，中國人還是中國人。

在清末民初，有些人以爲中國人不知分別公德與私德。中國人所以不崇拜秦皇，漢武，以及則天皇后者，因中國人以他們的私德與他們的公德相混也。照我們的

說法，凡可稱爲道德者，都是與社會有關底，即都是公底。純粹只關係一個人的私底事，都是非道德底，即無所謂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一個人打死了另一個人，他這行爲可以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但一個人多吃了兩杯酒，以致頭暈嘔吐，我們不能說他這行爲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

或可說：中國人原來所講底道德是舊道德。中國人只知講舊道德而不知講新道德，所以中國幾十年來要自強，而還沒有強起來。照我們的看法，在有些地方，可以說新道德舊道德；在有些地方，道德是無所謂新舊底。照我們的看法，有社會，有各種底社會。有些道德，是因某種社會之有而有底。如一民族或國家，自一種社會轉入另一種社會，則因原一種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對於此民族或國家，即是舊道德；因另一種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對於此民族或國家，即是新道德。但大部分底道德是因社會之有而有底。只要有社會，就需有這些道德，無論其社會是那一種底社會。這種道德中國人名之曰『常』。常者不變也。照中國傳統底說法，有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此五者的意義及其所以爲常，我們於新理學中已說過。此五常是無論什麼種底社

會都需要底。這是不變底道德，無所謂新舊，無所謂古今，無所謂中外。『天不變，道亦不變，』對於『常』仍是可說底。忠孝是因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這一點昔人雖未看淸楚，但昔人雖以忠孝爲人之大節，但不名之曰常，這是很有意義底。關於忠孝，我們於第五篇『原忠孝』中，已說了很多。忠孝可以說是舊道德。我們現在雖亦仍說忠孝，如現在常有人說，我們要對於國家盡忠，對於民族盡孝，不過此所說忠孝與舊時所謂忠孝，意義不同。此所說忠孝是新道德。我們可以說，對於君盡忠，對於父盡孝，是舊道德；對於國家盡忠，對於民族盡孝，是新道德。在這些方面，道德雖有新舊的不同，但能行不變底道德底人，都自然能行這些道德。一個能行仁義禮智信底人，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自然能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在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裏，自然能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

無論古今中外，都承認上所說三不朽之爲不朽。這是各民族或國家之所同。但各民族或國家對於此三者之相對底重輕，則可有不同底看法。此是各民族或國家之所異。其所以有此異的原因，我們於此不論。我們於此只說，其有此異，是事實。這些

異，從某種社會的共相的觀點看，不是主要底；但從一民族或國家的殊相的觀點看則是重要底。此點我們於第八篇『評藝文』中已說過。

照中國的傳統底評定人的價值底標準，有德爲比有功更有價值。因此有許多好大喜功，好冒險進取底人，因得不到鼓勵而不能盡其才。在中國歷史中，有些好大喜功，冒險進取底人，如有所成就，其成就不是在社會鼓勵之下成功底，而是冒社會的大不韙而成功底。在這一方面說，中國在進步方面，受了大影響，但中國重有德的影響，使人人都向有德這一方面走，因此中國的社會組織得以堅固，中國民族的存在，得以長久。中國民族，這樣地穩扎穩打，纔能有如上所說稀有底成就。

說到中國的社會組織堅固，或許有人聽見即笑掉了大牙。因爲近來罵中國或中國人者，都說中國是無組織底國家，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些人的話，我們亦不能說是全無根據。不過這些人都可以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第四篇『說家國』中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中，家是人的一切。中國舊日底社會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在舊日社會中，家的組織，極其堅固。舊日所以以孝

爲道德的中心者，卽因孝是鞏固家的組織底道德也。在舊日，凡可以鞏固家的組織底行爲，或可以延續家的存在底行爲，皆是孝的行爲。例如舊日兄弟不和，或妯娌不睦，均可稱爲不孝底行爲，因此等行爲，足以招致家之分裂也。在舊日，兄弟分居，雖不是不道德底行爲，而亦不是光榮底行爲。『五世同居』雖不是人所必行底道德底行爲，而却是很光榮底行爲。娶妻生子，亦是孝的行爲，因此等行爲乃所以延續家之存在者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照舊日的看法，人人都有爲其祖先傳嗣續的責任。中國人民的衆多，中國人的此等責任心不能不說是其一大原因。

在舊日，中國人的組織，雖注重在家，然亦並非只限於家。舊日所謂江湖上底各種組織，其嚴密堅固，比家的組織，更有過之。試舉在歐美各國作賣貨小販底中國人以爲例。我們所謂上等人者，如要到外國遊歷，總先要請教許多人，先看許多指南遊記，先學些言語。卽令如此，我們還時常感覺困難。在歐洲旅行，火車走不了幾個鐘點，就要過國境，查護照，驗行李，換錢，換言語。這些情形，敎我們感覺更大底困難。但是常有一個外國字不識，甚而至於一個中國字也不識底中國人，帶一點零碎貨物，可以

傳食於歐洲。這些人能周遊列國，全靠他們的幫。他們的幫是一種嚴密堅固底組織。別底國家向外移民，靠兵船大礮，但中國向外移民，則靠這些民的本身的嚴密組織。河北山東底人向東北西北遷移，遠及蘇聯及歐洲各處。廣東福建的人向東南西南遷移，遠及南洋及美洲各處。他們的成功，沒有靠政府的任何幫助，只靠他們自己的嚴密組織。中國人的組織的堅固，在這些地方是很容易看出底。

常有人說：中國人所有底嚴密堅固底組織，都是小組織。正因中國人有嚴密堅固底小組織，所以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反而組織不起來。中國人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底，一說到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中國人不是鬧黨見，就是鬧省見。各小組織的力量，互相摧毀，互相抵消。結果是：關於大組織底事，什麼都不能作。這是實在情形。這些批評家所說底，並不錯誤。不過他們沒有想到，在舊日以家爲本位底社會裏，在舊日底交通狀況下，所謂全國大一統，本只需要很鬆底組織，亦只能有很鬆底組織。在那種社會裏，在那種交通狀況下，嚴密底全國大一統底組織，是沒有物質底必要，亦沒有物質底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於第四篇『說家國』中已經說明。我們可以說，

中國人舊時只有嚴密堅固底小組織而沒有嚴密堅固底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者，因為照舊時底一套社會制度，本來只需嚴密堅固底小組織，亦只需要鬆懈疏闊底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而其物質基礎亦只允許如此。到中國的社會制度一變，及其物質底基礎允許的時候，中國的全國大一統底組織亦一天一天地嚴密堅固起來。二十四個月底偉大底戰爭，更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看史書，常見上面寫：某師與某師戰，大破之；某師潰，等語句。我們在現在底實際底經驗中，深明白了破字及潰字的意義。破者破其組織，潰者其組織崩壞。打仗並不是要把敵人趕盡殺絕，亦不能如此。打仗的勝利，不是靠敵人的絕滅，而是靠敵人的崩潰。戰勝底兵可以用幾個人，趕殺敗兵幾百人。其原因即是，勝兵雖只幾個人，而是有組織底，敗兵雖有幾百人，而其組織是已被擊破底。敗兵雖有幾百人，而此幾百人只是幾百個一個一個底人。幾個人打一個一個人，當然是很容易底。這次中日戰爭，是個極不平等底戰爭，我們於上篇『論抗建』中已經說過。在這個極不平等底戰爭裏，我們雖退而不潰，我們雖有時為敵人所敗，而卻永未為敵人所破。就軍隊說是

如此，就人民說亦是如此。這樣我們表現出很大底組織力與大底道德力。

以上說了我們的國風的一方面。就這一方面說，這種國風的理論底根據是儒家墨家的學說。更確切地一點說，鞏固家的組織底道德的理論根據是儒家的學說。鞏固『幫』的組織底道德的理論根據是墨家的學說。此外中國的國風還有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底國風養成中國人的『滿不在乎』的態度。就這另一方面說，中國的國風的理論底根據是道家的學說。儒家墨家教人能負責；道家使人能外物。能負責則人嚴肅；能外物則人超脫。超脫而嚴肅，使人雖有『滿不在乎』的態度，而却並不是對於任何事都『滿不在乎』。嚴肅而超脫，使人於盡道德底責任時，對於有些事，可以『滿不在乎』。有儒家墨家的嚴肅，又有道家的超脫，纔眞正是從中國的國風養出來底人，纔眞正是『中國人』。

眞正底中國人，並不必於『肉食』者中求，在非『肉食』中者，這些人實在多得很。近來有許多報告戰地消息底文章，在這些文章裏，有許多地方，我們看見眞正底『中國人』。有一訪員碰見一位軍人，自動往河北組織游擊隊。談話之間，這位軍

人表示，對於中國的最後底勝利，他是有確信底。這位訪員問：『中國打勝以後，你打算作什麼事情？』這位軍人很冷靜地說『那時候，我已死了。在這次戰事中，軍人大概都要死底。』在徐州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軍隊突圍而走，敵人礮礮追擊。在軍隊出了敵礮射程以外時，有位軍人說，『日本兵對於中國兵眞客氣極了。放了這許多禮礮送行。』有一個杭州的老板，於財產完全損失以後，跑到上海。有人問他怎麼辦，他說：『沒有什麼，再來一回。』這些人都是平常底中國人。他們處大難能如此地嚴肅，如此地超脫，或如此地嚴肅又超脫。這都是數千年底國風養出來底眞正『中國人』。中國的過去，靠這些眞正底『中國人』。中國的將來，也靠這些眞正底『中國人』。

我們是提倡所謂現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底，或不現代化底。有些人常把某種社會制度，與基本道德，混為一談，這是很不對底。某種社會制度是可變底，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底。可變者有現代化或不現代化的問題，不可變者則無此問題。有人說：現代化不只指生產技術，如『忠於職分，忠於紀律，忠

於法律，』就是現代化的精神。這話是不對底。照這種說法，則只有現代人方始『忠於職務，忠於紀律，忠於法律。』如果如此，則古代的人憑什麽能有社會底組織？我敢說：如只有所謂現代化的精神者，方始『忠於職務，忠於紀律，忠於法律』，則人類滅絕久矣，那裏還會有所謂現代人？

說到此，我們感覺到，清末人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就一面說，是很不通底，但就又一方面說，亦是可以說底。如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是說：我們可以以五經四書爲體，以槍礮爲用，則這話誠然是不通底。讀五經四書，是不會讀出槍礮來底。民初人說這種說法是『體用兩橛』，正是就此話的此方面說。如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所本有底，現在所須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識技術工業，則此話是可說底。我們的新事論的意思，亦正如此。不過我們不說是西洋底知識，技術，工業，而說是某種文化底知識，技術，工業而已。我們所以必需如此說者，其理由已詳於第一篇『別共殊』中。清末人沒有這樣清楚底見解。不過他們總覺得中國是有些不必改變底東西，不過這些東西確切是什麽，他們不能

明確地看出說出而已。

自清末至今，中國所缺底，是某種文化底知識，技術，工業，所有底是組織社會的道德。若把中國近五十年底活動作一整個看，則在道德方面是繼往，在知識，技術，工業方面是開來。這本是一件很明顯底事實。不過因其太明顯了，有些人總想著，問題或別有所在。『道甚易而求諸難，』正這些人之謂了。

去年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教員，寫信來說，英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抵抗力之強，甚爲驚異。不知道中國人有什麼精神底力量，能有如此底行動。後來牛津大學全體教授與蔣委員長底新年賀電，亦說：『英國人士，對於中國文化學術之眞義與價值，在過去不無懷疑之處。但時在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之橫暴相仇，一方鑒於中國反日態度之莊嚴鎭靜，究竟誰爲世界文化之領導者，吾人當無疑義矣。』若問什麽是中國人的精神底力量，能使中國人以莊嚴靜穆底態度，抵禦大難，我們說：此力量，普通一點說，是上所說底道德力，特別一點說，是墨家儒家的嚴肅，及道家的超脫，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滿不在乎。』

我們並不以爲中國人專靠這種所謂精神力即可度過大難。現代底知識，技術，工業，亦是我們所特別需要底。不過我們於第七篇『闡教化』中說使人有知識靠教，使人有道德靠化。兩者比較起來，教易而化難。教可以求速而化不可求速。中國所需要補充者是可教者，所以中國的進步，是可以加速進行底。

眞正底『中國人』已造成過去底偉大底中國。這些『中國人』，將要造成一個新中國，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有過無不及。這是我們所深信，而沒有絲毫懷疑底。